

陳安仁著

# 中華民族抗戰史

商務印書館印行



22.278  
34

山西省圖書館  
藏書

陳安仁著

中華民族抗戰史

商務印書館印行

44624

## 序

中國民族，首推漢族，漢族錫名於漢代，在漢代之前，爲華夏族，今日之漢族，由數千年歷史之演化，已爲混合之民族，非純粹之漢族，本書所論之中國民族，卽是指由黃帝以至清末，每期同化後之漢族而言。中國民族數千年來與環居之四裔從事戰爭，以保持民族之自由獨立，其事業則至偉大也，其行動則至壯烈也。本書站在民族主義之立場，從歷史教育之方面，提起中華民族對外抗戰之歷史精神與文化精神，此種民族意識之培養，固歷史家之任務也。中國歷史上之民族，除華夏本系外，有：東夷系、荆吳系、百越系、東胡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傜系、羅緬系及僂揅系等系，此皆爲漢民族之來源，於歷史上每期逐漸同化。至現代（由民國成立後）遂合滿、蒙、回、藏、苗、傜、僂揅等族，成爲一大中華民族單位，而不可以分裂者也。中華民族，能成爲一堅固組織之單位，乃以漢族爲同化之本位，以漢族文化爲同化之中心，而以自由平等主義，爲同化之基本力量；然而漢族能完成歷史上同化之責任者，實由於數千年能對外有一種自強不屈之獨立精神，以爲民族之維繫也。寢假中國民族，每一朝代受其他民族之侵陵，而不能奮起抵抗，或卽威服震懾，而受環居之異族併吞殲滅，則又豈能繼志述事，成爲一中華民族乎。中國民族，素具和平之德性，歷史上雖有秦皇漢武唐

太宗之武功，乃爲防範其他異族之侵陵，而爲對外不得已之戰爭也。其環居之異族，苟臣服焉，則加以冊封羈縻而已，並不繼續施一種壓力而消滅之；卽採一種同化之政策，由雜居通婚，使種族日久而泯其痕迹，其植基之廣，汎愛之寬，舉世無兩焉；誠以中國民族歷史上之對外戰爭，爲民族觀念所形成之獨立戰爭，且爲與其他環居民族混合融和之過渡戰爭也。不觀夫三代時之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由上古期之戰爭與華夏系混合而擴大其內容矣；秦代東夷已不存，南蠻之荆吳已同化，百越亦一部同化，西戎北狄之在中國者亦全同化，其在域外者，方保存其原狀，秦代之華夏系，已非三代之舊矣。漢代之遠征，與其四鄰之異族接觸，而匈奴、氐羌、東胡、南蠻、西南夷等族，已有大部分同化，秦漢以後，因安富尊榮漸形衰老之漢族，經五胡十六國諸族之混合雜居，加入許多之新分子而復站，自隋唐五代至宋元之間，迭與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諸族接觸，混合同化，故明代華夏系之漢族，亦有異於隋唐五代，宋元華夏系之漢族，清代滿洲民族入主中國，其八旗及駐防旗人，與漢族雜居日久，習染漢族風俗文物而久已同化，故中國歷史上之民族，從對外戰爭而強化，而擴大，成爲大一統之雄風，此與世界各國之因對外戰爭，而摧殘其他民族，有不可同日語者也。本書對於過去數千年之中國民族，以血汗造成偉大之戰史，條舉而概述之，爲今日民族抗戰之寫照，蓋純從民族意識方面，而提揭時代精神，冀樹起民族之自尊心與自信力，而完成民族復興之偉業焉。

民國三十年八月十。

## 復版序

中華民族抗戰史一書，民國三十年十月在廣東文化運動委員會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列爲學術叢書第二種，年來經已銷完。當初版由某印刷所付印時，其執成之稿，以時間及地點距離之故，不獲親自校勘，致竄錯之字頗多。兩月前曾將初版本改正後，付上重慶商務書館王雲五先生，請復版，蒙允許，盛意可感也。竊願曾購是書者，根據復版本以資改正，是所至盼。時抗戰六週年又二十五日，著者序於坪石中山大學文學院史學系。

## 本書提示要點

- (一) 從歷史上，說明中國民族之對外戰爭，及其成敗之因果關係，而加強民族之意識觀念，以爲抗戰勝利之基礎。
- (二) 從歷史上，證明中國民族之對外戰爭，不是由於侵略外族，是由於防禦外族而起之抵抗作用，故本書定名爲抗戰史。
- (三) 從歷史上，證明每一期之對外戰爭，而漢民族之範圍日益加廣，外族同化之程度愈高，並證明入民國後，在中國境內之各民族，有完成一個大中華民族之必要與可能，以此而統一民族之意識，爲今後抗戰建國民族復興之信號。
- (四) 本書之範圍，寫至清代止，入民國後，則劃入現代戰史之範圍，不加論列，留待將來史家之詳述。

著者誌

# 目錄

## 緒論

- 第一章 中國民族之起源問題……………一
- 第二章 黃帝與堯舜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七
- 第三章 夏商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一
- 第四章 周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三
- 第五章 秦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一
- 第六章 漢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四
- (一)匈奴之盛衰(二)西域之開拓(三)閩粵之開闢(四)西羌之平定(五)西南夷之  
    開拓(六)鮮卑烏桓之寇邊(七)漢代與朝鮮日本之關係(八)漢代對外戰爭與中國文化  
    之影響(九)漢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 第七章 三國及兩晉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七一

(一) 匈奴族劉聰之傾覆晉室(二) 羯族石勒之寇河朔(三) 鮮卑族慕容氏之入寇(四) 氏族苻氏之侵擾(五) 羌族姚氏之不振(六) 晉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八章 南北朝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八八

(一) 北魏之蹂躪中原(二) 突厥之侵擾(三) 南北戰爭之文化移動(四) 南北朝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九章 隋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九七

(一) 突厥之臣服(二) 吐谷渾之破擊(三) 高麗之征討(四) 西域之經略(五) 隋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章 唐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〇三

(一) 與東突厥之鬥爭(二) 回紇之入寇(三) 吐蕃之來侵(四) 南詔之侵寇(五) 龜茲之征討(六) 高昌之平服(七) 波斯大食之來降(八) 吐谷渾之犯邊(九) 遼東高句麗之征戰(十) 奚契丹之討擊(十一) 渤海之叛服無常(十二) 唐代版圖之廣闊與交通文化之開展(十三) 唐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一章 五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三四



(一) 歷史上遺留之惡例 (二) 契丹之南侵 (三) 五代對外戰爭之成敗因果關係

第十二章 宋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四一

(一) 對遼國之和戰問題 (二) 西夏之叛服 (三) 金人之侵寇 (四) 元之亡宋 (五) 宋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三章 元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六四

(一) 元代之政治壓迫 (二) 漢族之反抗運動 (三) 蒙古民族之漢化 (四) 元代武功之擴張與中西文化之影響 (五) 元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四章 明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七二

(一) 蒙古之南侵 (二) 安南之叛服 (三) 緬甸之用兵 (四) 俺答之犯塞 (五) 衛拉特也先之進寇 (六) 倭寇之侵略 (七) 明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五章 清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八九

(一) 滿清之長驅入關 (二) 民兵之反抗 (三) 鄭成功之謀光復 (四) 漢民族反抗滿清之初期運動 (五) 平英團之反抗英兵 (六) 太平軍之抗清運動 (七) 中國民族之革命運動與

中華民族抗戰史

滿清之傾覆（八）清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結 論

## 緒論

昔德國歷史學家蘭克 (Lanke) 著日耳曼民族史，而德意志之統一與勃興，基於是焉。蓋國家之爲物，是民族精神之所寄託，是民族文化之所維繫也。日本植琦氏論日本新教育之態度，特提出數綱領，其一曰：「國史之尊重」，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所以立之者，不但民族對於過去之歷史加以尊重，尤在發揚過去之歷史精神，而開展將來之歷史也；龔自珍特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蹙人之枋，敗人之紀綱，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龔自珍古史劄記卷二）誠以去其史，則大多數人不知有祖國，不知有國家之文化，不知有民族之寶典，不知有社會之文獻與制度，不知有先民創造之艱難，甲國有兼併鯨吞之者，其國民自若也；乙國有侮辱臣妾之者，其國民罔覺也，甚至異族，君臨其上，可仇怨傀儡而聽命，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而甘之。非洲之黑種，美洲之紅種，及澳洲南太平洋羣島之諸族，爲強有力者宰制之後，卽吞聲下氣，忍受刀鋸鞭笞，已無悠遠之歷史，爲其精神之附麗，且無高尚之文化，爲其進取之動機，則民族銷沉，國家無復興之望者，蓋可慨也！

當十八世紀以後，普魯士欲建立統一之國家，於是普魯士學派 (Prussian School) 之民

族史學家，振奮全邦，如特羅生（Droysen）之普魯士政治史，西勃爾（Sisboni）之德意志國會之基礎，皆爲提挈普魯士之精神以爲民族之自尊者也。當普魯士史家盛唱民族主義之時，意大利之史家如巴爾波（Balbo）等，企圖國家之統一，提倡民族主義，而促成意大利獨立建國之功。（史地學報第三卷第五期陳訓慈史學叢論）日本自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明治維新運動之成功，論者歸功於元祿時代德川光圀所著之大日本史，那珂通世、三宅米吉、中村久三郎所編著之東洋史，及淺見綱齋所著之靖獻遺言，鼓舞國民忠君愛國之精神。提高日本國民之自尊心與自信心，而收民族復興之效。（中國新論第一卷第二期、李季谷民族復興與歷史教學）中國今日之時代，是數千年來歷史稀有之時代，將來之歷史，由現代歷史之進程以決定之。現代歷史之進程，由現代國民之行動以決定之。現代教育之訓練，由於現代歷史教育之方法以決定之。（見拙著歷史教學法的理論十二頁）對於中國數千年來歷史之重視，而啓導民族之自尊心與自信心，此歷史學家不可忽視之任務也。

中國立國亞東，爲世界文明一大邦，而文化之發達，紹基於皇古，開展於唐虞，興盛於春秋戰國，而振耀於漢唐，有四千餘年綿延不絕之歷史，而環居各民族，莫能及焉；在古代周季已有諸子百家之學說，有醫學歷史數學音樂文學之發明，而環居各民族，莫能及焉，有抵抗異族，開拓疆土，武功赫耀，雄才大略之君主，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等，而環居各民族，莫能及焉；有尋覓新地，開拓西域，樹立殖民之大冒險家，如張騫、班超等，而環居各民族，

莫能及焉；有熱心愛國，不爲外族勢力所屈服，樹起獨立之宗風，如劉琨、祖狄、韓琦、范仲淹、岳飛、文天祥、鄭成功等，而環居各民族，莫能及焉；然而數千年來能樹立此種特色於東亞大陸，不致淪爲印度、安南、朝鮮之續者何故耶？此則民族意識之發皇，而對外能與環居之民族鬥爭，不致長被征服，淪爲臣妾牛馬，而屹然自立於天地之間也。

中國民族，爲一好和平之民族，此固先哲之垂教，文化之薰陶，有以使之然也。然和平有其限度焉，苟民族而至於生死存亡絕續之交，仍標舉和平之美名，以自炫異，不能拔劍而起，爲神聖之自衛，則和平之號召，適爲醜毒之媒也。凡世界人類之生存，種族之繁衍也，有其生存繁衍之道，一曰自保，一曰自養，自養所以爲生，自保所以爲存，能自保自養，而後可以生存繁衍。中國數千年來，與外患相終始，異族之侵擾，無代無之，然每一朝代之抵拒外患而與異族之爭鬥，皆爲自保自衛，異族苟稽首降服焉，則容納而擁護之，不欲加以苛待與壓迫也。是故環居民族之交侵中國也，始則積不相能，繼則相與安處，終則和同混化，而結爲民族親密之血緣，真爲舉世稀有之事，而爲中華民族可自豪於世界者也。

民國成立，標民族統一之名，以數千年漢族本位之中心思想，擴大而同化之，成爲一精誠團結之中華民族。所謂漢、滿、蒙、回、藏，已成爲歷史上之名詞，從此施向心之力，同統一於大中華民族之單位下面邁進，此誠爲今後談民族學者，所當注重之大問題也。昔孫中山先生有言：「吾人既欲實行民族主義，當以美國爲模範，以漢人之文明，另造一五族混合之新民

族……平等待遇之先，須先之於調和，則須放棄漢族之名稱，另造一民族名稱，如美國然，曰中華民族，則吾人可以建立一民族的國家，而其人皆為國家的民族矣。」（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提要）民國十八年三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蒙藏新疆政治報告之決議案有云：「本黨致力國民革命，既以三民主義為唯一目的，則吾人對於蒙古、西藏及新疆邊省實行三民主義外，實無第二要求。雖此數地人民之方言，習俗，與他省不同，在國家行政上，稍呈特殊之形式，然在歷史地理上及國民經濟上，則固同為中華民族之一部，而皆處於受帝國主義壓迫之地位者也。……中國境內之民族，應以互相親愛，一致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為達到完全排除外來帝國主義目的之唯一途徑。……本黨以鄭重申明：吾人今後必力矯滿清軍閥兩時代，愚弄蒙古西藏，及漠視新疆人民利益之惡政，誠心扶植各民族經濟政治教育之發達，務期同進於文明進步之域，以造成自由統一之中華民國，必如此，庶足以保持中國永久之和平，而促進一界之大同。」中國未來歷史之新生命，以寄託於民族精神之發揚，與民族組織之強固，而維繫其自由獨立之宗邦為斷。然自由獨立之宗邦，何以維繫之？其一民族對外鬥爭之精神，不可不從歷史教訓中，而極力提倡之也。傳曰：「國不競亦陵」，凡民族之不能競存於世界者，未有不受「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公例所淘汰也。夫民族之不能對外鬥爭以求生存者，則不能對內團結一己之民族，或同化其他之異民族，以為一己民族之新成分子也。蓋民族之本質價值已失，必受其他民族之威脅征服，而喪失其獨立自存之資格，苟已喪失其獨立自存之資格

矣，則何以能完成一新民族之元素？由是言之，現代中國民族之能連結滿、藏、回、蒙、苗、僳諸民族以爲一大中華民族者，蓋由數千年來中國民族之能對外鬥爭，以圖生存，不致爲猶太印度諸民族之續者，其故在此；于以知孫公中山所提示「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之要義，爲不可磨滅者也。夫民族對外鬥爭之精神與行動，爲民族質素不可少者也，誠以累世共處一社會，有相同之地理環境，與共同之堅強組織友誼協助，而又有共通之文化以結合之，假如未有共同對外自衛之抗戰精神與行動，則堅強之民族團體，社會組織未能確立矣。中國歷史上之民族，以漢族爲文化之中心，歷史上由合而分，由分而合，遂成爲各族混合之大民族。試思漢族何故不爲被同化之客體，而常爲同化之主體乎？梁啓超氏曾提出其原因如下：

「（一）我所宅者爲大平原，一主幹的文化系，既已確立，則凡棲息此間者，被其影響，受其函蓋，難以別成風氣。（二）我所用者，爲象形文字，諸族言語雖極複雜，然勢不能不以此種文字，爲傳達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條件之下，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三）我族素以平天下爲最高理想，非惟古代部落觀念，在所鄙夷，卽近代國家觀念，亦甚淡泊，懷遠之教勝，而排外之習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歡迎新分子之加入。（四）地廣人稀，可容各民族之交互徙置，徙置之結果，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五）我族愛和平，尊中庸，對於他族雜居者之習俗，恆表示相當的尊崇，坐是之故，能滅殺他方之反抗運動，假以時日，同化自詭奏效。（六）同姓不婚之信條甚堅強，血族婚姻，既在所排斥，故與他族雜婚盛行，能

促進彼我之同化。(七)我族經濟能力，發展頗達高度，常能以其餘力，向外進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於經濟上組織上同化。(八)武功上屢次失敗退嬰之結果，西北蠻族侵入我文化中樞地，自然爲固有文化所薰育，漸變其質。一面則我文化中樞人，數次南渡，挾固有文化以灌東南，故全境能爲等量的發展。」梁氏所提出之原因，固有相當之理由在，而爲其所忽略者，卽中國民族數千年來對外鬥爭之精神與行動，爲其歷史推進之一重要原因也。假如秦漢不能抗拒匈奴之南下，五胡十六國喧賓奪主，而不能解除其禍害，元末不有朱元璋領導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以北定中原，辛亥之役，不有孫中山等領導革命集團，以拯生民於塗炭，救國家於危亡，則漢族之爲漢族，豈能完成偉大中華民族之任務乎？夫此種精神與行動，固炳耀於天地間，而爲今日抗戰建國最基本之要圖也。爰從數一年歷史之探討，以作民族宗風繼起之號召。



# 中華民族抗戰史

## 第一章 中國民族之起源問題

中國民族，原爲土著，抑來自西方，爲研究中國民族史上極重要之問題，馬<sub>譯</sub>釋史有云：「陽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屈原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三復斯言，而稽古之難信，考論者之無徵也。夫二子者，生當周季，去古未遠，而已嘆古初之莫記。矧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亦迂誕哉！」關於中國民族之起源問題，依上古史之記載，或由臆斷之傳說，或由迂誕之神話，不能解決。憑古書，中國民族之起源，是出於中部者，小戴記王制篇：「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嚙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王制假定爲漢博士敍錄之經說）。說文解字卷四上：「夏，中國之人也，從文，從頁，從頁，從白，白兩手，文兩足也；段注：中國之人，謂以別於北方狄，東方貉，南方蠻，西方羌，西南僬僿，東方夷也，又說文羌字下：羌，西戎羊種

也，從羊儿，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此六種也，西南蠻人憐僥，從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詩云；「民亦勞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民勞詩注疏十七之四》左莊三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以上四書所述，對於四夷有輕視之詞，然從其東、西、南、北四方之領域對象言之，中國之人民，適居於中央之部分也。現代中國學者，如劉光漢之《華夏篇》，思故國篇，黃節之立國篇，章太炎之種族篇，蔣觀雲之中國人種考，及日人所著之興國史譚，均以中國民族西來之說為信據。（見商務版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第一章一七頁）章太炎文別錄卷一中華民國解云：「神靈之胄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為根本，宓犧生成紀，躡農生羌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於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域，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奧區，斯為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此也。」據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如奧斯本（Osborn）韋斯來（Wisler）克魯柏（Kraeber），及華萊斯（Wallis）等，則以亞州之中部，即中央亞細亞為人種之起源地，人文地理學家如亨丁頓（Huntington）以為人種起源於中央亞細亞，而分佈於世界有可能性，因中亞氣候溫和，適合於人類之生存故也。韋休編中國史話第一章有云：「古書上所載中國人民古代祭祀所供的神，有崑崙之神，或者崑崙地方，就是漢族人的老家了。崑崙在那裏？考據下來，就在現今新疆省西北一帶高

原上，……所以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也大都以爲我們漢族人，是從這一帶高原，經由現今的新疆，甘肅兩省遷到黃河流域來的，」陳漢章中國通史云：「近今一般學說：並謂中國黃種，皆黃帝子孫，而黃帝實由西北遷徙而來。按法人拉克伯里（Lacouperie）說，以奈亨臺爲去那尼安種（Turaniens），非塞米（Sumerians）的種，與黃種合矣。底格里士河（Tigris）邊地，與幼發拉底河（Euphrates）側地並即加勒底（Chaldean）古國，而東海西岸之巴克，並其統領加勒底國之地，當時實爲波斯，巴撒迦特族人所居。若率巴克民族東來（向東），則東來者仍是白種，非黃種；且紀元前二千八百八十二年，當中國顛覆帝之二十二年，猶得以底格里士河邊之酋長，由土耳其斯坦來中國者爲黃帝乎？」陳漢章之說，則不承認黃帝有向東來之事。章嶽於中國通史導言有云：「近世歐洲學者，謂華族之始源，本在亞洲西方之地，後由西方東徙，經行本國之黃河上流沿岸，折入內部攘斥苗人而有其地，遂爲華族建國之起源，而其率族東徙之人，西士號爲那苛貫特（Na Khunte），世俗淺信或以黃帝擬之，此無音譯之近同，藉端推測；自餘如記時之分析，文字之簡單，雖或相符，而究不足定吾族西來之鐵證，故今日華族西來之一語，尙無何種完全之論。」有以爲中國民族，起源於埃及，主此說者，爲西紀元一六五四年德國耶穌會士基爾什爾（Athanasie Kircher），基氏著埃及謎解一書，論及中國之文字，其書法一遵埃及之舊，又埃及地方發現有相似中國之磁瓶，據此以爲中國民族源於埃及之證據。有以爲中國民族起源於巴比崙，主此說者，爲法人拉古伯里（Tiruede Lacouperie），

彼謂中國古代之百姓，卽巴比崙之巴克族 (Bak)。此族移徙中國後，對於故國舊俗，多有保存，如：(1) 洪水之傳說。(2) 中國伏羲，卽巴比崙之烏拔 (Ur-Bau)。(3) 中國神農，卽巴比崙薩貢 (Sargun)。(4) 黃帝，卽巴比崙之那洪特 (Kundur-Nakhundi)。(5) 倉頡，卽巴比崙之同基 (Dungi)。(6) 皇古時代，半魚半人之先後輩出，和文字之起源。(7) 人生吉凶之說，及書等外，如一年十二分法，一年二十四小別法，一年分四季法，置閏月法，五日累積法 (金、木、水、火、土、) 等。有以爲中華民族，起源於印度，主此說者，爲西紀元一八五三年法人哥比諾 (A. Degobineau)，彼謂中國之文化，實由印度英雄時代後一種印度民族傳入之，而中國神話中之盤古，實卽此印度民族遷入中國河南時之酋長，或諸酋長之一，與前此一羣印度人之遷入尼羅河上流同。有以爲中華民族，起源於土耳其族，主此說者，爲瑞典加爾格倫，彼謂河南文化，雖爲中國土產之嫡派文化，然仰韶期之彩陶，則由西方土耳其族之傳入也。有以爲中國民族，起源於馬來半島，主此說者，爲法人維格爾 (P. Wilgor) 彼所持之理由有四：(1) 漢族紀元前三千年間，所創造之象形文字中，多熱帶動植物之形。(2) 今日中國南部蠻民所用文字，有與漢族古代象形文字，相類似者。(3) 中國語言，南方諸省，較爲簡純，愈北則愈繁雜。(4) 中國語言重音調，馬來半島之言語亦然。有以中國民族起源於甘肅，主此說者，爲日人鳥居氏，彼於所著南滿州古人種考內謂中國甘肅一帶，古有一族，其俗尊上帝而重祖宗，聲名文物，荅在古昔，此則漢人之祖也。有以爲中國民族，起

源於蒙古，主此說者，爲美國探險家韓得思，考古於蒙古時，以世界大動物皆發現於蒙古一帶，則最初依動物爲生之人類，當亦導源於蒙古，因倡中華民族由蒙古南下。有以爲中國民族起源於土著，主此說者，爲西紀元一八六二年法人羅素滿，而一九一六年英人洛斯，著中國民族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People)贊成其說，梁啓超於中國歷史民族研究，亦有相似之主張，其言曰：『欲知中國何時始有人類，當先問其地氣候何時始適於住居，據近年地質學者發掘之結果，則長城以北冰期已有人跡，卽河南中原之地，亦新發現石器時代之遺骨，及陶器多具，則此地之有住民，最少亦經五萬年，若不能舉出反證以證實此骨非吾遠祖所遺，則不能不承認吾族之宅斯土，已在五萬年以上。』以上諸說，論及中國民族起源於中央亞細亞、埃及、巴比崙、印度、馬來半島、蒙古等地多未有充分之論證，蓋起源之地太遠，爲上古時期交通阻礙所不能有之事也。文化之類似，以人類心理能力，大概相離不遠，所發明者，有時亦有相同之處。惟土著之說，有相當之理由，而土著亦不是起源於東南，是起源於西北，或黃河流域上下游之地帶也。據傳說中，吾國古代帝王多建都於黃河流域，如有巢氏之於山東，伏羲氏之於陝甘，神農氏之於河南，黃帝之於河北，少昊之於山東，顓頊氏之於河南，帝嚳氏之於河南，堯帝之於山西，舜帝之於山西，夏禹之於山西，寢假起於東南，則古帝王之建都，必根據於東南地帶，(關於中國民族之起源問題，可參閱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一書一二頁至二九頁，拙著中國文化演進史觀一書四六頁至五二頁，宋炳文著中國民族史二頁至十二頁)且

中國上古文化，亦自西北而移動於東南，如左傳成公七年，巫臣教吳乘車，教之戰陣。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子靈（巫臣）奔晉，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國語楚語上：申公巫臣……實通吳晉，使其子孤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至出土古物則西北多於東南，凡此可以旁證中國民族之起源，乃在中國西北部之地帶也。

## 第二章 黃帝與堯舜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黃帝時代，爲中國上古文化之開展時期，亦爲中國上古建基立政對外戰爭之開始期，史記云：「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諸侯有不順者，從而征之。」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綱鑑彙纂云：「軒轅修德治兵，藝五穀，撫萬民，度四方，與炎帝、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勝之，又擒殺蚩尤於涿鹿。（軒轅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兩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於中冀。）於是諸侯咸歸軒轅氏，代神農氏爲天子，是爲黃帝。」從上引述以觀，黃帝是安內攘外首出之統帥也，據史書所載與戰者，有炎帝、榆罔、蚩尤，黃帝是少典之後，與神農（炎帝）爲同族，何致互相戰爭？故有以史記本文之稱炎帝稱爲蚩尤者，清代梁玉繩，引周書嘗麥解，蚩尤攻逐赤帝於涿鹿，黃帝乃執蚩尤殺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黃帝戰阪泉之兆，亦指蚩尤。然則阪泉之戰，卽涿鹿之戰，是軒轅勤王之師，而非有兩事，故逸周書稱蚩尤曰：阪泉氏，斯爲確證，始緣炎帝世衰，諸侯不享，軒轅征之而來賓，爲炎帝征也。旣因蚩尤謀逆，炎帝蒙塵，軒轅徵師以誅之，爲炎帝誅也。紀中兩炎帝，俱蚩尤之誤。或曰：「蚩尤爲九黎之君，黎即苗也。」黃帝率領漢族植基中土，與苗民相戰，苗民首領爲蚩尤，有猛將夸父，創制刀、戟、大弩之武器，先與神農分佔江山，成漢苗對峙之新局勢，神農死後，蚩尤率領部族叛亂，出泮水，登九淖，伐神農後裔於空桑，神農後

裔，遂避居於涿鹿。時艸農之仙城，在魯之曲阜，而空桑之地，亦在魯，蚩尤率族壓迫漢族，北踰黃河，黃帝挺身而出，廣徵諸侯，大破蚩尤，黃帝與蚩尤大戰，先後三次，第一次於阪泉，第二次於涿鹿，第三次於中冀，最後勝利，則於中冀也。黃帝與蚩尤之戰爭，爲吾國民族對外戰爭之發端，其與異族所爭之地，即黃河流域之地帶，蓋有此一戰，而漢族始能於黃河南岸肥沃之地安居也。中國民族，能在上古繁衍於此種地帶，全恃此次之一戰，夫黃河地帶，除山脈之地區，及洪水沖積之平地外，幾乎黃河流域全部，均覆蓋有黃土層。在流域中之河北、山西、甘肅、陝西省之一半，河南省之北部，山東半島等處，均爲黃土層所蓋（雷克留文集三零三頁），黃土之組成內，未有沙石，黃土是多孔之物質，其本身含有石灰質，乃黃褐色之地層，此種黃褐色地層之本質，即是受水影響之下，分解爲垂直層，……黃土則分爲橫剖層，此種土質，幾乎覆蓋中國全部肥沃之地，其本質不僅豫定地質學之探討，且豫定農業之經營，甚至豫定中國之歷史。（見柯金著中國古代社會漢譯本一二頁引呂赫特霍芬書信集一二三頁。倘黃帝不於上古之時，四征不庭，以師兵爲營衛，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北逐軍粥，建立一東亞帝國於黃河流域，則中國全部歷史之改觀，可以知也。夏曾佑於中國古代史有云：「蚩尤尤爲九黎之君，其少時曾學於中國，一仕於炎帝，使宇少昊，再仕於黃帝，爲主金之官。又爲當時司天之官，黃帝採器之，使佐少昊。其時黎民踰踏江湖之外，爲我所鄙賤，蚩尤既久遊外國，稔知諸夏九黎，終不能並存於世，又默觀神農世衰，知事機不可失，乃潛鑄金類



以爲利器，遂卽率衆北向以抗中國，未幾遂帝榆罔而自立，號炎帝，亦曰阪泉氏，則日耳曼自稱該撒之例也，古稱黃帝與炎神爭門涿鹿之野，是黃帝所滅者爲榆罔，爲蚩尤，雖若可疑，然當從史地分而爲二，蓋古史僅稱蚩尤逐帝榆罔，而未言殺帝榆罔也，殆當時榆罔，都蚩尤黃帝之間，先被逐於蚩尤，後見滅於黃帝，蚩尤所率九黎之民，先在江南，及戰勝榆罔，自號炎帝時，則已逾河北，乃進而益西，與黃帝遇於阪泉涿鹿之野，已在中國西北偏，是當時神州大陸，已爲蚩尤所據，若涿鹿之戰，而黃帝再敗，則吾族尙失其自庖犧，神農以來之殖民地，而仍回葱嶺之高原，五千年間，泰東之史事，無一同者矣。故涿鹿之戰，誠譚夏之大事也。夏氏所引史事，雖略有出入；而黃帝對蚩尤之一戰，固爲歷史上最大之事件，誠以黃帝與蚩尤所爭者，爲黃河流域之肥沃地帶，戰而勝焉，則漢族生於斯，長於斯，歌於斯，有此樂土以週旋也；且其後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建國事業，乃可以肇厥基也。然試思黃帝與蚩尤之戰，蚩尤所恃者有刀、戟、大弩，而本族無有也，則黃帝所據以致勝之原因何在？爲之解曰：黃帝之時，已發明弓矢之制，古稱揮、作弓；揮、黃帝臣也；又稱偃之竹矢在西虜；偃、亦黃帝臣也；而其矢以弩石爲之；是弓矢均創於黃帝，而無待乎金，中國形勢，江南多林藪洲渚，故利在短兵，而長於用水，河北多平原大陸，故利在騎射，而便於野戰，蚩尤之與黃帝戰，以地形言之，則不如澤國之利也，以兵器言之，則不如短兵相接之利，而受控弦之士所宰制也；其失敗也固宜。蚩尤失敗而喪首領之後，黃帝遷其類之善者於鄒屠之鄉；其不善者，以木械之，

而命之曰民；民之言冥，言未見仁道也；己之族，則命之曰百姓，百姓，言天所生也，戰勝者之於被征服者，待遇之懸殊，即政治差別之所由生也。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儒家言治，必法堯舜，是故言太平盛世，必曰堯舜也。然堯舜之太平盛世，非倖而致之者，蓋經一次對外之重大戰爭，而後有此也。帝王世紀云：「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嶽。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有四嶽以分掌各部落之檢要，已無內顧之憂，而後可以征討不庭也。史稱：「七十載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放讎兜於崇山，以變南蠻；七十四載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七十六載，竄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此同化政策之設施，固在戰爭威力之丕展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此其所以爲大也。舜昇黃帝八代孫，堯傳位於舜，論語謂舜無爲而治非實事也。孟子曰：「殺三苗于危」，證以孟子之言，則知舜與三苗曾發生劇烈之戰爭。（三危，山名，甘肅墩煌縣南）。古史言：「竄三苗于三危」。三危，爲西裔遼遠之地，若非苗之好亂，必不令徙至此地，且列爲四凶之一，命禹徂征也。（案三苗九黎，爲古時一異民族，或爲黃河一帶之蠻族，非今日山居之苗族。）

苗族古稱黎，漢以後稱俚，亦作里，其地居正南，故古書多稱爲蠻，蠻者，即文化粗陋之義，上古漢族之文化，必比當時環居民族之文化，較爲優異，故能戰勝環居之民族。文化之進展，爲立國之重要條件，其可忽乎哉。

### 第三章 夏商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况

夏代兵出於農，計田賦以出兵車，章鴻釗中國銅器鐵器時代沿革考：「越絕書謂以銅爲兵，固不必禹始爲之，特至禹而愈盛耳。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是似有兵以來，卽用金矣，故金有兵之義。」兵車，是一種車戰之組織，而車戰所用之兵器，必以銅質成之。尙書甘誓載夏啓有扈氏之征，有「大戰於甘，乃召六卿」之文，孔安國釋六卿爲六軍之將，而夏代設六軍以爲兵制之組織，可以無疑。夏禹八載巡江南會諸侯於會稽，汪芒氏之君防風氏後至，禹則戮之，太康尸位，四夷背畔，后相元歲征畎夷，二歲征黃夷，少康四十四歲，方夷來賓，獻樂舞。六十一歲，封庶子無夷於越。后杼五歲，征東海，伐三壽。后槐三歲，東九夷來御。后泄元歲，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西羌來王，始加爵命。后不降，元歲伐九苑。夏桀無道，惑於女寵，殺戮忠良。奢靡宴樂，荒廢政法，畎夷遂乘機進犯，遂入居邪岐之間。夏桀失政，湯修其德，內撫百姓以安人心，外征四方以服諸侯。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漢書卷二十三）。商湯十有八祀，封孤竹等國有差。大戊三祀，諸侯畢朝，外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仲丁六祀，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者，三百餘年。盤庚三十二祀，伐鬼方，鬼方恃固而縻諸

夏，王伐之，三年乃克。太丁二祀，季歷，伐燕京之戎，帝乙元祀，克無余之戎，命季歷爲牧師，後更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二十四祀，命西伯昌，西拒昆吾，北備獫狁，以衛中國。（參閱屯廬五主人輯五千年中外交涉史卷一）。自夏訖殷，所轄土宇，僅今河南東部，暨陝西、長安以西一帶，其餘黃河流域，非弱小之部落，卽爲未開化之戎狄蠻夷。其叢居者，自北迤東而南，曰山戎、萊夷、徐戎，南曰荆蠻羣蠻，迤西曰庸蜀，迤北曰犬戎、小戎、大戎，自西北而橫亘於北境曰狄，所謂狄者，卽獯鬻，獫狁也。（參閱金兆豐，中國通史六三九頁）。

夏商二代，對外戰爭，其因果可得而言焉。夏代末年，政多失德，民心遂去，商湯繼起，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孟子滕文公下語）在外必得許多夷狄部落之擁護，而後不致因對內征伐有所牽制也，不然，則誓師詞何能堂堂正正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乎？

## 第四章 周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况

周東下克殷，環顧諸夷，不能不籌所以防禦之者，乃大封功臣子弟於黃河流域，而尤注意於東方。周武王十三年，會師於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合兵來會。十四年，九夷八蠻，通道來貢。成王三年，管叔、蔡叔、曹叔、挾武庚以叛，奄及淮夷徐戎皆應之。王乃命周公東征，大誥天下，公命伯禽，率師平徐戎、淮夷。四年，奄及淮夷復叛，王乃東征淮夷，遂滅奄，遷其君於蒲姑；六年，越裳氏至，三譯而來朝。二十五年，大曾諸侯於東都，四夷各以其方物至，史臣爲作土會之篇。穆王在位，曾伐犬戎，（是匈奴族一部落），穆王主西征，是周代一大事，匈奴列傳：「武王放逐戎夷，其後二百有餘年，而穆王伐犬戎，後二百餘年，犬戎攻殺幽王驪山下。」後漢書夷傳：「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王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驪城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是時穆王有事西征，徐偃王乘之，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之兵，尚西征未返，不得已暫分東方命主之，而楚人亦欲得志於漢東，故穆王令楚伐徐，周楚之兵合，而偃王遂敗。穆王西征，祭公謀父（別作祭隨謀父）率師從之，初至陽紆（山名本陝西鳳

翔府境），繼進至崑崙（帕米爾高原附近），由此益西，至於西王母，又進至曠原（裏海傍近），然後東還。綜穆土所經路程共歷一萬餘里，巡狩之遠，實爲歷史上所罕見。英人柏加（E. H. Parker）有云：「穆王所行，卽由現時大路，約自蘭州，西寧之間，經新疆之羅布泊，至烏魯木齊，此或卽西王母之地。」（見E. H. Parker, *Ancient China Simplified* p. 27）據此，可知穆王遠征之偉大精神也。夷王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至於兪泉，獲馬千匹。厲王之時，西戎反，滅犬邱，大駱之族。宣王卽位，命秦仲，爲大夫，率其國人征之。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命尹吉甫北伐，逐之太原而歸，於是有六月之詩。二年，荆蠻背叛。王命方叔，率師南征，荆蠻蹙服，於是有采芣之詩。淮夷不服，王命召虎，率師循江以討平之，疆理其地，南至於海，尹吉甫乃賦江漢之詩以美之。宣王旣平淮南之夷，乃親率六師以征淮北，徐方來庭，召虎，作常武之詩美王。六年，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王召其昆弟，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與其先大駱犬邱之地，爲西垂大夫。幽王十一年，王欲殺其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與，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犬戎遂執王於驪山下。西都爲犬戎所滅，且入居澗水之北，至平王元年時，不能不徙洛邑，此周轍之所以東也。（民國紀元前二六八一年）。

平王二十一年，秦伯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秦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王。桓王四年，凡伯聘於魯，戎伐之。十四年，北伐齊，齊侯乞師於鄭，鄭世子忽，率師救齊，大

敗戎師。惠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十七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戰，戰於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襄十二年，伊洛之戎，同寇京師，入王城，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於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十四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十六年，王子帶，復以狄師寇王城，大敗王師，王使告難於諸侯，晉侯率師勤王，逆王入於王城，取帶於溫，殺之。二十三年，狄圍衛，衛遷於帝邱。頃王三年，鄭滿侵齊，遂伐晉，使叔孫得臣追之，齊襄公二年，鄭滿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人獲其弟簡如，鄭滿由是遂亡。定王元年，楚子慎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問鼎之輕重。十四年，晉荀林父，率師伐赤狄，滅潞氏。十四年，士會復滅赤狄甲氏，獻狄俘，晉侯請於土，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簡王二年，吳人州來；先是申公巫臣，通吳於晉，發吳戰陣，使之伐楚，伐巢，是年入州來，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吳始通於上國。靈王三年，山戎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晉侯因魏絳，和戎五利之說而動焉，遂使魏絳，盟諸戎。景王四年，晉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十五年，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之鮮虞，遂入昔陽。十九年，楚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二十五年，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敬王十三年，鮮虞敗晉師於平中。十五年，晉士鞅，圍鮮虞。二十九年，晉人執戎蠻子

赤，歸於楚，楚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慎疆王五年，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請伐蜀曰：「臣聞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國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廣其德；三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翟之長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秦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後並滅巴直，秦益以富強。從上引說以觀：捍衛中央，以攘外寇而不致被髮左衽者，有齊、晉、楚、秦諸國，而秦穆公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尤爲功首也。（史記八十七李斯傳）。

東周之初，自秦以西皆西戎，自江之表爲蠻濮，其緣太行山麓，大都爲赤白狄種所棲止。河南者，中原文化之中心也，陸渾之戎則遷伊川（今河南嵩縣北境）；楊拒、泉皋、伊洛之戎、回戍王城、齊魯，禮讓之邦也，鄆滿（山東濟南北境）偪處於北，萊（山東黃縣東南）、介（山東膠縣）、根牟（山東沂水縣東南）分峙於東，及秦勝西戎，楚開蠻濮，晉滅羣狄，齊併東夷，而中國民族，乃得安居斯土也。至於戰國，秦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獫之戎；岐、梁（岐山梁山）、涇漆（涇水漆水）之北，有義渠（甘肅舊慶陽平陽二府地），大荔（陝西大荔縣），烏氏（甘肅涇川縣北），胸衍（今寧夏省靈武縣）之戎；趙北有林胡，樓煩（俱山西邊外），燕北有東胡（遼寧北境），山戎（河北盧龍縣北），無不各據一方，自爲君長；然卒莫能相統，爲中國民族消滅，合黃河長江兩流域之部落，而成一廣大之民族，固非偶然也。今據顧棟高春秋大事年表，所列蠻夷戎狄，列表如下：



戎

北戎亦名山戎

盧戎

犬戎

驪戎

小戎亦名姜戎

犬戎

楊拒 泉皋、伊洛

陸渾之戎

茅戎

戎蠻

無終

狄分赤白二種

白狄

鮮虞、白狄

肥、白狄

今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

今河北永平府境

今湖北南漳縣東北

今陝西延安境

今陝西臨潼縣東

今甘肅燉煌縣境

今陝西鳳翔境

今河南洛陽境

今河南嵩縣北

今山西平陸縣東南

今河南汝州西南

今河南北玉田縣西

散居今山西河北各地

今陝西延安府境

今河北真定西北

今河北藁城縣西南

鼓、白狄

今河北晉州

潞氏、赤狄

今山西潞城縣

甲氏、赤狄

今河北錫澤縣

鐸辰、赤狄

今山西潞安府境

東山皋洛氏、赤狄

今山西垣曲縣西北

長狄

今山東濟南府北

介、東夷

今山東膠縣南

淮夷

今江蘇徐州境

百濮、西南夷

今常德辰州境

羣蠻

今辰州沅州境

以上所列戎狄，在成周之時，頗有勢力，至春秋以後，始逐漸爲齊、晉、秦諸國所征服，而同化之。洪邁容齋隨筆云：「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楚、越、蜀、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蠻氏、陸渾、洛伊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鄰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獨五分之一耳。」

居內地，與中國民族相戰爭之，戎狄、蠻、夷。在春秋時代，漸爲齊、晉、秦、楚所同化，至戰國時代，未同化者頗少。其後趙滅中山，巴、蜀、亦併於秦；苗蠻諸族，亦多相退至雲南、貴州、兩廣等地之山谷中；異族中僅北方強大之匈奴，仍爲邊患也。（宋文炳編中國民族史三六頁）後漢書東夷傳：「秦滅六國，淮泗諸夷，皆散爲民戶。」可知秦代統一之前夕，固前致力於同化之政策也。左襄十四年，戎子駒支，語晉范宣子曰：「……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畔之臣，至於今不貳。」此春秋戰國時代，晉於武力之外，致力於同化政策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一，顧祖禹引呂氏曰：「秦變於戎者也，楚變於蠻者也，燕變於翟者也。」武力擴張之後，固當以文化政策而同化也。（案三苗九黎爲古時一異民族或爲黃河一帶之蠻族非今日山居之苗族）。

根據上述列表，周代與環居之異族，必發生複雜之外交關係，有時因意見之軋轢，亦必發生戰爭之事，詩小雅車攻章序：「宣王能修內政，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當時南方之荆蠻，東方之徐夷，北方之玁狁，西方之西戎，對周是採取攻勢者，宣王能對外獲得最後勝利，在能修內政故也。例如命尹吉北伐玁狁，命方叔南征蠻荆，其較著者，詩小雅六月章：「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詩小雅采芣章：「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熒熒，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

威。二是描寫對外戰勝之得意文章也。

## 第五章 秦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秦自非子爲孝王，養馬河渭之間，封爲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時，修車馬，備兵甲，及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賞；爲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請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凡民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戍卒防邊，亦所以防胡也。（通考卷一四九兵考一）史記秦本紀載惠文王時，韓、趙、魏、燕、齊、李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此時正司馬錯伐蜀前之二年，匈奴已干預中國事也。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鑒於攘外必先安內，於是以周室侯王衆多而分崩離析，乃用李斯之策略，不以土地分王子弟功臣，劃全國爲三十六郡，（見王國維觀堂集林秦郡考）以縣隸郡，而郡直隸於中央，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鑄爲鍾鐻，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政權軍權財權已統一，則足以對外，故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匈奴，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

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史記卷八八蒙恬傳）又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始皇本紀），以誦徙民五十萬戍五嶺。東越傳：「秦說併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史記一四一）夫始皇者，北築長城，外攘夷狄，誠中國之民族英雄也。論者謂始皇之築長城，足以妨害南北文明之溝通，豈其然乎？始皇不築長城以防胡，則五胡亂華之史實，必早著中邦，明謝在杭五雜俎卷四云：「秦築長城以亡其國；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豈能一日守哉？……薊鎮之城，則近世戚大將軍繼光所築，其固不可攻，虜至其下，輒引去，其有功於邊陲若此，而猶不免求全之毀！何怪書生，撫紙上之談，而輕詆嬴政也。」考長城實起於戰國時相互之防禦，董悅曰：「戰國之世，各有長城，秦昭王築長城以備邊，又有扞關以拒邊，趙肅侯築長城以拒邊，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滑州以備楚，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以拒敵。魏之長城，自惠王築也。考竹書紀元，梁惠王三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魏世家惠王十九年，塞固陽城，自鄭城洛以北，有上郡，當是時秦數侵魏，而西戎義渠稱王，窺中國，故築長城焉。」（七國考卷三頁一守山閣叢書本）據此，則始皇之築長城，爲防胡也。始皇備於「亡秦者胡」之言，（史記始皇紀）其對於胡之戒心可知，不然，何致勞民傷財，費如許之大工程，招致天下之怨尤？以意推之，則始皇之焚書坑儒，必當時士大夫感於始皇已併天下，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賦，發閩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

其政（語出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之故也。吾觀丞相李斯之奏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避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卷議，夸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史記卷六始皇紀）。則焚坑召禍，必與始皇變法及對外之政策有所違；不然，何至偶語而棄市哉？

夫始皇爲對外戰爭之民族英雄，其在歷史上之功罪如何？未暇置議；惟其對外戰爭得有成功者（一）由於徙民略邊實邊。始皇本紀：「三十二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僇買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二十四縣，城河山爲塞，徙謫實之初縣。」（二）由於用險制塞。史記：「秦已併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至始皇之所以失敗者，乃由內政之不修，非由於對外之不振也。

## 第六章 漢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 (一) 匈奴之盛衰

秦代始皇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當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因事射殺單于頭曼，自立爲單于，遂襲擊東胡，西則擊走月氏，繼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參閱史記卷一〇〇匈奴傳），威脅中國。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漢高帝六年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遣使求和，漢疑信有二心，責讓之，信恐誅，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臨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七年，高帝自將擊韓王，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會冬大雨雪，於是冒頓伴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有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高帝於白登（山西大同縣），高帝厚遺關氏以說之，旋冒頓引兵去。（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時西紀元前二〇〇年）高后六年，匈奴寇狄道，攻阿陽；七年，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里。



按匈奴一種族，除匈奴之普通名稱外，見於中國記錄上者，復有左列名稱：

- (1) 獫狁 (史記匈奴傳)
- (2) 獯狁 (詩經采芣篇)
- (3) 種粥 (史記匈奴傳)
- (4) 葷粥 (史記五帝本紀)
- (5) 獯鬻 (孟子梁惠王下)
- (6) 薰育 (史記殷本紀)
- (7) 薰鬻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
- (8) 恭奴 (漢書匈奴傳)
- (9) 匈奴 (釋迦方志卷上)
- (10) 獫允 (漢書匈奴傳)
- (11) 匈奴 (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
- (12) 熏粥 (史記五帝本紀註)
- (13) 葷狁 (會昌一品集卷二)

附註：參閱日人桑原隲藏著張壽西征考，引國學叢刊卷十王國維之鬼方昆夷獯狁考。

以上所揭十數名稱，多爲同一之音。由殷末至周之中葉，匈奴主要以今之陝西北部爲根據地，破月氏，而其勢益大。漢初畏其勢，曾一次以糧餼手段，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孝文帝，(西元前一七九)復修和親，三年夏，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而拜昌侯盧卿爲北地將軍，寧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繼爲

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時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一歲遷至太中大夫）恐和親之策，誤國家大事，乃上治安策，表示堅決之主戰論，其言曰：「今匈奴嬖加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可知賈誼不主張與匈奴和親，而主張撻伐也。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漢兵至邊，匈奴亦遠避。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如故約。

景帝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遮匈奴數千，廣令解鞍縱馬，示閒豫，胡兵以爲有伏軍，乃引兵去。後二年，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與戰死，遂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漢武帝承景帝之後，卽天子位，自彼曾祖父高祖，在平城一蹶以來，至惠帝、呂后、文帝、

景帝時代，匈奴愈益橫暴；武帝感於外患之憑陵，思有以雪國恥，懲匈奴，彼於太初二年，（西紀元前一〇一）下「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之詔書，（史記匈奴傳）可見彼之懷抱也。南宋胡致堂，尙論聖王專務在內云：「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耗費，蓋前無古，後無今矣；苟使匈奴，款塞面內，不相欺玩，亦可以小殺疲敵之恥，然兵行餘二十年，卒不能如志。」（讀史管見卷三）然武帝之開拓疆域，爲保障民族之生存計，豈能以耗費疲敵譬之哉？王夫之，讀通鑑論云：「遐荒之地，有可收爲冠帶之倫，則以廣天地之德，而立人極也。……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宏。若夫騷也，冉也，卬莩也，越雋也，滇也，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聲息相通，……垂及於今，而爲冠帶之屬，此豈武帝，張騫之意計所及哉。」（見讀通鑑論卷三武帝開邊條）天下之事，固須通古今而計之，不能以一時之得失利害而譏之也。武帝初年，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使馬邑人聶翁壹與匈奴交，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單于旣入漢塞，知漢兵謀，乃引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騎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公孫敖、李廣均爲胡所敗，胡生得廣，廣佯死，乘間奪胡馬，馳脫。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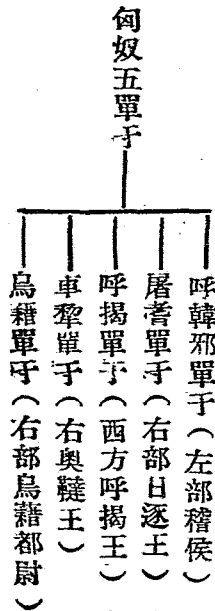
門，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時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其辭曰：「兵者，凶器也；戰者末節也；」嚴安亦以伐匈奴：「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烏知匈奴連年入寇，此而不征，天下豈復有可征之人，腐儒之談，殊不足爲訓也。元朔二年（西紀元一二七），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漢亦乘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其冬，軍臣單于死（冒頓子爲老上單于，老上子爲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匈奴右賢王、怨漢之奪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鄧之誠著中華二千年史卷一、頁一〇九引）斬首虜萬餘人，復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渾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降漢。元朔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汭爲疆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凡十餘

萬人，擊匈奴，衛青等兵皆塞，圍右賢王，王潰圍北去，得右賢王十餘萬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天子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元狩二年，霍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出北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騎先行，塞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至，匈奴軍乃解去。四年，大將軍衛青出塞千餘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捕斬首虜萬餘級。是時漢所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以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元封元年，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再陸。」天子巡邊，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河勒兵十八萬，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然，卽南面臣漢，何徒遠去亡匿於幕北？苦無水草之地，胡爲？語卒，而單于大怒，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懼，終不敢出，乃還。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衛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卽兵來迎我，我卽發；」太初元年，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二年，上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浚野侯旣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浚野侯，匈奴繼以八萬騎圍之，軍遂沒。三年，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

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以爲防。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武與副中郎將張勝等至匈奴，置幣單于，單于益驕，復困辱蘇武，武留匈奴凡十餘歲。天漢二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二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四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單于以兵十萬與貳師接戰，漢兵不利引歸。征和三年，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上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合各路軍共十三萬人出酒泉，擊匈奴。昭帝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乃發人民屯甌脫。三年，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分三隊入寇，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宣帝本始二年，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繼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匈奴怨烏孫，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皆瓦解。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而邊境少事矣。（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地節二年，匈奴臺衍鞬單于死，弟左賢

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時漢以匈奴不能爲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遣邊兵擊車師，田者鄭吉，（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燾將免刑罪人田渠犂）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上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國。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四年春，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服其辜，大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樹撻伐之義勇，振大漢之天聲，其斯之謂歟？

漢代以連年征討強大之匈奴，不爲之示虛弱，故匈奴之勢日衰，而內部又發生變亂，分爲五單于：



五單于互爭，均爲呼韓邪單于所併。

漢昭帝元鳳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驕靡之。夫匈奴何以欲和親？爲其勢力之孤弱也；爲中國對外作戰威力之日振也。不然者，「匪我族類，其心必異，」苟兵力稍擴張，又必進寇也。神爵二年，匈奴虛闕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欲入邊爲寇，上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屯緣邊九郡備虜，單于不敢入，乃使題王都梨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再傳至握衍胸鞬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鄧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王，遂並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四年，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五鳳元年，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犂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各部單于內爭，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前單于慕化嚮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賤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道；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烏知匈奴之求和親，非真欲和親也，懼于漢之威勢，不敢竊發也；使彼長爲不叛之臣，則可耳，否則豈能以仁義之空名騙之哉？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



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以客禮待之，從蕭望之之言也。四年，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款，漢待呼韓使有加焉。

元帝初元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喜，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上問狀，應陳理由十，大意匈奴失山陰之後，逼之未嘗不哭，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卒有大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發屯繕治，不可卒復，單于自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關隙召禍，不可測，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天子下詔，勿議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婉詞傳諭，以示無疑焉。成帝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綏和元年，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爲左賢王，興爲右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哀帝建平四年，匈奴單于，上書願朝。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尸死，子烏達鞬侯立，爲蒲奴立單于，蒲奴立二年，八部大人，共議立呼韓邪孫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捍禦北虜，光武許之，於是匈奴分爲南北，南匈奴事漢，北匈奴時叛時服，然皆微矣。南匈奴呼韓邪單于，爲醜落尸逐鞮單

于，既降漢，徙居於西河美稷（今山西汾陽縣西北），漢爲設中郎將副校尉擁護之，歲給費一億九十餘萬，自後以爲常。（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三〇七頁引）單于亦遣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單于骨都侯屯萬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雁門，粟藉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於是匈奴之衆，遂與漢族雜居。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朗陵侯臧宮，楊虛侯馬武，主張連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胡羌，擊其右，上則主張，不如息民。

明帝永平五年，北匈奴入五原塞，繼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十五年，謁竊諸蠻駢聚，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祖父，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等，共議之，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軍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然後匈奴可擊也。十六年，遣吳棠、竇固、耿秉、秦彭等，將兵伐北匈奴。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復攻耿恭；帝遣耿秉、段彭、皇甫援等，合兵救之。章帝建初八年，北匈奴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元和二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

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和元年，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三十八萬，詣塞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患邊，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邀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旋竇憲、耿秉、出朔方，分遣副校尉閼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降者前後八十一部，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永元二年，竇憲遣副校尉閼夔、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八千騎，出鷄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三年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未嘗至也。十年，南匈奴叛，度遼將軍龐參、越騎校尉馮柱，追擊之，徙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十六年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祇原加賞賜，不答其使。安帝永初三年，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圍中郎將耿種於美稜。遂遣陳國、何熙、龐雄、耿夔等，率部共擊破之。四年，南單于圍耿種；梁慄、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僅等

復破之；單于遂引還。順帝永建五年，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稜（今山西汾陽縣西北），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二萬餘人擊破之，詔馬續招降叛虜。建康元年，使匈奴中郎將馬實，擊南匈奴左部，破之。元嘉元年，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遂將兵救之。延熹元年，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爲度遼將軍以防之。匈奴單于，時叛時服，而北匈奴尤倔強，反復寇掠，幾無虛日，所謂和親，實所以窺漢之虛實也。南匈奴號俯首事漢矣，而亦得間露叛志，可知謀國者，非有充實之武力，不足以禦外敵之侵陵，國家之疆土也。昔班氏謂：「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漢書九十四匈奴傳論）彼所以侵掠中國者，爲子女玉帛也，爲報漢之宿怨也。匈奴之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烏知匈奴之長驅中國西北羈，虛荒城邑，屠戮居民；其禍害之比較，更有甚於此者乎？呂后時，匈奴冒頓遺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漢書匈奴傳）慄悍殺伐之異族，其志豈在尋常尺寸有無相易之間哉。後漢章帝末年間，北匈奴益衰弱，和帝時，命竇憲出征，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繼派左校尉耿种大破北匈奴於金微山，（故城在今甘肅省平番縣西北）自此，匈奴主力漸向西方遷移，後至歐洲，或爲匈牙利人之祖先。（見商務版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一八三頁）夫民族之對外戰

爭，豈易言哉？不存則亡，不生則死，不勝則敗，無徘徊之道也。昔馬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誦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此種「祈戰死」之精神，千百世下，猶仰宗風也。

## 二 西域之開拓

漢代開拓西域，以武力爲後盾，以使臣爲溝通，故能樹曠代之偉業。據漢書西域傳序：通西域之路，有南北兩道，自玉門關，從鄯善傍南山（阿勒騰塔格山及託古茲山），北渡河（車爾成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丁謙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凡出陽關而西，必先經鄯善，次且末，又西南至精絕，又西至扞彌，至于闐至皮山而踰葱嶺。若由莎車南行，則不經皮山，而經西夜子合，皆會於嶺西之烏秣，以至屬賓、烏弋山離。至由莎車北行，則歷蒲犂、無雷、而抵大月氏、安息等國。）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天山）渡河（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李光廷漢西域圖考，鄯善當漢衝，出西域者胥由於此，自鄯善而北至於伊吾，爲今哈密地，自此而西，由狐胡至車師前庭，經危須、焉耆、龜茲、姑墨、溫宿、尉頭、以至疏勒）。

漢武帝卽位不久，就匈奴之來降者，聞知曩爲匈奴夷滅之月氏，建國於西北地方，對於匈奴，正擬報復往年之怨，遂乘機與月氏同盟，冀夾擊匈奴。（參閱桑原騶藏著張騫西域考漢

譯本二二二頁)武帝時，欲擊匈奴，募能使大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經匈奴，爲匈奴所得，留十餘歲，騫得聞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歷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留大月氏歲餘，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匈奴國內亂，乃得逃歸，上拜騫爲大中大夫。騫所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

據西域考，張騫西征十三年間之事蹟略如下：建元二年(西紀元前一三九)使大月氏；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因於匈奴十年餘；元光六年抵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在大月氏大夏一年餘；元朔元年之末，就歸途；元朔二年之初至三年，再囚於匈奴一年餘。元朔三年之申頭，守明。

據漢書西域傳前漢西域都護府統轄之諸國約如下表

南道十國甲組

國名	都城	去長安里	今地
鄯善	扞泥城	六,〇〇〇	淪爲沙漠在塔羌縣
婼羌		六,三〇〇	阿勒騰塔格嶺之南
且末	且末城	六,八二〇	卡牆河東淪入沙漠

小宛	扞零城	七，二一〇	卡牆河上源南阻托古茲達阪
精絕	精絕城	八，八二〇	克里雅河之東淪入沙漠
戎盧	卑品城	八，三〇〇	于闐縣之南
扞彌	扞彌城	九，二八〇	策勒縣境
渠勒	鞞都城	九，九五〇	策勒縣之南克利雅山
于闐	西城	九，六七〇	和闐縣
莎車	莎車城	九，九五〇	莎車縣
漢名	都城	去長安里	今地名
皮山	皮山	一〇，〇五〇	皮山縣
烏程	烏程	九，九五〇	阿富汗之拔達克山

葱嶺八國乙組

西	夜	呼	韃	谷	一〇，二五〇	皮山西南綽洛克台地
無	雷	盧	城		九，九五四	蒲犂國之西北
子	合					裕勒阿里克塔克地
蒲	犂	蒲	犂	谷	九，九五〇	蒲犂縣
依	耐				一〇，一五〇	蒲犂縣之南
難	兜				一〇，一五〇	拔達克山之西

北道十二國內組

國	名	都	城	去長安里	今	地	名
疏	勒	疏	勒	九，三五〇	疏	勒	縣
尉	頭	尉	頭	八，六五〇	烏	什	縣
溫	宿	溫	宿	八，三五〇	阿	克	蘇



國名	都城	去長安里	今地	名
姑墨	南城	八，一五〇	拜城縣西南	
龜茲	延城	七，四八〇	庫車縣	
渠犂	渠犂	六，一〇〇	庫爾勒	
烏墨		七，二三〇	輪臺縣布古爾	
尉犂	尉犂	六，七五〇	尉犂縣北	
焉耆	焉耆	七，三〇〇	焉耆縣	
危須	危須	七，二九〇	焉支之東百里	
山國		七，一七〇	焉支縣東南庫爾勒塔山中	
狐胡	車絲柳谷	八，二〇〇	灑善縣魯克沁	

十四國丁組（宣帝以後始隸於漢其中車師國爲武帝征服後又叛）

車師前國	交河城	八，一五〇	吐魯藩之招哈和屯
車師後國	務塗谷	八，九五〇	孚遠縣境
車師者尉區			鄯善縣境
車師後城			奇台縣
蒲類	疏榆谷	八，三六〇	鎮西縣
蒲類		八，六三〇	蒲類國之北
西且彌	于大谷	八，六七〇	鄯善縣西南
東且彌	兌虛谷	八，二五〇	
劫國	丹渠谷	八，五七〇	阜康縣西
烏貪訶離	于婁谷	一〇，三三〇	綏來縣
卑陸	乾當谷	八，六八〇	阜康縣

卑陸後國	番渠類谷	八，七一〇	卑陸國北
郁立師	內咄谷	八，八三〇	孚遠縣之東北
軍桓	單桓城	八，八七〇	迪化縣境

葱嶺、四國戌組

國名	都城	去長安里	今地	名
捐毒	衍敦谷	九，八六〇	葱嶺之北山中	
休循	烏飛谷	一〇，二二〇	捐毒之西山中	
桃槐		一八，〇八〇	休循之西	
大宛	貴山城	一二，五五〇	費爾干	

此外烏孫，都赤谷，去長安八，九〇〇里，屬今伊犁河流域。宣帝末，烏孫分爲二國，卽大昆彌、小昆彌。漢西域都護駐烏壘城，各國皆徧置吏。從上列表以觀，西域都護之屬國領

土，包有今天山南路全部，山北自鎮西縣以西，至伊犁河流域；葱嶺之西北有費爾干，西南有拔達克山，其中各國去長安里，近者達六千里，遠者達一萬八千里以上，中國西疆之遠闊，樹戰史上空前之盛況，噫吁！先民開拓遠征之偉業，爲後代所景仰，乃短視之史家，竟訾爲勞師襲遠，窮民傷財，亦可慨矣。

武帝元鼎二年，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齎金幣帛，值數千巨萬，使西域。騫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大臣，皆畏匈奴，不移徙，留久之，不得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諸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入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是時內屬者三十六國，而匈奴與羌通之道絕。（漢書卷六一張騫傳）時烏孫王不肯東遷，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地。元鼎六年，以公主嫁烏孫，期其滅胡。元封三年，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太初三年，漢求天馬於大宛，大宛不予，又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上遣貳師將軍（貳師大宛城名期至貳師取善馬故以爲號）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大宛國）。

漢通西域之主要目的，在於聯絡諸國，以夾攻匈奴，匈奴被漢將窮迫，退處漠北，失去水

草豐美之祁連山陰山一帶，經濟遂受困，然尚有塔里木河流域豐豐之資源，可以接濟，及日逐王降漢，經濟益乏，部內既窘，爭奪所起，故漢取西域，直接絕其財源，間接促其分裂。（參閱邊事研究第一卷第三期曾問吾著中國歷代經營西域史）且在文化上，亦有間接之影響，漢之西征，交通西域諸國，如銅鏡、石刻、太初曆（由希臘Pallippar法傳來），植物中之葡萄、石榴、紅藍、胡豆、胡瓜、苜蓿，及胡樂等，俱傳中國，可見戰爭有時亦促進文化之發展也。（留後節詳述）。

漢之交通西域，嘗恩威並施，以幣帛賜之，可結則結之，否則必加以威脅也。昭帝元鳳四年遣使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後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已醉，使壯士刺殺之，告諭左右，漢兵至，勿動，介子遂斬王安（安、匈奴所立也），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遣將屯田於其地。宣帝神爵三年，匈奴內亂，日逐王降漢，乃以安遠侯鄭吉爲都護，開幕府於烏壘城，漢之號令，行於西域。及王莽時，匈奴勾引西域，西域因而瓦解，焉耆國接近匈奴，首先叛漢，殺都護但欽。王莽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焉耆殺王駿郭欽，引兵還，李崇收餘衆，保於焉耆，王莽死，中國亂，李崇歿於西域，西域遂不通。

光武中興，西域諸國，有屢請都尉，願服事漢者。光武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尉，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十七年，莎

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騎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大將軍印綬，其使不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明帝永平十六年，使奉車騎都尉竇固，伐北匈奴，固使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到已三日，此去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超語之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惟有因夜火以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滅也。滅此虜，則鄯善被胆，功成事立矣。超遂將吏士奔往虜營，會天大風，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餘人，悉燒死，明日乃還。超於是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超還問固，固上超功，帝以超爲軍司馬。復使超使于闐，超仍使三十六人前往。于闐王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闐，廣禮意甚疏，惑於巫言，超斬巫首，責讓之，王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十七年，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遣使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

可執之；慮既到，兜題無降意，遂劫縛兜題，左右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告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上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命塞，擊西域，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卽雪山），虜於蒲類海（卽羅布淖爾），遂進擊車師，漢兵先攻後王，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迎降，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章帝建初元年，詔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刳，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送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足不得行，超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三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五年，班超欲乘機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別作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其並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

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見僵仆（謂未死），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黝祖廟，布大喜於天下。」夫謀人國者，貴知己知彼；敵之內情已悉，與國之號召可期，以夷狄攻夷狄，則費力不多，而收效甚巨；班超領導部下，誓以死報國，其成功自可燭照而數計也。

建初八年，章帝拜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桓使者；邑到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所顧心，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並令邑詣超，受節度。奸人誤國，古今一律，李邑之怯於進取，固必毀超也。元和元年，帝復遣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國，烏卽城驚降。三年，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或作賴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奔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章和元年，班超發于闐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用散兵於東西之計，分龜茲王溫宿王之兵，繼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月氏求尙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趨索少，皆大恐，超喻衆堅守，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三年，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上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章帝建初元年罷），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姚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麟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犂王汎，於陳陞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餘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邊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西域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悉其風土，傳其珍怪。永元十四年，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久在西域，思歸中饋，上書未報，超妹班昭（嫁曹壽）進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旋卒。超既死，西域諸國，復絕於漢。廢帝延平元年，詔以北地梁慄，爲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延，尙上書求救，懂將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詔敏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懂等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

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安帝永初元年，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阻塞，檄書不通，擬屯田。元初六年，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其爲邊患，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上乃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卑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永寧元年，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請出兵五千，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乃以軍司馬班勇議（勇超之子也），於敦煌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三年，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部兵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

順帝永建元年，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遂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以後

車師，無復虜跡。二年，西域諸國，皆服於漢，惟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俱會焉耆，而朗以罪徵功自贖，遂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降，朗受降而還，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罰。自後龜茲、疏勒、于闐、莎車，十七國，皆來內附，而烏孫及葱嶺以西，遂絕。

漢之開拓西域，誠歷史上光榮之偉業也，然此種光榮之偉業，皆披荆斬棘慘澹經營，而以兵力威之，使節交之，方享其成也。昔范曄有云：「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金縷而賜纓綬，後服則繫頭纒而贖北關；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譯，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漢統治之方策，已如上述，此外，尙冊封國王，授予官號（各級官吏如驛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侯、皆佩漢印綬），保護屬國之安寧，監督政權軍事外交。西域屬國對於漢履行之義務：（一）納質子。納質子所以羈縻，免有二心，如武帝命開陵侯伐車師時，危須、尉犂、姑師等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以迎漢軍，莎車王延之傾向中國，誠諸子不可負漢，焉耆左侯元孟之告密於班超是也。（二）助兵馬。漢之用兵伐匈奴或擊西域諸國時，常徵發屬國兵馬以助戰。（三）助

糧莢。漢用兵各地或漢使者過境時，屬國必助以牛羊穀芻莢。(四)貢方物。屬國常遣使入朝貢獻方物，漢則以金帛賜之。漢代除用兵以羈縻政策之外，尙實施屯田政策，漢之屯田政策，非後世移民殖邊之政策，乃以屯田而貫徹其軍事之目的者也。漢之屯田，所以積穀，供軍餉，備使糧；蓋漢自伐大宛之後，奉使西域者日多，又時用兵匈奴，或擊諸國，糧食時顯缺乏，徵諸屬國，必引起諸國之反感；運自內地，則轉運維艱；輸自邊郡，則無能爲力；此不能不屯田者一也。屯田士卒，平時則爲農夫，遇警則爲戰士，餉餉則不須國家多數支出，可以經常持久；且弛刑之罪人，可以容納，免罪立功，鎮撫諸國，無勞師之弊；此不能不屯田者二也。(參閱邊事研究第一卷第四期會問吾著中國歷代經營西域史第十八節)故漢代能完成開拓西域之偉業，非偶然也。

### (三) 閩粵之開闢

林語堂於閩粵方言之來源論及：「粵越二字相通，以史記南越傳，東越傳，漢書作南粵傳，閩粵傳，可見古粵越二字相通。古有百粵之目。粵(越)卽一普通名詞，爲南部異族之通稱。」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卷謂：「越以百稱，明其族數之多，如在春秋時有於越，戰國時有揚越，漢有甌越、閩越、南越、駱越，三國時，尙有山越，雜居於九郡之山地。」越族爲華夏以外之異族，史記言越王勾踐，爲夏禹之後，此不過越人託古之辭，南越王趙佗，自言爲蠻夷

大長。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疆弗能服，非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可見越在漢時，尙被目爲蠻夷。梁啓超於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篇謂：「百粵與羣蠻，可云同系，故或亦合稱苗越。」呂思勉於所著中國民族史謂粵色涵甚廣，「百越之外，凡古來之東夷，今之南洋人、安南人、暹羅人、朝鮮人、日本人皆在內，可知百越範圍甚廣，而其民族之系統如何，最不明也。春秋時之越，或稱於越，勾踐以前，只有二世可考，以上不明，足見開化甚遲，自允常與吳構兵成仇，至勾踐與夫差之鬥爭數十年，終滅於吳。越自勾踐以後，不數傳，亦滅於楚。越亡後，至秦漢之際，復建甌越，閩越二國，甌越在今浙江，閩越通常謂即今之福建，甌粵及閩粵二國之君，雖皆號爲勾踐之後，然於漢時常相攻，東甌附漢，自請徙居中國，閩越倔強抗漢，終於被滅，其人亦徙中國。宋書地理志：「漢武滅閩越，徙其民於江淮之間，虛其地，後有逃遁山谷者，頗出立爲治縣。」史記載：「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土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併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書卷九五閩粵王傳作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福建閩侯縣）。孝惠三年（西

紀元前一九二），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毋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浙江永嘉），世俗號爲東甌王。……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楊，以其邑七百八，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屠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懼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券一一四，並見漢書卷九五閩粵土傳）南越地，在今之兩粵，北抵湖南長沙。觀趙佗書，自稱蠻夷大長，其土著明爲當時未甚開化之異族，然亦早有外族移居其地，如番禺故城，傳係吳之遺民所築，秦始皇開五嶺，發謫戍四十萬人，隨帶婦女以去，此更爲大規模之移民；故漢時之南越國，卽以漢人君長統治土著之越族。自趙佗王南越後，雖稱藩於漢，實際爲一獨立國，數傳後，其君長舉國內屬，唯其時相反抗，爲漢所滅，南越亡後，其民亦數被遷移於江淮間。（參閱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上卷一二二頁。）

（四）西羌之平定

羌族，界於匈奴與南蠻之間，上古卽與中國通，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也。春秋之世，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潰首有狄、獯、邶、冀之戎，（在今陝甘二省之間），涇北有義渠之戎，渭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皆戎邑名），頽水以西，有蠻氏之戎。春秋時，與諸夏會盟。戰國時，諸戎爲諸侯所滅，其遺脫者，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外今之甘肅地），自是中國無戎寇，至漢代，再爲患於中國，晉時爲五胡之一。（參閱夏會佑著中國古代史三三三頁）。

匈奴冒頓強，威服百蠻，羌衆臣服匈奴。武帝開河西四郡（四郡：一武威，今甘肅涼州府，二張掖，今甘肅甘州府，三酒泉，今甘肅肅州府，四敦煌，今甘肅安西州，西郡本匈奴右地，所恃與西羌交通者，漢逐匈奴，據其地以置四郡，而匈奴與西羌交通之路始絕），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時先零羌與諸羌種豪，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圍枹罕（甘肅導河縣），漢遣將軍李息討平之，漢始置護羌校尉，駐臨羌（今甘肅西寧縣），持節統領。宣帝神爵元年，遣趙充國，將兵擊西羌，並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充國引兵至先零，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羌之降者亦萬餘人。充國主張屯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可勝，非有退怯之意也。

漢光武建武九年，諸羌王，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郡皆有降羌，羌胡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

不道，數爲小吏黠人所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聞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吏，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十年，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派兵進擊，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隴右遂安，而涼州疏通焉。十一年，先零羌寇臨洮，馬援擊先零，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十二年，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隴右清靜。羌豪燒當爲諸羌之冠，建武中，寇中國，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大允谷，與先零渾南爭，由是始強。明帝永平元年，馬武等，擊燒當，大破之，餘皆降散。章帝建初二年，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博育爲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羌豪滇吾之子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上遣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斬首虜四千餘人。元和三年，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李章追之，生得號吾，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上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首，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聯諸種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民族之鬥爭，生死存亡，間不容髮，兵不厭詐，亦一時處變之方策也。



和帝永元元年，迷唐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繕革爲船，置於箄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萬八千餘級，獲生口二千人。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訓威信大行，遂罷屯兵。五年，護羌校尉貫友，遣兵出塞攻迷唐，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九年，燒當羌迷唐，率衆虜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尙，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擊破之，斬虜千餘人，漢兵死傷亦多。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上從曹鳳之言，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安帝永初元年，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罪，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屯漢陽以備羌。二年，鄧騭至漢陽，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於冀西（漢冀縣之西今伏羌縣），殺千餘人，梁慄至西域，還至敦煌，詔留爲諸軍援，慄至張掖，破羌萬餘人，進至姑藏（今甘肅武威縣），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慄降，其後鄧騭、使任尙等，率諸部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今甘肅通渭縣），尙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遂詔鄧騭還帥，留任尙屯漢陽，滇零乃自稱天子於北地，集諸羌斷隴道，寇三輔，南八邑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慄受詔當屯金城，卽引兵赴擊，連破走之，參狼羌遂降。三年，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兵，救三輔，仁戰不利，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都尉。四年，遣兵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任尙軍

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召尙，率吏民還屯長安。先零羌復攻褒中，鄯勤欲擊之，主簿陳榮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勦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人。五年，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羌旣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難；於是悉徙邊郡於內地，百姓不樂徙者，則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捐棄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尙爲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七年，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人。元初元年，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塙壁，設鳴鼓以備羌；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部兵與板楯蠻救之，號多走還，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今甘肅河州沼），破之。三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兩軍于擊零昌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中郎將任尙，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毀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四年，任尙遣當閭種羌，榆鬼等，刺殺杜貲季（與兄杜琦等與羌通謀），封榆鬼，爲破羌侯。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離何刺殺狼莫，封離何爲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並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爲武陽侯。永寧元年，沈氏羌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之，斬首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種饑饉五等，乘虛寇金城，賢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

還。建光元年，護羌校尉馬賢，召大豪盧忽斬之，因遣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延光元年，馬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衆散遁，燒當羌麻奴，饑困，將種衆降。

順帝永建元年，隴西種羌反，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陽嘉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永和三年，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五年，且凍，傳難種羌等反，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爲副，統兵十萬人，屯漢陽。六年，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今甘肅寧夏），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寇鈔及三輔，燒園陵，殺吏民，時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益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飢荒，襁負流散（語出皇甫規），軍士勞怨，困於滑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西羌之叛變靡常，亦固其所。建康元年，左彌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蒲孤奴等，五萬餘戶，皆來降。冲帝永嘉元年，隴右復平。

桓帝延熹二年，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三年，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校尉段熲討之，復以泰山太守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斬首八百級，諸種羌降者十餘萬。五年，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羌，共討隴右，沈氏大豪滇昌、饑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帝徵規

還，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欲從求貨，規不答，璜怒，誣以餘寇不絕，坐罪，大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八年，譚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進兵窮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收散，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封熲爲都鄉侯。永康五年，東羌先零，圍殺翊，掠雲陽，當煎諸種復反，段熲擊破之，西羌遂定。東羌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皇帝詔問熲，熲上言曰：「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被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蕪誅，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無寧期。」帝從其言，熲於是將兵五萬餘人，從彭陽（今甘肅原東縣）；與先零羌戰於逢義山，頗激勵將士，共生死，馳驅突擊，衆虜大潰，斬首八千級。

靈帝建寧元年，拜熲爲破羌將軍，頗將輕兵，追羌出橋門（谷名），晨夜兼行，連戰皆捷。時中郎將張奐，主張招降，不主張以力威之，頗復上言：「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衆，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塚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畔，至今爲顧，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制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語曰：「戎狄豺狼，不可近也。」段熲之言，實實表示

一種不妥協不苟安之民族精神也。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熲於是進營，分兵擊破駱羌，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於是東羌悉平。段熲前後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祇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此種對外戰爭。爲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鬥之英雄，殊足以昭示萬古矣。

### (五) 西南夷之開拓

漢書西南夷傳載：「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貴州桐梓縣及四川宜賓一帶）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四川西昌縣）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焉、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焉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四川天全縣），犍都（四川清谿縣），最大。自犍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駝（四川茂縣），最大。其俗或土著及移徙，在蜀之西。自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卷九五）」

孝武建元六年，番陽令唐蒙上言：請開夜郎以制粵，乃拜蒙中郎將使夜郎，夜郎聽約，乃置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泮柯江。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輻轉相饒，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餒，患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還報，言不便，及宏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言西南夷爲害，可罷，專力事匈奴，上乃罷西南夷。（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傳）漢之再關西南夷，由於張騫、見蜀布邛竹杖，欲通印度之故。元狩元年（西紀元前一二二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上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乃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使者還，因盛言漢大國，足事親附，上爲之注意。（註同上）曾漢已平南越，使中郎將郭昌、衛廣，誅且蘭，遂平南夷，置牂牁郡（今貴州貴陽遵義二府），夜郎侯遂入朝。時漢誅且蘭邛君，並殺符侯、冉駹、雲恐，請置吏，遂遂以邛都爲越嶲郡（今雲南寧遠府），笮都爲沈黎郡（今四川嘉定雅州之東南），冉駹爲文山郡（今四川成都府西北），白馬爲武都郡（今陝西漢中府西北）。元封二年（西紀元前一〇九），上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以其地爲益州郡（今雲南雲南府）。至光武時，開哀牢夷，乃置永昌郡（今雲南永昌府）。

（六）鮮卑烏桓之寇邊

鮮卑、爲東胡之餘族，地在西喇木倫河之間，當烏桓之北。鮮卑之得名有二說：（一）以山得名，卽依鮮卑山，故號鮮卑。鮮卑山所在地，有謂：卽今之遼寧西南，或熱河中部，或西伯利亞之伊爾古斯科北通古斯河南，卽索岳爾濟山，在今蒙古東部。丁謙北方三大人種考謂：「大鮮卑山，在俄屬伊爾古斯科北，通古斯河南，今稱其地，爲悉比里亞，悉比，卽鮮卑轉音。以地皆此種人所居，故秦西人種學家，以鮮卑人，爲通古斯種。通古斯河南，卽大鮮卑山之所。在。」（在漢書匈奴傳考證內）。此說以鮮卑卽在西伯利亞，以鮮卑爲「西伯」之轉音。（二）以祥瑞得名，日人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引匈奴傳註：「張宴云鮮卑、郭落帶，獸名也。」證以現在滿洲語 *Sadi* 義爲祥瑞，而 *Sadi* 音與鮮卑相近；又滿洲語 *Gurusa* 義爲獸，音近郭落，因鮮卑爲祥瑞，故遂以爲號。鮮卑初服屬於匈奴，北匈奴西逃後，遂移居匈奴故地，匈奴殘留者加入後，勢遂盛，屢爲邊患。在其大人檀石槐時最強。後有別一部，所謂小鮮卑，軻比能者，亦頗盛，終復分裂。（參閱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上卷一五五頁）檀石槐立，東西部大人皆歸，兵馬甚盛，南抄綠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兼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漢桓帝、永壽二年，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畏服。延熹二年，鮮卑寇雁門，繼寇遼東。六年，徽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爲度遼將軍。九年，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綠邊，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靈帝立，幽州、并州、涼

州，無歲不被寇鈔。（後漢書卷一二鮮卑傳）靈帝嘉平六年，鮮卑寇三邊，護烏桓校尉夏育，主張出塞擊之，上召百官議遣兵，蔡邕以鮮卑強盛，稱兵十萬，不宜征，上不從，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各將騎出塞，檀石槐率部迎戰，育等大敗。時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苞母及妻子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將陣，賊出母以示苞，母勉以盡忠義，苞進戰，母及妻子，皆爲所害。若趙苞者，誠爲愛國忘家之人傑矣。

漢初，東胡爲匈奴所滅，殘餘保烏桓山，故改號烏桓，其他在今熱河北境之阿嚕科爾沁旗。漢武帝時，移烏桓往東北塞外，以助中國，敵匈奴。（西紀元前一二一）其後匈奴爲漢所敗，因是漸強，遂代匈奴，侵寇中國。東漢末，曹操大敗之，並遷其餘類於中國，烏桓自是遂同化於漢族，且改爲桓氏。據後漢書卷一二〇載：「烏桓者本東胡也。……烏桓自爲冒頓（匈奴）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通。……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



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雁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太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夫何熙、梁懂、曹操對外戰爭，保衛民族，勳在國家，足昭史乘矣。

(七) 漢代與朝鮮日本之關係

漢初大亂，燕、齊、趙之人，避地往朝鮮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箕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三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卽約衛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徐浮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擊之，敗散遁山中，戰事不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繼而朝鮮殺右渠以降，以其地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北方扶餘種族，漸南進，國號高句麗，南方有馬韓、弁韓、辰韓、三國號新羅。高句麗一族，亦南略地，號百濟。其他樂浪、帶方、馬韓、任那、並殲滅，遂爲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

倭至後漢時，乃通使命，有三十餘國。後漢書稱樂浪郡（今高麗平安道），去其國萬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之東，與珠崖、儋耳、相近，實誤。漢光武時，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此皆當時日本之落，與中國初次之相通者。

#### （八）漢代對外戰爭與中國文化之影響

漢代之對外戰爭，其所受西域文化之影響至鉅，西域爲現今新疆省天山南路各地，此地東部與中國本部，及蒙古沙漠連接，成一盆地，南西北三部，爲崑崙、蔥嶺、天山諸大山脈所包圍。此地在歷史上無政治之大勢力出現，惟於東西交通史，及文明傳播史上觀西域，其意義至重大。張騫奉漢武帝命出使西域，從西紀元前一二六年起，經十三年之長期旅行，開東西交通之發端。

西域地方，其有史以來人種及文明，與西方各地，有深切之關係，（見日人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漢譯本商務版一至四〇頁）其爲漢開拓以後兩地文化之交流，實可參證得之。近來探險發掘事業之進步，屬於漢文明之各種重要資料，已在西域各地獲得，其間有中國內地毫無留影之古代文明遺物，亦發見甚多。此種材料，足證漢文明盛行於西域之證據。斯坦因（Auristead）於其第一次探險時，在敦煌及于闐之間，尼雅（Niya）廢墟中，獲得多數書寫漢

字之木簡，第二次探險時，則在敦煌各烽火廢墟中，獲得約二千枚之木簡，大部分爲記錄文書性質之木簡，此一事也。中國自古工藝，絹絲織成各種織物，及漆器之類，爲西方諸國所垂涎，西域諸地發見古代遺物，屬於此種類者，爲數不少。由漢代之遠征開拓西域以後，兩地之通商，必然開始，據史記大宛傳：「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西域傳：「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知曉也。……漢使至，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漢遠而漢使多財物。」此所謂：「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者也。當時由西域輸入中國之貨物，有寶石、藥劑、香料之類。中國貨物輸出西域者，以綵繪爲主。其次，是漆器、鐵器、黃白金等，尤以絲織品及漆器，爲西域人所歡迎。西域考古家斯坦因有言：「漢使所至，常能表現中國兵威及工業之盛。中國出品中爲使臣攜至西方者，以細絲爲最著，自是以後，希臘及羅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織絲之西利斯人之名（Silk-Weaving Seres），西利斯者，即古羅馬語，對於中國人之稱呼也。」近代西人在山西掘地得羅馬古錢，足證當時中西商販之往來交易也。又據漢書西域傳，德茲王（今之庫車）絳賓、娶烏孫（今伊犁地方之突厥族）公主（漢宗室女）之女，自以得尙漢外族，二人入朝漢宣帝，曾數次至長安朝賀，故德茲王親漢，樂漢之衣服制度，歸國後，治宮室，作微道，設衛兵，出入傳呼撞鐘鼓，摹效漢天子儀節。莎車王延，元帝時，爲侍子，長於京師，向慕中國，參其法典，延卒，諡曰忠武，立諡之法，必學自中國也。此外，對於西域人生活之改

進，文化之發揚有關係者：（一）是漢人教大宛穿井之法，沙磧地帶，河流較少，穿井法行，可資飲水，可供溉田也。（二）教鑄鐵器。漢使及亡卒，教大宛以西諸國人，鑄鐵作兵器，已知鑄兵器，必能鑄鐵作農工器具，此二事見於漢書，如果確實，中國文化之傳播西域，影響亦巨矣。至於西域文化之輸入中國者亦不少；（一）土產物。西域植物移植漢土者，如葡萄來自大宛，胡椒來自天竺，石榴來自安息，又如紅藍花、胡麻、胡豆、胡蒜、胡葵、胡瓜、胡桃、胡葱、藤等，皆移植於中國者。（二）音樂。古今注載：「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長安）。李延年，因胡樂，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班超爲將兵長史，曾用此樂。（三）藝術。自亞歷山大，遠征波斯，深入中央亞細亞。錫爾河上流，繼越興都庫什山，而至印度北部（西紀元三三一—周顯王三十八年）之後，希臘商人，散布於波斯、中亞細亞、印度諸地方，故希臘文化，由是而傳播於上述各地。及張騫通西域，希臘文化，次第輸入中土，希臘藝術，亦包含其中。試觀漢以前之繪畫雕刻，簡單古樸，及武帝以後，美術界驟現異彩；其至今尚存者，爲漢代之古青銅鏡，及山東嘉祥縣南紫雲山漢武梁祠石刻畫像，頗有昔日之歐風焉。此等希臘文化輸入之影響也。後漢時代，大月氏臣服大夏，侵略安息，併有罽賓，其子閼騫珍，復滅天竺。迦貳色迦土繼位，國勢益振，其東境越葱嶺至于闐，稱犍陀羅國，迦貳色迦王皈依佛教，用居於大夏地方之希臘匠師，建築廟塔，雕刻佛像，佛像之面貌服裝，完全希臘風尚，而廟塔之建築，亦爲希臘型；

故犍陀羅藝術，亦可稱爲希臘藝術也。是時佛教由大月氏傳至中國，故犍陀羅藝術，亦隨佛教而入中國。犍陀羅藝術，復南下至印度，與印度藝術融合，化成所謂希臘印度藝術。其後又繼葱嶺而波及於中國。此種希臘印度系藝術，傳入中國之動機，全依佛教而東流，此亦東方藝術史上之珍聞也。（參閱邊事研究第一卷第五期會問吾著中國歷代經營西域史引）克勞威斯威次（Kore Von Clausewitz）將軍於其所著戰爭論上卷有云：「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動，其實是一種手段，是一種政治對外關係之一種繼續。」易詞言之：戰爭是文化對外關係之一種繼續，蓋對外戰爭，有時是摧殘文化，而有時以兩地文化交流，亦所以促進文化之發展也。（其詳可參閱商務版拙著戰爭與文化一小冊）

（九） 漢代對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漢代對外戰爭，收相當之效果，乃由於漢初內政之修明故也。文帝之世，以寬厚之政臨民，除肉刑，免田租，定賑窮愛老之禮，於是國用充實，天下大治，後世至稱其治績，爲一代之冠。武帝承前代豐富之餘，在位五十四年之間，文教盛於四海，國威振於四方，此其成功之原因一也。漢代兵制分京師、地方、邊外，爲全部之調整；拱衛京師之兵，分南北兩軍以相制。地方兵，踵秦制而置材官於郡國，凡材官之所屬，俱爲步兵，而列郡官制，又設尉以佐守，典一郡之武職甲卒。漢代初年，行一種之兵民制，民二十則傅於籍，一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

驍，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此所謂文武合一也；當時人民與士大夫，皆閑軍旅，或爲卒更，爲踐更，爲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取之於宗正，取之於太僕，士大夫皆可命之將，則漢制之善，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員；故材官騎士，布滿全國，此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二也。漢代之主要敵人爲匈奴，匈奴當楚漢相爭之際，已乘機坐大；及漢之初年，以精兵四十萬騎侵漢，至武帝時，更大舉入寇，擾攘七十年；自渾邪土降漢以後，漢得匈奴右地，遂得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之據點，而控制匈奴，比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三也。遠交近攻之政策，漢嘗實施，初則與大月氏聯，繼則與烏孫聯，厚賂之外，招以東居，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相友好，西域之行，多與漢通。此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四也。遠征勞師，古之所戒，廣漠原野，高山峻嶺，非有騎兵，安能走塞，自張武將軍，發車騎十萬之衆，衛青等復將十餘萬騎，誠以匈奴依騎兵以侵寇，非以騎兵堵，將至挫敗。此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五也。對外抗戰，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地，難以爲固，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難以爲利；漢代於邊疆屯田，鑒於軍旅連出，海內虛耗，千里裹糧，不足爲訓，屯山制行，足資鎮撫，此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六也。

## 第七章 三國及兩晉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三國爲期甚短，然亦有對外之戰爭。(1)蜀：後主初年，益州郡着帥雍闓殺太守，衆附於吳，吳以爲永昌太守。雍闓又使郡人孟獲，誘諸夷皆叛應闓，丞相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經過二年，始率師由越雋入，斬雍闓等，生擒孟獲，七縱七擒，獲乃心服，亮入滇池，諸郡皆平。(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二六四頁)(2)吳：景帝時，交趾太守孫譚貪暴，郡吏呂興殺之，而請吏於魏，煽動諸夷九真日南，皆響應，魏以興爲將軍，遣兵往助，未至，興爲其部下所殺，吳兵三攻交趾皆失敗，後復取之。初，孫權曾遣使往海外，第一次，黃龍二年(西紀元二二〇)，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三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第二次遣使，赤烏五年(西紀元二四二)，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參閱馮承鈞著中國南洋交通史一二頁)可知孫之遣使往海外，實附以武力威脅異族也。(3)魏：漢末三國鼎立，唯曹魏與匈奴鄰接。時匈奴散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漢獻帝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南單于餘衆，爲五部落，以於扶羅之子豹爲左部帥。選漢人爲司馬監督之，(參閱英儒柏加加H. Parker著韃靼千年史商務版漢譯本七一頁)帥皆稱劉氏；自以爲漢甥。建安十一年，曹操征烏桓，破柳城，斬蹋頓，平上谷，右北平四部。二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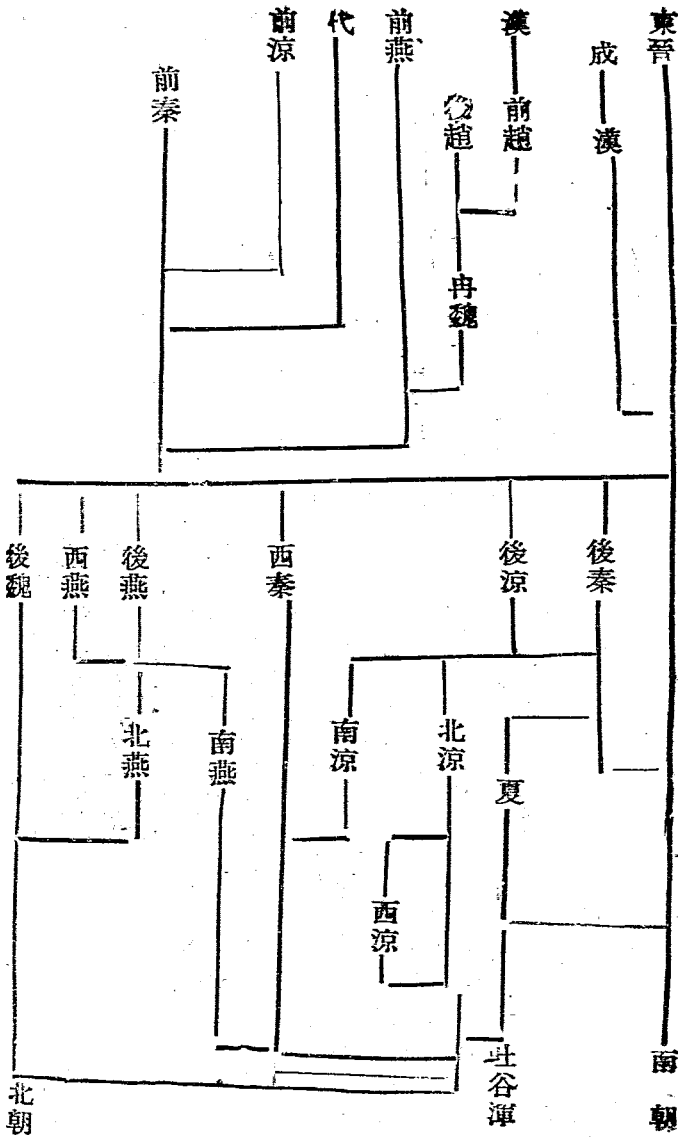
代郡、上谷、烏桓反，操子彰擊破之；終魏之世，服從中國，其旗移居內地，遂啓東晉五胡之亂。

晉代有五胡十六國之亂，中國陷於分崩離析之境，亦歷史上之黑暗時代也。兩漢時，諸戎爲中國患，竭天下之力，歷百戰之苦，僅克勝之，而烏桓、鮮卑、匈奴、氐、羌西域之衆，悉稽首漢廷，漢廷於異族請降之後，多遷之內地。宣帝納呼韓邪居之亭障，趙充國擊西羌，徙之金城郡；光武亦以南庭數萬衆，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遷延七郡；前當之亂，馬援遷之三輔。既偏處疆內，斯進寇更易。晉武帝時，侍御史郭欽上疏曰：「若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今山西平陽府），上黨（今山西潞安府），不三日而至孟津（河南孟津縣東），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徙內地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入出之防，此萬世之長策也。」惠帝時，太子洗馬（東宮官名）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恃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贊，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強暴爲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今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武帝徙武郡氏於秦州，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俟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



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論發遣，慰彼羈旅之思，釋我華夏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綱鑑彙纂卷十四又晉書卷九十七匈奴傳江統傳）傅玄於秦始皇四年（西紀元二六八），論便宜五事，其一乞獎兵耕田，其二乞勵官務農，其三乞鑿理困賦，其四修防水利，其五則曰：「戎狄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盛，鄆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今宜更置一郡，募樂徙民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晉書四十七傳玄傳）江統所言，則徙之出邊；傅玄所言，則另置一郡以實邊；未見當時之採擇。徙戎之策，既未能實行，而內部八王之亂，又促其勢之進展，故有永嘉之亂，及懷、愍二帝青衣行酒之辱，釀成北方之大混亂，中原華族，相率渡江，晉書王導傳載：「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劉琨傳載：「流離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買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羣胡數萬，周匝如山。勳星遷掠，開目覩寇。」（卷六二）祖逖傳載：「京師大亂，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卷六二）直接之受害固如此，而間接之影響，則種族之同化，與南方之啓發也。（列表如下見王桐齡著中國史）

(一) 五胡十六國興亡趨勢表



(2) 五胡十六國興亡一覽表

鮮	羯	匈奴	匈奴	匈奴	民族				
慕容冲	慕容垂	慕容廆	石勒	赫連勃勃	劉淵	沮渠蒙遜	劉虎	劉淵	始祖
燕史稱西燕	燕史稱後燕	燕史稱前燕	趙史稱後趙	夏	漢後改趙	涼史稱北涼	鐵弗	漢後改趙	國名
長安後遷 長子	中山	薊後遷薊	鄴	統萬	平陽後遷 長安	張掖後遷 姑臧		平陽後遷 長安	國都
山西長子	河北定縣	河北薊縣	河南臨漳	陝西懷遠	山西臨汾	甘肅張掖 甘肅武威		陝西長安	今地
山陝二省之一部	燕晉二省及豫齊遼寧之一部	燕齊晉豫四省及遼寧之一部	中國北部之大半	陝西北部及綏遠	燕晉豫秦四省各部	甘肅河西之一部	山西邊外及綏遠		盛時疆域
後燕	北燕	前秦	冉魏	吐谷 譚	後趙	後魏	後魏	後趙	滅於 河

		氏		巴氏		卑					
慕容德	燕史稱南燕	廣固	山東益都	山東及河南之一部	晉	乞伏國仁	秦史稱西秦	苑川	甘肅靖遠	甘肅西南部	夏
秃髮烏孤	涼史稱南涼	西平	甘肅西寧	甘肅西部	西秦	段務勿塵	遼西	合支	河北遷安	遼寧遼河西部至河北境	前燕 後趙
拓跋猗盧	代	盛樂後遷平城	山西大同	山西北部及塞貽疆	前秦	宇文普回	宇文		熱河		前燕
李特	成後改漢	成都	四川省		晉	楊茂搜	仇池		甘肅東南部		後魏
苻洪	秦史稱前秦	長安	中國北部全部與西南部		後秦	呂光	涼史稱後涼	姑臧	甘肅西北部及新疆東部寧夏等地		後秦
姚弋仲	秦史稱後秦	長安	陝甘河南三省		晉						

漢

張軌	涼史稱前涼	姑臧	甘肅西北部及新疆東部甯夏等地	前秦
冉閔	魏	鄴	前燕故地	前燕
李暠	涼史稱西涼	燉煌	甘肅燉煌	北涼
馮跋	燕史稱北燕	和龍	熱河朝陽	後魏
譙縱	蜀	成都	四川省	晉

(一) 匈奴族劉聰之傾覆晉室

南匈奴自降漢後，入居於西河美稷。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使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爲左部帥，部族最強，劉淵、豹之子也，於武帝時爲左部帥，惠帝時，太弟頽表淵爲左賢王，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太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廢，所在蠶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議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雖衰，猶不滅二萬，奈何歛首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淵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詣鄴告之，淵白髮，請歸會

彝，潞未計，潞乃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欲助潞，實則叛之，及王浚東瀛公騰，挾鮮卑、烏桓內寇，潞說潞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望殿下鎮鄴以待之，不然，鮮卑、烏桓未易當也。」潞悅，拜潞爲北單于，潞至左國城（今山西介休縣西南），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晉縣今山西永寧州治），尋遷左國城，建國號曰漢。

懷帝元嘉二年，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彌至洛陽。屯於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突陳，彌兵大敗。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三年，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王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沉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漢王淵繼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軍青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

超皆死。總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昌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衡領上黨太守據襄垣。漢王淵遂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上詔北平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驍勝，怠不設備；宏農太守垣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即遣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甲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顯，其衆自太陽潰歸。元嘉四年，漢震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二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勒襲兗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口。人民不被以德政，其傾心異族，有必然之趨勢也。

漢王淵死，劉聰殺其太子和而自立，聰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諳之，工草隸，善屬文，嘗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可知其華化之深）膂力饒捷，冠絕一時，（晉書卷一百二載記劉聰傳）既卽僞位，命其黨呼延晏、王彌、劉曜南寇，晉師前後十二敗，長驅圍洛陽，陷之，縱兵大掠，擄天子，殺太子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遷帝於平陽，使帝行酒，庾珉、王雋起而大哭，聰遂弑帝，並害珉等，愍帝卽位於長安，聰復使劉曜陷長安，執帝歸平陽，聰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盞，多有涕泣或失聲者，尙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聰又弑帝，並害賓等。

## (二) 羯族石勒之寇河朔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曾歸劉淵，淵使爲將，遂荼毒中原，陷州郡，不可勝數，遂陷山東諸郡，南寇江漢，有久據之志。晉惠帝太安六年，石勒遣七將攻苑鄉，破外壘。王浚都督諸軍事，鎮河朔，遣將王昌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即說六眷本段姓之後），攻勒於襄國；陸眷叛附勒，浚勢遂衰；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愍帝建興元年，石勒欲襲浚，未知虛實，問計於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宜卑厚禮，折節事之。」勒遂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浚大悅。二年，勒軍達易水，王浚都護孫綽馳書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待之，勒既入城，縱兵大掠，左右請禦之，浚不許，勒升廳事，着部下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於水，束而出之，斬於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四年，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坌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派步騎二萬爲前驅，韓據棄城走。



元帝建武元年，劉垺、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大興二年，石勒遣孔襲攻幽州諸郡，悉取之。石勒僞號趙王，號胡人曰國人，與漢人異其法制，以稱胡人爲不敬，著於法令，既獲劉曜，遂壹中原，晉成帝咸和五年，僭即帝位。時石虎跋扈之衆，中外皆知，徐光嘗勸勒用石虎，以除心腹之患，勒不從。咸和七年，石勒死，傳位於太子弘，弘即位，與石虎爭，虎殺石弘，卽僞位，志在窮兵，且興作不已，營宮觀者四十萬人，造甲者五十萬人，船夫七十萬人，皆取之於民，百姓失業，十室九空，奪人妻女十萬，盈於後宮，民怨沸騰，及虎死，石氏遂大亂，羯族遂亡。

### (三) 鮮卑族慕容氏之入寇

鮮卑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號鮮卑，光武時，南北匈奴，各相攻伐，匈奴衰耗，鮮卑遂盛。其族有慕容氏、段氏、拓跋氏、宇文氏，而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則爲慕容氏。(夏會佑著中國古代史四三〇頁)慕容氏(Murong)其先蓋出於檀石槐之中部大人慕容氏；莫護跋，隨魏祖，率諸部落入居遼西。拓跋氏，鮮卑語，卽土后之意。國分三部；一居上谷，一居代郡，一居定襄。宇文氏(Yu-tsun)爲鮮居別部，居遼東塞外。段氏(Twan)則出於遼西。(見韃靼十年史漢譯本九二至九四頁)當秦滅剛燕徙鮮卑於關右，秦政旣衰，慕容垂東據中

山，徇地河北，有平、兗、幽、司四州，是爲後燕。時關中鮮卑慕容冲，起兵華陰，進迫長安，稱西進國，復東據并州，建都長子（今陝西渭南縣），後西燕滅於後燕，而後燕復亡於北魏。惟後燕將漢人馮跋東據和龍，有平州地，國號北燕，北魏滅之。鮮卑慕容德宗。由滑石徙廣固，據青、徐、兗三州，國號南燕，漢人劉裕滅之，是爲鮮卑慕容氏之沿革。（參閱拙著中國上古文化史三〇〇頁）

晉哀帝隆和元年。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興寧三年，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帝奕太和四年，桓溫率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兗州伐燕，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曾于清，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驅艦數百里，燕主暉，使部逆戰，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溫至枋頭，驛使吳王垂率衆五萬以拒溫，又使樂嵩請救於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強大，慕容氏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兗、豫之粟，觀兵澹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以燕合并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秦士堅遣苟池、鄧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自陘道奔還。吳王垂帥八千騎躡其後，

温果兼道而進，吳王垂念追之，范陽王德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苻池怒擊温于醴，又破之；温收散卒，屯於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真，奏免為庶人，真不服，表温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安帝義熙五年，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暹等勸行，裕以暹監南府事，裕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瑯，所遇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窺大岨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敢為諸君保之。」裕過大岨，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糧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裕遂以車四千乘為左翼，與燕兵戰於臨朐，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帥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斬段暉等大將十數人，乘勢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六年，劉裕拔廣固，執兩燕主超送建康，斬之。慕容氏僭號前後凡十九人，至此而亡。

#### (四) 氐族苻氏之侵擾

自氐族分居西土，巴西一族，於漢末遷臨渭；李特以巴西之氐，率流民入蜀，其子雄繼

之，遂入成都，有梁、益、零三州地，國號成，後爲漢人桓溫所滅，仇池一族，自楊茂搜以降，臣服鄰邦，據梁、益二州之間，故傳國最久。略陽一族，自苻洪東徙枋頭，漸成強族，乘燕人滅趙之機，佔據關隴。苻堅繼之，東滅前燕，西取涼州，版圖所及，南至長淮；繼取襄陽，侵蜀漢，窺壽春，有統一宇內之勢；後侵晉失敗，爲鮮卑羌族所滅。

苻洪少爲郡氏部帥，有衆十萬餘，自稱爲大單于。及苻堅時，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時秦王堅大會羣臣於太極殿，謂樂文武曰：「自吾承業以來，垂二十餘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計吾之士卒，可有九十七八萬，糧草不計其數。吾欲自將以討之。汝等所議爲若何？」朱彤曰：「今秦得天下大半，更兼國富兵強，若起傾國之師，躬行天罰，則江南尅期可定矣。」秦王大悅曰：「此乃吾之所志也。」旋下詔勾集各部軍馬大舉伐晉，令苻融領步騎二十五萬爲先鋒，姚萇爲龍驤將軍，領兵二十萬，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號百萬，東西萬里，水陸並進，晉孝武聞之大驚，中書監錄尚書事謝安曰：「臣雖無才，願施犬馬之勞，以退秦兵。」並薦謝玄任大將。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元爲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秦兵逼肥水而陳，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十之七八。亦中國民族對外抗戰史之趣聞也。

### (五) 羌族姚氏之不振

羌任兩漢，最爲巨患，而十六國之亂，則羌寇不及辭畢，亦不及匈奴，當石勒時，南安羌族姚弋仲，東徙潯頭，復南遷降晉，其子襄繼之，時晉北旋，進降後秦，後姚乘苻氏之敗，據北地，入長安，佔雍州全境，國號後秦，繼續東取河南，傳國不久，爲漢族劉裕所征，而關中之地，復入於夏，羌族由是而亡。

五胡亂華，原因複雜：(1)由於侮戎，積怨而思亂；(2)由於玩戎，遷至內地，而不知加以防範；(3)由於罷州郡兵，而致戎狄跳梁；(4)由於清談放達。士大夫不關懷國事。五胡十六國之亂華，是異族壓迫中國之大劇變，此次有名之永嘉亂事，釀成中國民族之大遷徙，以前中國文化之中心區爲黃河流域，此次則遷移長江之流域矣；以前未有人跡之地，其後則成爲繁盛之區域矣。(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商務版二六頁)民族之對外戰爭，亦嘗促文化之轉輸也。

### (六) 晉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對外抗戰，所以求民族之生存也，人類歷史，以求生存爲關鍵，此民生爲歷史中心之說也。歐美之民主主義，以個人生存爲基點；馬克斯之社會主義，以階級生存爲基點；總理之三民主義，則以民族生存爲基點，一部中國史，可說以民生爲史觀。中國民族數千年之對外

抗戰，乃以求全民族之生存也。民族之生存，全恃有機之組織力量，以維繫民族之生命。漢族當內部組織堅強之時，爲鞏固與擴大自身生存之條件計，必向環居之異族，發展其勢力，於是有所謂開闢疆土之大舉，西漢時代，內部組織，已甚堅強，對外開拓，斯能成功。反之當內部統治動搖之時，環居異族，自必乘機進侵，擴大其生存條件，故有異族之內犯。東漢末年之民亂，三國時代之紛爭，已表示漢族內部組織之裂痕，至西晉統一，復有八王之亂，內部動搖，於是有五胡之亂華。西北部諸民族如氐羌，爲生存條件而進迫，此等民族，即今之藏族，在今之青海、西康、西藏等地，北部民族，爲匈奴、鮮卑、羯，即今之蒙古族，在今之內外蒙諸地。諸民族之環境，不及漢族處境之優，其南進移徙，期與中國雜居，爲事所必至。西漢末、匈奴大亂，單于爭立，呼韓邪失國，率部落臣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部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多歷年所，戶口漸滋。魏末，散居於氐氏、祁、蒲子、新興、太陵、平陽、西河、太原、上黨、樂平諸郡縣。太康五年後，各族種類大小十萬餘口，與晉人雜居。西部之氐族雜居於中國者亦甚衆，異族與漢族雜居，因語言習慣民族觀念之不同，難免衝突，有識之士，有主張徙戎者，如侍御史郭欽主張將平陽、宏農、魏郡、京北、上黨雜居之匈奴逐去，不讓在今之山西、陝西一帶，與漢人雜居。江統則主張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雜居之羌，令居先零，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界內之氐，令居隴右、陰平、武都之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土荒服之制，而晉代忽之，此其失敗者一

也。晉自武帝受曹魏之禪以後，封建子弟爲王，如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顥、東海王越，互爭雄長，迭事奪侵，內訌不已，外患乘之，此其失敗者二也，氐羌棲息之地，大抵在今之青海、西康、西藏，彼族向東南部發展，常進侵今之甘肅、陝西、四川等省之境。匈奴、鮮卑、羯、棲息之地，大抵在今之寧夏、綏遠、察哈爾、熱河、遼寧，向南部發展，常進侵今之甘肅、陝西、山西、河北諸省之境。外族東南西北，採取包圍之勢，應付困難，此其失敗者三也。及苻堅欲征服東晉，大舉進擊，發動涼州、蜀、漢、幽、冀各地之兵百餘萬，向長江中下游包圍，晉主命謝石等以大軍迎戰，肥水之捷，大振天聲，此其所以成爲歷史上之盛事也。

## 第八章 南北朝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東晉以後，南北並立，史家以南北朝稱之。南朝凡四易姓，宋武帝劉裕以篡晉得國，凡八主，六十年而篡於齊。齊高祖蕭道成之後，凡七主，二十四年而篡於梁。梁武帝蕭衍之後，凡四主，五十六年而篡於陳。陳武帝霸先之後，凡五主，三十三年而滅於隋。北朝魏道武帝拓跋珪，傳至孝武，凡十一主，一百二十五年而分爲東西。東魏孝靜帝，在位十七年，爲北齊所篡。西魏自文帝至恭帝，凡三主，二十三年爲北周所篡。北齊文宣帝高洋爲晉玄菟太守高隱之後，凡六主。二十八年，滅於北周，北周孝閔帝，宇文覺，爲鮮卑之族，傳至靜帝，凡五主，二十六年，爲隋所滅。總計南北朝，自北方統一之年，至隋文帝平陳之歲對峙，共一百五十一年之久，海內始歸統一。

### (一) 北魏之蹂躪中原

拓跋魏，開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魏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



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派軍伐宋。奚斤等率步騎三萬，營於滑臺。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五萬餘人南出，爲斤等聲援，斤等急攻滑臺，拔之，東郡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遂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取金墉；德祖遣竇晃等拒之。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宋豫州刺史劉粹遣騎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並力攻晃等，破之；于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歿於魏。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少帝景平元年，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文帝元嘉七年，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黜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劉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討諸軍事出彭城，爲乘軍聲援，先遣將軍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嚮導。魏攻宋滑臺，檀道濟自清水往救，敗魏師於壽張。道濟復自濟上至

歷城，魏叔孫建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洎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日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疑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二十二年，魏人侵宋，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二十七年，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甯朔將軍王元謨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山積。魏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嚴，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陳艦列營，周亘江濱，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吏部尙書江湛曰：「檀道濟者在，豈使胡馬至此。」捍衛國家之民族英雄，百世下猶追思不置也。

武帝大明元年，魏侵宋入兗州。二年，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叛降於魏。三年，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四年，魏侵宋武津，宋劉劭擊破之，繼又敗魏兵於許昌。

齊高祖建元元年，齊主謂蘭陵太守桓崇祖曰：「我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敵衝，非卿無以制。」乃以崇祖爲豫州刺史，繼而魏師攻齊，壽陽不克，又攻廂山，齊擊敗之，並敗魏師於朐城。明帝建武元年，魏遷都洛陽。四年，魏主自將伐齊，九月攻

南齊不下。寶卷永元元年齊取魏馬圈河鄉，魏主自將禦之，齊敗績。二年，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昌叛降於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梁武帝天監二年，魏都督元英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四年，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叛，降於魏，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遂取梁州。五年，梁拔魏宿預、梁城、小岷、合肥等城。六年，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帥於鍾離。普通五年，梁取魏建陵、曲木、琅琊等城，七年，梁侵魏，取壽陽。中大通六年，魏始分爲二。大清三年，魏楊忠圍突安陸，柳仲禮馳還救之，兵敗被執，安陸、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盡入於魏。

## (二) 突厥之侵擾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 (Assana)，後魏太武帝，滅且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 (Turk or Turks) 因以爲號。至今土耳其方言中，突厥一辭，猶有兜鍪之義也。(見韃靼千年史漢譯本一一五頁)。

梁元帝承聖元年，突厥土門，自驪伊利可汗。五年，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八畜無遺，繼寇齊幽州，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宣帝大建十年，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南北朝時代之高車，卽是鞞勒 (亦作勒勒)，漢時驃丁令 (亦作丁零丁靈)，北史高車

傳：「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令。」種族之分布甚廣，北史述鐵勒分布之地域是：「獨洛河北（今土拉河），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金山西南（今阿爾泰山），康國北，傍得水，得崑海，東西拂蘇，東北海南。」所謂狄歷、丁令、丁零、丁靈、鐵勒勒勒，本一音之轉，現今通稱此族爲回族，稱之爲突厥人。元史譯文證補：「匈奴之後，突厥最盛，突厥既滅，回紇乃興。」皆是此族名稱之變遷。現新、陝、甘、青之回族，卽西漢人所稱之突厥人；現西亞之土耳其國，卽突厥人種所建立之國家。突厥起於土門，漸盛，始與後魏通商。後破柔然，自立爲伊利可汗，至木杆可汗立，破嚙噠，服結骨、鐵勒、室韋、靺鞨、奚、契丹等。此時突厥之疆域，東北至滿洲，西鄰羅馬、西伯利亞，嗣後中央之亞細亞，亦爲其統轄區域。

### （三） 南北戰爭之文化移動

北魏併吞北方，與宋對峙（西紀元四三九年），又百年而魏分東西（五三四年梁武中大通六年），中經北齊北周，北周滅齊，至隋而篡兩平陳（五八九年），混亂局勢，迭爲因果，而文化以戰爭之移動，亦有可述者也。洛陽伽藍記卷二載：「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到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則魏之文教，固有所自來也。困學紀聞卷二十，曾舉戶口之比較數，以徵兵燹之禍；然兵禍離慘，而代

價亦有之，則以華夷雜處，而文化轉相摹仿也；如諸胡首領劉淵、劉和、劉曜、石勒、石虎、慕容皝、苻堅、姚襄、姚興等之治中國學問，仿中國教學，任用中國文士，（如石勒之用張賓，苻堅之用王猛，慕容廆之用裴嶷，）其著然者。至南北分治之北魏百年（西紀元四三九至五四四），則北族之吸收漢人文化，以開化亂後之北方，則更爲明顯矣。魏在道武帝時（三八六至四〇九），固知興學，據宋書九五索虜傳，其都平城，已有學官，置尙書曹，明元帝且娶漢女爲妃（魏書一三），宋元嘉二年時，魏世祖始光二年下詔曰：「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非所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度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爲楷式。」（魏書四上）。語石卷八載：「顯亭林金石文字記曰：後魏弔比干文，字多別構，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大同之末，訛替滋生。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今觀此碑，爲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卽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書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隸體失真；隸書紕繆，命文深等，依說文及字體，刊正六體，成一萬言，行於世。可知其模仿中國文化之動向也。至於高祖孝文帝，觀其遷都一事，足以表華化之烈。其謂任城王澄，則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則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

難。滂、函、帝宅，河、洛、王都，因此大舉，先宅中原。」（魏書一九澄傳）。其語陸叡時曰：「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代北，復遇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通鑑一三九）。魏書卷七記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又詔求天下遺書祕籍，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賞。此可見孝文華化之深也。東萊史論云：「以夷狄之姿，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慕容、苻、姚之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遷洛之後，其國衰矣。夷狄、鷲鳥也，去則利爪，而傳之鳳凰之羽，則無德可照，無威可畏，敢死於虜羅必矣。」（郡國利病書卷十三引）東萊之論，所以表中國文化，可以征服外夷也。孝文之華化，尙有進者；太和四年，罷煩祀，建不廟，（魏書一〇八禮志）太和七年，禁同姓爲婚，（魏書七高祖紀）八年，置官班祿，十年，定車服禮樂。十四年，立史官，十七年，耕籍田，而其禁胡服胡語，焚漢、胡通婚，其事尤偉。蔡胡服等，詳魏書咸陽王禧傳。其時南方固有學北語者，（拘朴子譏惑篇）北方殘民，亦有學鮮卑語者，（顏氏家訓教子篇）而孝文則禁胡語頗堅決：「欲斷諸北語，一以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復成被髮之人。」（魏書二一上咸陽王禧傳）。且改北姓爲漢姓，如改拓跋爲元，步六孤爲陸，獨孤爲劉。又詔諸王聘漢八華族之女，其前室則降爲妾媵。至於注重經史之

學術，亦有可觀。魏書儒林傳卷八四序云：「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便以經術爲先。……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史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廿二史劄記云：「六朝人雖以詞藻相尚，然北朝治經者，尙多專門名家。……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卷一五）。據此可以見北朝華化之積極也。

#### （四）南北朝時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自公元四二〇年，劉裕代晉爲高祖武皇帝以後，越十八載。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魏卽統一北方，號爲北朝。北朝自魏世祖太武皇帝統一北方，至周靜帝禪於隋之年（公元五八一），共約一百四十年，後魏統一中國北部，東北滅後燕，有今河北、山東一帶之地，滅北燕，有今河北、遼寧一帶之地，滅北涼有今甘肅、河西一帶之地；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爲魏控制，故能進侵中國，有所成功也。南朝宋齊時代，正北朝後魏強盛之時。後魏後分東西，北齊北周，並起對峙，南朝正在梁陳時代；南朝北朝之對抗，延至百餘年之久。南北朝時代，後魏之能崛起有功，全由於統治時期之安集政策；消極方面，在禁止官吏之擾民；積極方面，在耕作之獎勵；此外均分田畝，對於社會嚴重之經濟問題，有相當之解決；確定戶籍，對於人口分布之不均，有相當之調劑，其成功非偶然也。南朝對北朝，雖武力上被征服，而文

化上則居於征服者之地位，如異族與漢族相處已久，仿法中國之姓氏，語言單語之構造，大家氏族之互通婚，官制服裝之一律漢化，其著然者也。



## 第九章 隋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 (一) 突厥之臣服

周、齊兵爭，恆求援於突厥，其勢遂張，會長佗鉢可汗嘗爲邊患，及佗鉢卒，國中發生內亂，分裂爲四：曰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今外蒙古杭愛山附近小山），曰菴羅可汗，居獨洛水（今外蒙右土拉河），曰阿波可汗，居突厥舊部金山（今阿爾泰山），曰達頭可汗，居千泉（今俄領中亞細亞特穆爾圖泊近旁之地）。四可汗中，以沙鉢略爲最強，隋書卷八四突厥傳載：「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吏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怒，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州。」沙鉢略數寇北邊，文帝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道出擊，大破之；沙鉢略乘所服金甲而遁。隋代應付突厥之策略：（甲）離間之策。時有長孫晟者，初爲周人，曾送北周千金公主於突厥，突厥留之，逾年乃還，因備悉突厥山川形勢，及部衆強弱，至是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奉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

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忌。……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文帝從之，反間既行，果相猜貳，突厥遂分爲東西。（突厥分部酋長稱可汗其共主則稱大可汗）。（乙）對於一部之爲邊患者採用兵力。突厥沙鉢略之妻，乃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覆隋之志，屢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文帝震怒，下詔曰：「朕受天命，于育萬方，愍臣庶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時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於是以前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可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去。（參閱隋書卷八四突厥傳，隋書卷五一長孫晟傳）自齊、周以來，北方崛起之民族，至是爲隋代之策略所制勝；迨隋政稍衰，又復起而爲邊患。隋煬帝大業十一年，始舉率其種落入寇，國帝於雁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至，始畢引去。隋末亂離，中國人跡之者無數，更強盛。而在黃河流域，稱雄割據之豪傑，如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

李軌、高開道之徒，皆北面稱臣。

### (二) 吐谷渾之破擊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之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涉歸死，若洛廐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廐不協，遂西度隴，止於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又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名王十三人，率部落降。煬帝卽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狃寒，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許諾，卽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澗河，大破其衆，伏允逃遁，部衆來降者，十萬餘口，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遂置郡縣鎮戍。（隋書卷八三吐谷渾傳）

### (三) 高麗之征討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生子曰朱蒙，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

爲氏。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國中呼爲三京。（隋書卷八一高麗傳）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沿兵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湯得書惶恐，將奉表稱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十八年，高麗王元帥赫鞠之，萬餘寇遼西，上遣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高麗王元惶懼，遣使謝罪，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煬帝大業七年，帝自江都，行幸涿郡，下詔討高麗。大業八年，大軍終於涿郡，上親總六師，用申九伐，總兵號二百萬，車駕度遼，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遂班師。大業九年，帝復親征，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十一月，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賣國奸人，終亦難逃法網矣。

#### （四）西域之經略

隋開皇仁壽之間，對於西域，尙未有經略，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帝復令開嘉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矩因其使者入朝，略以厚利；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北史卷九七西域傳序）隋代之經略西域，主張以利誘而不以兵力者，蓋征遼已大舉用兵，無餘以及此也。煬帝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煬帝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 （五）隋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隋代對外用兵，北部有突厥，西部有吐谷渾，東北部有高麗。突厥在隋初，常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隋文帝能舉兵進擊，而獲有成功者，有三原因焉：（1）內部之殘殺。隋書突厥傳：「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2）四鄰之報復。突厥傳：「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捐心，銜悲積恨。」（3）天災之厄。突厥傳：「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基此三因，隋將竇榮定、高

獯、虞慶則等，所以能出擊制勝也。吐谷渾當魏周之際，首長稱可汗，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爲一大部族，對中原叛服無常；隋書吐谷渾傳：「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撫慰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許諾，卽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逃遁，部落來降者十餘萬口。」隋煬帝擊吐谷渾所以成功者，乃利用外交之政策，易敵國爲與國，使收夾擊之效也。高麗本夫餘族，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當隋代時，高麗首長湯，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隋代之征高麗，前後凡四次，而四次均失敗，其第一第二次，則以軍糧運輸不繼而敗，第三次則以楊玄感作亂，內部之牽制而敗，第四次則倭盜賊四起，人多流亡，影響對外作戰而敗，（隋齊高麗傳）觀此，民族生存之對外作戰，其可忽乎哉？

## 第十章 唐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之光榮時代，又是中國民族對外發展之偉大時代，可與漢代相比美。唐代之能對外拓殖成功，多原因於兵制之完備，京城有羽林、龍武、飛騎、神武、神策各軍，以拱衛中央；關內置府三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置十二軍。（唐會要卷七二）人民二十當兵，六十免役，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則爲步兵，每歲冬季，則集府兵訓練，平時則使之耕作，亦良好之民兵制度也。（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商務版四二八頁）茲將唐初外征表附下：（見王桐齡中國史）

國名	君主	今地	將官或使臣	平定或招降年代	平定後之設施
東突厥	頡利可汗	外蒙	李靖	太宗貞觀四年	置定襄雲中二都督府以統之
鐵勒		外蒙	李世勣	貞觀二十年	置燕然都護府以統之
西突厥	沙鉢羅可汗	中亞	蘇定方	高宗顯慶二年	置可汗以統之
高昌	麴文泰智盛	新疆吐魯番縣	侯君集	太宗貞觀十四年	置安西都護府以統之

龜茲	詞黎布矢	同庫車縣	阿史那社爾	同二十二年	徙安西都護府鎮之
吐火羅	阿史那	阿母河流域		高宗顯慶二年	授其王都督
昭武九姓		中亞		高宗永徽年間	各授其王都督刺史
吐谷渾	諾曷鉢	青海		高宗龍朔三年	置安樂州以處之
黨項	拓拔赤辭	青海東南		高宗龍朔以後	拜會長爲都督刺史
吐蕃	棄宗弄讚	西藏	侯君集	太宗貞觀十五年	妻以宗女文成公主
高麗	高藏	朝鮮北部遼寧東部	李勤	高宗總章元年	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
百濟	義慈王	朝鮮西南	蘇定方	高宗顯慶五年	置熊津都督府鎮之
印度	阿羅那順	印度	王玄策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一) 與東突厥之鬥爭

突厥起於土門，土門漸盛，始與後魏通商，後破柔然，自立爲伊利可汗，至木杆可汗立，



破噉達、服結骨、鐵勒、室韋、靺鞨、奚、契丹等，此時突厥之疆域，東北至滿洲，西鄰羅馬、西伯利亞，嗣後中央亞細亞，亦爲其所統轄。現新、陝、甘、青、之回族，卽西漢所稱之突厥人，現西亞之土耳其國，卽突厥人種所建立之國家。

東突厥始畢可汗咄吉者，啓民可汗之子，隋大業中嗣位，值天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甚衆，其族強盛，控弦百餘萬。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於始畢，引以爲援，及高祖卽位，始畢恃其功，益驕蹇，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武德二年，始畢率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自是迭爲邊患，至頡利時，益倖傲，請求無厭。三年，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仁恭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四年，頡利可汗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韃靼千年史商務版漢譯本一二九頁）五年（西紀五六二二），李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共討苑君璋，期於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復率五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騎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滅死徙邊。八月，頡利率十五萬騎，入雁門，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

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不如擊之，既勝而復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遂遣將破突厥，斬首五千級。六年，梁師都將卒獠兒，引突厥寇林川。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於臘河谷，破之。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率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率衆攻城，滿政出兵禦之，右虞侯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殺滿政，降於突厥，上以滿政子玄積爲上柱國，襲爵。七年，（西紀元六一二—四）突利頡利二可汗，自原州人寇，侵擾關中，有說高祖云：「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乃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光澤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境，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詔世民將兵禦突厥。（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世民，引兵拒之。八年，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爲寇不已，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九年，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上以突厥之勢，不可輕視，乃引諸衛將卒，潛討於顯德廷。論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

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職，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冒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廷。

太宗貞觀元年（西紀元六二七年），陰山已北，薛延陀、回紇、拔曳古（Balyk）等部，相率背叛，內部分裂，唐出兵擊之。三年，李勣爲通漠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唐舊書卷六七李勣傳）四年，頡利計窮，竄於鐵山，兵尙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李勣乘間襲擊，大破，遂滅其國；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生擒頡利，送於京師。（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頡利之敗，其部落或走薛延陀（Seydta）或走西域，而來降者亦甚衆，有主張凶其種落，俘之河南，亮、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爲百姓，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頡利、突利、旣滅，薛延陀遂自稱可汗於漠北。貞觀十五年，薛延陀以同羅、僕骨、迴紇、蘇譯、霫、之衆，渡漠屯於白道川，命營州都督張儉統兵壓其境，李勣、李大亮、李襲譽等分道禦之，李勣及薛延陀，戰於諾真水，大破之，薛延陀逃遁。（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二十一年，突厥車鼻可汗，遣使人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爲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爲大可汗，時薛延陀

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車鼻有勇略，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其謀，逃去，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境，諸部落相繼來降。

高宗永徽元年（西紀元六五〇年）；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所部兵，皆不赴，遂從數百騎而遁，其衆悉降；侃率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自永徽以後，殆三十年，北邊無事。（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此後復有小變亂，唐之兵力，尙可威服之，至武后時，默啜復興，大爲邊患，至開元時，始討平之。據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載：「骨曷祿（Asena Kutlut）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敗，（高宗永隆元年，突厥阿史那伏念叛於夏州，裴行儉討破之）噓亡散保總材山，又招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曷悉匄爲「葉護」。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土。」及骨咄祿死，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等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蕃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

默啜據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曷悉匄爲「左察」，骨曷祿之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二萬，子匄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永淳元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咄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于

雲州，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高宗弘道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瓌上言：「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篤祿（別作骨噶祿）等寇朔州，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爲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永昌元年，以僧懷義爲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以討突厥骨篤祿。神功元年，突厥默啜寇靈州，繼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時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上疏曰：「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狄仁傑之主張，不以窮兵極武，務求廣地爲然，其說是也；然當知戎狄豺狼，不可厭

也，彼掠劫子女玉帛，侵略廬舍城邑，必加抵抗，以絕後患，其與爭鬪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者，自不可同日語也。聖曆元年，以武重規、張仁愿等將兵二十萬，討突厥默曷，以闔敵容將兵十五萬爲後援。突厥默曷，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四五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狄仁傑將兵一萬追之，無所及。

中宗神龍元年，以左驍騎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二年，朔方道大總管築三受降城於河上。睿宗景雲二年，突厥可汗默曷請和，許之，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曷。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於突厥，說默曷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婚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曷許諾，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堯逢入朝。玄宗先天元年，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旣而會上傳位，婚竟不成。開元二年，突厥可汗默曷遣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敗之。三年，突厥下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與蹕跌都督思奉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四年，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曷（Murdan）首來獻。時默曷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部卒，突出斬之。默曷死，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勤，擊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蕃號爲小殺）。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曷時牙官（舊唐書作衙官）噉欲谷，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並州長史王陵主張以降戶置之河曲，不如徙之內地，疏奏未報。（袁愷著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下。八年，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十四年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二十二年，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璽所毒，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來告喪。登利年幼，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在東者號爲「左殺」。在西者號爲「右殺」。二十八年，登利誘斬西殺，盡併其衆，左殺懼禍及己，攻登利殺之，自立，號烏蘇米施可汗，左殺不爲國人所附，拔悉密部落，起兵擊之，左殺大敗，國中大亂。（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密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勤特勤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多爲西殺。拔悉密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施遁，西葉護阿布斯及葛臘多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多爲懷恩王。三年，拔悉密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其弟白眉特勤鶻隴匄立，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密酋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乘其亂，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面回紇葛邏祿殺拔悉密可汗，奉回紇骨力裴邏爲骨噶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邏爲懷仁可汗。懷仁南據突厥故地，並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四年，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於是北邊晏然。（唐書卷二一五下突厥傳下，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下）

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其國卽烏孫之故地，東

至突厥國，西至雷轟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鐵勒、龜茲、及西域諸胡國，皆歸附之，地在長安西北七千里，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其人種雜有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韃靼千年史漢譯本卷五頁一五三）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勤」，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閻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唐高祖武德元年，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來降，封爲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西突厥射匱可汗，達頭可汗之孫旣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併鐵勒，控弦數十萬，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寶物。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安撫大使。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况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種；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可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中國歷史上之有事於外夷，非貪圖其土地，征服其人民以快意也；苟外夷不侵擾中國之疆土，殺戮中國之



人民，焚掠中國之城邑，則相安無事，不致屯而防禦，從事戰爭也。貞觀二十二年，西突厥賀魯率其餘衆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繼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宏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樞寶明馳往撫慰。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殺略數千人，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等率燕然都護所部回紇兵五萬騎，討之。六年，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顯慶元年，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三年，阿史那賀魯旣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爲先帝所存，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赦免其死，分其種落爲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龍朔二年（西紀元六六二年），彌射、步真、以兵從颯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都督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卽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子並安；並安撫大食、若道、兩蕃、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擒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旬以歸；自是西姓益衰。自垂拱以後，

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噶侵略，死散殆盡，及隨斛瑟羅（步真之子）纔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那族，於是遂絕。

### （二）回紇之入寇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亦號高車部，或曰勒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有回紇、薛延陀、拔野古、僕官、同羅、渾、契苾、多覽葛、阿跌、都播、骨利幹、白蠻、斛薛、奚結、思結等部。（唐書卷二七一回鶻傳上）回紇亦曰烏護，至隋曰韋紇，其族驍勇善騎射，喜盜鈔，初臣突厥，突厥資其才力，雄北荒，湯帝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韋紇乃併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有子菩薩，材勇有謀，所回輒摧破，故下皆畏附，回紇由是寔盛，曾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驍十萬討之，菩薩破之，震驚北方，由是附薛延陀相唇齒，號活頡利發；突厥既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強；菩薩死，其會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歸部攻薛延陀，服之，並有其他，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納之；於是鐵勒十一部，皆內向。

高宗龍朔元年，回紇會長婆闍卒，姪比粟毒代領其衆，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爲副；鴻臚卿蕭嗣業爲仙尊道行軍總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爲副；將兵討之。二年，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

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歸降，仁貴悉阮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可想見其盛概。後德宗立，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今舉國遠門，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三年，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衆悉平之。繼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磧北諸州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總章二年，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上，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上）德宗貞元三年，回紇可汗求和親，初未之許，繼以宰相李泌之言而許之。時頓莫賀請唐，易其國號回紇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也。當玄宗安祿山之亂，懇回鶻入援，始得勘定，以酬勦之故，歷受回鶻之橫暴要求，輸納鉅數財物，降嫁公主，以買歡心，其關係繼續有百年之久。回鶻人之居於唐地者固多，而唐人之入回鶻地者，數亦不少。（西域文明史概論漢譯本七一頁）唐武宗年間，回鶻內亂迭起，黠戛斯乘機攻擊，遂大崩潰，部屬逃散，一部據天山之北，進至山南，奪高昌，始以西域爲根據地，不久又取龜茲，勢力更伸於西矣。

### （三）吐蕃之來侵

吐蕃本西羌族，據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上載：「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

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泥，曰儂檀，儂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泥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泥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吐蕃建國於南北朝時代，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十二年，吐蕃進破黨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連兵不息；上遣侯君集、牛進達、劉簡等，督步騎五萬擊之，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高宗咸亨元年，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道封副之，以討吐蕃。仁貴率所部討吐蕃於河口，大破之，待封，不用仁貴策，遇吐蕃二十餘萬，大敗還走，仁貴退屯封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儀鳳二年，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遠，舍孝昇而去，孝昇復率餘衆拒守，詔以孝昇爲游擊將軍。三年，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一）選將當以智略爲本。（二）嚴明賞罰。（三）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永隆元年，吐蕃寇

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爲河源經略大使；常之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命韋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三年，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討吐蕃軍，太后以御史監軍，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何以責其有功，悉罷之。永昌元年，命韋待價擊吐蕃，大敗，引軍還，太后大怒，待價除名，流繡州，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以唐休瓌收其餘衆，爲西州都督。長壽元年，吐蕃黨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武威將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之衆，竟克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四鎮，乃於龜茲置安西都護，發兵鎮守。（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九下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中宗景龍元年，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玄宗開元元年，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肅宗寶應元年（西紀元七六二年），吐蕃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又取隴右地，進破涇州，降刺史高暉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敕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遁棲山谷，亂兵因相抄襲；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之衆，南犯王畿，副元帥郭子儀於河中府領衆赴援，交戰二百餘陣，回紇降款，請擊吐蕃爲效，子儀許之，於是合兵攻破吐蕃，京師解嚴。

德宗貞元五年，韋皋以劍南兵殺虜將，西南稍安，不三年，盡得雋州地，定昆明。憲宗元和五年，吐蕃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互市，詔可。宣宗時，吐蕃內亂，前所奪河西，隴右

諸地，均降順於唐，而各降地之吐蕃遺民，亦多同化於漢族，唐與吐蕃之戰爭交通，得通於中印度。印度在隋唐之際，尸羅阿迭多 (Sialdita) 王，君臨中東西北之四印度，及王死後，其臣阿羅那順 (Ariona) 送篡國，當唐太宗時，遣王玄策經吐蕃赴印度，阿羅那順拒不納，王玄策乃發吐蕃及泥婆羅 (今之尼泊尔) 之兵，討平亂歸。

(四) 南詔之侵寇

唐中葉以後，西南諸民族為邊患最鉅者，曰南詔。據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詔蠻傳載：「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雲南蠻族中有烏白兩蠻，烏蠻為東彝，白蠻為西彝) 姓蒙氏，蠻謂王為詔，……代居蒙舍州為渠師，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雲南楚雄縣)，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各有其君長，無統帥。」南詔蠻原六詔所合併，故謂之六詔，茲列如下：

詔名	今地	備考
蒙雋	四川西昌縣	
越析	雲南麗江縣	亦稱磨些詔
浪、弩	雲南洱源縣	

澄	雲南鄧川縣	
施浪	雲南洱源縣蒙次和山下	
蒙舍	雲南蒙化縣	蒙舍詔地居最南故亦稱南詔

南詔在高宗時來朝，至玄宗開元間，酋長皮邏閣吞併五詔，勢力始大；開元二十六年，詔授封越國公，賜名歸義，其後破洱河蠻，以公策授雲南王。二十七年，徙居大和城（雲南大理縣），天寶七年，歸義卒，其子閣羅鳳襲雲南王。（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詔蠻傳）天寶十年，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率兵逼大和城，為南詔所敗，自是閣羅鳳北臣吐蕃。當楊國忠當權，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詣送軍所，時調兵既多，行者愁怨。（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唐紀三二）十二年，楊國忠仍奏徵天下兵，遣侍御史李宓將十餘萬，擊南詔，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肅宗至德元年，南詔據四川清溪關。文宗太和三年，杜元穎鎮西川，不練戎事，南蠻乘隙無備，大舉諸部入寇，與戰不利，陷邛州，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驅劫玉帛子女而去。

宣宗大中十三年，初章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羸靡之，復以他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之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懿宗

咸通元年，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二年，南詔攻邕州（廣西邕寧道），陷之。僖宗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繼乘勝陷黎州，攻雅州（四川雅安縣），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太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紀六八，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下）二年，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高駢至成都，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度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千人，至成都斬之，並築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子法立，改元貞明，國號鶴拓；法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復遣使來請和，自後西南邊境，始漸安矣。

### （五）龜茲之征討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寢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詔使持節岷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二十二年，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出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爲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圍其城，追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爲前鋒，左衛將軍曹繼叔次之，龜茲王帥衆五萬



拒戰；威引兵僞遁，龜茲率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却，繼叔乘之，龜茲大敗。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其相那利羯獵頗潛引西突厥之衆，並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率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恪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祇甫詣城，開示禍福，皆相率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立其王之弟葉護爲主，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高宗永徽元年，龜茲酋長爭立，詔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三年，徙安西都護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 (六) 高昌之平服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貢。六年，鞠伯雅卒，子文泰立。太宗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入貢。五年，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上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史

部尙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塞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君集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獫兒爲前鋒，趨其郛城，高昌逆戰而敗；高昌窮蹙，卒投降。君集分兵賂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口一萬七千七百。上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置安西都護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 (七) 波斯大食之來降

波斯以西紀元六五一年，始與唐通好。先是，安息朝既亡，薩珊(Sassan)朝代興，隆盛一時，迨七世紀之初，亞拉伯(Arabia)有摩合默(Muhammed)出，參酌猶太、基督二教，而創立伊斯蘭(Island)新宗教，布教四方，摩哈默德之繼嗣，傳次哈利發(Khalifat)阿瑪兒(Omar)時，遂西侵東羅馬，又東伐波斯，波斯王伊嗣侯(Yasdigord)三世，防戰敗退，僅能保有呼羅珊(Khorasan)，於是哈利發、阿曼曼(Osman)乃結好於唐，卽所謂大食國

(Tazy)，迨西紀元一一年，伊嗣侯三世，子卑魯斯 (Beris) 以國降唐，薩珊朝遂亡，唐乃設波斯都護府，任卑斯爲都督。及唐玄宗天寶十年 (西紀元七五一年)，唐軍與阿拉伯軍，在俄領土耳其斯坦之怛羅斯 (Talas) 河畔合戰，唐軍大敗，唐代在西方之勢，遂漸衰弱矣。

#### (八) 吐谷渾之犯邊

吐谷渾可汗伏允，在太宗時，遣使入貢未返，大掠涼州而去，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婚。伏允復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伏允終無悛心，上遂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黨項之衆，以擊之，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繼而吐谷渾寇涼州，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爲將，靖年已老，聞之請行，上大悅。貞觀九年，李靖、薛大均、李文亮、王道宗等，分道襲擊吐谷渾，又敗天柱王於赤海。十三年，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十五年，吐谷渾內亂，國人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撫慰之。

#### (九) 遼東高句麗之征戰

隋初，高句麗之嬰陽王率靺鞨族侵遼西，文帝大怒，發兵三十萬，征高句麗，然無功；煬

帝立，又欲征之，於西紀元六一一年，親率軍攻遼東城，不能拔，大敗歸，旋又欲征之，高句麗遂請降。唐高祖四年，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五年，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九年，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旨，三國皆上表謝罪。時高句麗之泉蓋蘇又弑其君榮留王而立王姪寶藏王，恣擅威福，又阻新羅使毋朝貢於唐，唐太宗乃發海陸軍親征遼東，陷白巖城，繼而圍安市城，六月不能拔，且天寒糧盡，人馬凍餓，遂班師。貞觀二十一年，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得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遣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前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侯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泛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將兵攻高麗，李世勣軍旣度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軍而還。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高宗顯慶三年，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峰鎮，拔之，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率衆三萬相拒，名振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四年，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五年，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上以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

十萬人，以伐百濟，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繼圍其都城，百濟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郡，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五都督府，以其會長爲都督刺史。（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上）百濟之將鬼室福信等，迎質於日本之土弟扶餘豐，並乞援兵。且結高句麗，圖恢復，於是日本之齊明天皇，親率舟師，赴筑紫，使阿曇比羅夫救百濟，西紀元六三三年，日軍敗於白村江（錦江）口，百濟王豐高句麗，百濟全亡。時高句麗之泉蓋蘇文已死，二子爭權亂國，寶藏王不能制，高宗乘之，命李世勣往討，於西紀元六六八年，陷平壤，寶藏王降，遂滅高句麗，置安東都護府。其後新羅武烈王之子文武王，蠶食百濟之故地，逐唐戍兵，又嗾使高句麗餘衆起亂，略唐之領土，遂陷平壤，安東都護府乃遷於遼東，而唐自中宗以後，內訌不絕，無暇用力東方矣。

#### （十）奚契丹之討擊

契丹之名號，始於元魏之時，馬可波羅稱之曰Cathay，俄文則稱之爲Kitai。其族與庫莫奚（Kumok Echi）爲同種。契丹族與奚族，同出於鮮卑種，且均起於鮮卑故地。而奚則爲蠕蠕（又曰柔然Juman）之東支，於西紀元第六世紀，爲北朝宇文氏帝系所從出。契丹與奚常爲鮮卑種慕容氏所破，北竄至於松漠之間，契丹即依潢水（今錫喇木倫河）土河（今老哈河）土澁翼水（今英金河）而居。及北齊文宣帝以後，契丹及奚漸爲突厥所逼，契丹不願臣服於突厥，則

以萬家寄居於高句麗，以四千家隸於北齊。奚衆亦盡降於北齊。契丹之寄居於高句麗者，在隋文帝開皇中，款塞內附，唐室肇造，諸部之會，多通款於唐祖，然亦往往乘機寇掠。唐太宗貞觀二年，契丹酋長率部落來降。四年，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十餘部，皆內附。高宗顯慶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侯將軍延陁梯真居，並代冷陁道行軍總管，以討叛奚，奚尋遣使降，更以樞賓等爲沙磧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

則天后萬歲通天元年，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乃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李盡忠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爲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却之，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硤石谷，唐兵大敗。神功元年，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谷，唐兵大敗。

睿宗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玄宗元天元年，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於冷陁，全軍覆沒。開元二年薛訥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唐兵太敗，削薛訥官爵，二十年，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爲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以副都侍郎裴耀卿爲副總管，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衆。二十一年，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

戰於都山，敗死。餘衆六千餘人，力戰不已，不降，盡爲虜所殺，此種爲國犧牲之精神，固炳耀天地，爲千百世下所景仰也。二十二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及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天寶四年，安祿山欲立邊功，數侵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十年，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奚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平虜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十一年，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雪以前失敗之恥，以突厥阿布思降將，復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十三年，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十四年，安祿山奏破奚、契丹。（通鑑紀事本末第二十九下）自是以後，契丹時服時叛，唐室惟取羈縻政策，輒以宗室出女妻其君主，授都督，封王爵，與之聯和。時回紇漸強盛，奚與契丹，恆附之爲寇，契丹又懼回紇強大，仍時通款於中國，每歲選豪酋數十人，入長安朝會，於是回紇惡其附唐，唐室亦惡其附回紇，不復授官爵焉。唐代末年，日趨衰亂，中原多故，無暇顧及北方，厥後契丹漸強，兼併奚、靺鞨、室韋以及其他諸小部落，疆宇日擴。奚族在契丹之西，故其習俗較之契丹更近於突厥，無論就政治方面或人種方面觀察，皆不似契丹之於突厥，儼然獨立不相涉；其游牧習俗之深，與突厥人無甚差異。奚之一部，因不堪契丹之暴虐，向西徙於媯州（今張家口一帶）。後唐莊宗時，奚遣使來朝貢，莊宗以其人爲兵卒，亦頗得用；迨至石敬瑭割地於契丹，此部分之奚人，遂與之俱去，其餘之奚人，則已與契丹相混矣。（韃靼千年史漢譯本二二〇頁）

## (十一) 渤海之叛服無常

渤海本古代肅慎氏，爲扶餘遺族，史稱靺鞨，後漢稱爲漢節，三國謂爲挹婁，後魏號勿吉，原分七部，而以黑水勿吉與粟末勿吉兩部最強。黑水部根據地在今黑龍江；粟末部在今松花江；本爲部落，東至海，西鄰突厥，南接高麗，北界至韋。時臣高麗，時附突厥，叛服無常。黑水部居北方，隋末，其酋長突厥稽降中國，詔徙居營州，授予官爵，唐初，屢立戰功，賜姓李，又封其子李謹行爲燕國公，其餘酋長多拜都督刺史，受中國勳縻，僅粟末部酋長大祚榮恃勇不服。大祚榮乘高麗亡後，徙居營州，勢日強，唐武后通天元年，契丹李盡忠叛於營州，祚榮乘機與靺鞨、乞西比羽東渡遼河，移居太白山之東北，武后遣大將軍李楷固進擊乞西比羽，斬之；轉攻祚榮，未得勝利。祚榮乃招集高麗餘衆與靺鞨部民，自立爲震國王，是爲渤海建國之開始。唐中宗卽位，遣使招撫祚榮，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二年，拜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封渤海郡王，都忽汗城（約今寧古塔），自此始去靺鞨，專稱渤海。開元七年，祚榮死，子武藝立，北征黑水勿吉，疆域益廣，東通日本，西附中國，吸收兩方文化，國制稍備。肅宗寶應年間，進封爲渤海國王，屢遣生徒留學中國，吸收中國文化，蔚成海東盛國，開東胡民族空前之偉業。（參閱宋文炳編中國民族史九一頁）

## (十二) 唐代版圖之廣闊與交通文化之開展



唐代與東西突厥、回紇、吐蕃、南詔、龜茲、高昌、吐谷渾、遼東、高句麗、奚、契丹、渤海等外族之戰爭，造成歷史上空前之盛況，而交通與文化，亦由是而推進，惟唐代武功，雖如是之隆盛，初未嘗蓄志爲黷武主義，而侵略其環居之外族，祇外族乘盛憑凌中國涼城邑人民時，而後加以撻伐，至外族降服後，卽爲之封官爵，結和親，置守衛，遷內地，視若國人，並未有加以壓抑屠戮，使自絕其種訖，而且嘗灌輸中國文化，使兩方之情感，日益融洽也。(一)西域：唐代之勢力既及於西域，故西域之往來於唐者日多，漢人之入西域居住者亦不少。在西域發見史料中，高昌之交河縣，及東方柳中縣（今之魯克沁 Luqen），調查其官衙，發見有官印之唐代戶籍殘頁數件，故知史籍所載：「分置州縣而治」，非虛文，而漢人之居西域者，爲數當不少也。唐玄宗開元十五年，慧超自印度巡禮聖蹟，歸達龜茲，在其旅行記，往五天竺國傳稱：發見新燉煌。據此，不論龜茲、疏勒、于闐皆各有漢人僧侶爲住持或職員者，居於寺院中，生於龜茲之漢人名僧，均爲來自長安之高僧，據新出史料，知唐德宗建中時代，於檀檀威利克地方，建有唐人寺院 (Stein: Ancient Khotan P. 527)，可知唐代經營西域之進步，中國文明之波及，必有可能者也。(二)回鶻：回鶻人之居於唐地者固多，而唐人之入回鶻地者，數亦不少。當時回鶻人喜唐代之文物，不言而喻，然兩者之間，生活狀態不同，慣於遊牧沙漠之人民，謂能儘量容納唐之文物，無是理也。西紀元第三世紀波斯人摩尼 (Mani) 創摩尼教，爲當時波斯之國教拜火教所拒絕，大部分教徒，逃入索格底，以索格底地方爲根據，向各

方宣傳教義，遂順傳佈摩尼教於回鶻人中，（其確實史料見於外蒙古回鶻首都喀喇巴爾伽森 Kara-Balghisun 地方留下之回鶻可汗紀功碑）及回鶻派遣使節至唐時，亦隨伴此種之摩尼僧；唐且優容摩尼教，惟至武宗時，遂被禁阻矣。（二）日本：唐版圖之廣，曠古稀有，日本傾慕中國之隆盛，特交通中國，或吸收中國之文化。當唐中宗、睿宗、玄宗之世，為唐代文化達於至盛之期，亦為日本遣唐使之最盛期。日本遣唐使之人物為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選深通經史文藝優秀者任之，故移植唐之文化上，實有大力。往來中日間之船，有日本船與新羅船；唐之船舶，則由明州（寧波）橫斷中國東海而至日本。（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四二四頁）開元初，日使副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新唐書二二〇日本傳）亦可證當時日本之傾慕中國文化也。（四）波斯：新唐書卷一四鄧景山傳，又卷一四四田神功傳，謂當時揚州有大食、波斯、賈胡，文宗諭地方官於嶺南，福建揚州胡蕃，當加存恤。（全唐文卷七五）王虔休進表云：「海陽舊館，前隴廣江，波斯、古羅、順風而至。」（全唐文卷五一五）可知唐代國際貿易與交通，隨武功之拓殖而開展也。（五）南洋：有唐一代，南洋諸國，多來朝貢通商，久絕貢使之爪哇，亦復通中國。華僑之移殖南洋，自是時始見於記載；（一）馬來半島諸國中，有赤土、單單二國朝貢中國，亦獻方物。（二）蘇門答臘諸國，有墮婆登，及室利佛逝，遣使朝貢。（三）爪哇諸國，有訶陵國，獻玳瑁、女樂、牛犀等。（四）婆羅洲諸國有婆利國，獻方物。（劉世宣東世徵合著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十五至十八頁）唐時爪哇、蘇門答臘、馬來

半島之南部，爲中西海上交通要道，國人移殖者，當復不少；惟典籍關於此類記載甚鮮，未遑詳考。顏斯踪，南洋蠡測，謂新忌利坡（卽新加坡）有唐人墳墓；東西洋考，謂爪哇國人分三種，卽唐人、土人、西番賈胡；可證唐代中國人，已開始赴南洋。（六）印度：佛教有三論、律、華嚴、淨土、禪、天台、六宗；迨唐太宗時有玄奘者，開法相宗；玄宗時，有善無畏者，傳真言宗。玄奘於西紀元六二九年（貞觀三年），發長安，取天山路而入印度，所經國數百餘，採訪聖迹，遍求名師，凡十七年，得經典六百五十部而歸，開法相宗，甚得太宗及高宗之尊信；又於說經餘暇，繙譯佛經七十四部千三百三十八卷；其大唐西域記，凡十二卷，至今尙爲學者所珍視。高宗時，義淨亦於西紀元六七一年，遵海赴印度，歷游三十餘國，費時二十五年，獲經典四百餘部，譯成五十六部；又別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及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是時從印度或西域諸國來之名僧，亦復不少。中印文化之鈞繩聯絡，於斯爲盛。（七）大秦國：據唐會要卷九九載：「拂林、一名大秦國，在西海之北，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里，列城四百……。貞觀十七年，其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石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又舊唐書卷一九八）拂林之名，乃沿用隋書裴矩傳及鐵勒傳之名，除抄錄古史外，其新有記載，皆與東羅馬帝國情形相合，唐初之東羅馬，領土包埃及、猶太、敘利亞、亞美利亞、小亞細亞、君士但丁堡、及多腦河南、巴爾幹半島諸地總合之，與上述地方萬里，列城四百，是相適合者。據此，可知唐代以版圖之廣，而海外交通，間接亦受影響也。

## (十三) 唐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自東晉以後，鄰居於北部及西北部之其他民族，乘機進迫，與原居中原而逃至江南之民族，成對峙之局；歷百有餘年，至隋代統一結束對立之局。至唐代則同化自北部及西北部移入之許多民族，造成與秦漢相輝映之盛治。且將印度文化與希臘文化，從中央亞細亞一方面，不絕之輸入，完成曠代之大業。對於當時環居之異族，如突厥、吐谷渾、回紇、吐蕃、南詔等，均能加以征服與鎮攝，其原因可得而紀焉。唐代之軍制，中央有羽林、龍武、飛騎、神武、神策各軍，以拱衛政權，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於十道，其中有二百六十一屬關內道，關內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置十二軍，（唐會要卷七十二）府兵不僅鎮壓地方，並每年更代宿衛京師。人民二十當兵，六十免役，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則爲步兵。每歲冬季，折衝都尉，集府兵而習軍陣進退之法，平時則使之耕作，值番則使之宿衛。事變則令下出兵，其武功之能外振者一也。外族侵鈔爲資，條來忽往，雲飛鳥集，馳逐無常；親疏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盛則彎弓寇掠，衰則款塞頓頽；鎮攝邊地，則有安東都護府，單于都護府，安北都護府，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懷德畏威，其武功之能外振者二也。唐代工藝甚爲進步，形成商業之發展，而國際貿易，因以發達；阿剌伯、波斯一帶之商人，循海道達中國之東南部，以經商者亦多。財源廣進，軍糧益充，其武功之能外振者三也。勞師襲遠，談何容

易。唐代對於馬政，設監牧之官，自太宗至高宗四十年間，養馬七十六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並選人馬驍勇者，以備邊防；其武功之能外振者四也。惟自安史亂後，政局日非，影響所及，外患迭起，曠代武功，因而瓦解；此謀國者，固不可不慎也。

## 第十一章 五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梁、唐、晉、漢、周、稱爲五代，共六姓，十三主，五十四年。五代爲中國歷史上之亂離時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殺，強藩相併，嚴刑峻法，橫征暴斂；奸豪迭出，盜賊蜂起，爲釀成紛亂之原因。五代帝王，皆以馬上得天下，其出身本至微賤，故爲軍將者竊逆攻伐，互相迭出，其釀成紛亂，招致外患，固非偶然也。

### (一) 歷史上遺留之惡例

五代十國紛亂之因，所遺留於中國最大之惡影響，卽是石敬瑭，甘心向契丹外族稱臣，割邊塞要地，引狼入室，使漢族於外族威迫之下者，四百餘年，成爲歷史上重大之傷痕，文化上重大之災厄。五胡亂華，是彼族降服中國後，掙扎之一種擾亂，中國所受之影響，祇是朝廷之推翻與人民所受之兵災而已；至於石敬瑭割地媚外，遂開軍閥勾結外族之惡例，結果使中國開始被外族所征服，成爲元、清覆亡中國之導火線。周、秦與兩漢，同漢族交涉最繁之外族爲匈奴；然漢以後，幾乎全被征服矣，魏晉時代，與漢族交涉最繁之外族爲鮮卑；然彼族之一部分，於五胡亂華之中間，爲漢族所同化矣。隋、唐時代，與漢族交涉最繁之外族爲突厥與吐

蕃；然彼族至唐朝末年，亦陷於衰弱矣。在歷史上，外族之進攻侵寇中國，中國上下，基於防禦之國策，而加以抵抗，其戰爭也，非爲侵略外族，而爲自固國家之領土主權，而爲抗戰不得已之行動耳；若基於國家之政策，而向外族稱臣獻地，實鮮有其儔，有之，則自五代之晉帝始。

## (二) 契丹之南侵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曰：但皆利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尾部、頰沒部、內會鷄部、集解部、奚溫部。（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錄一）大賀氏蠶食扶餘、室韋、奚、靺鞨之部，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年，以其地置玄州，尋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爲州，各置刺史。（遼史卷三七地理志序）及五代時，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機立爲可汗，建都臨潢（今熱河省屬阿魯科爾沁旗），用兵吞併中國北部之各部族，西征回紇，東北滅渤海，服室韋（契丹別種），西北服黠戛斯（屬突厥族今居中央亞細亞），疆域東至海，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流沙（今新疆、甘肅、兩省之沙漠），北至臚胥河（今克魯倫河），誠一大國也。唐末藩鎮驕橫，互相吞併，鄰藩燕人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日益強大，又得燕人韓延徽之助，從事於政治上之各種設施，是以威服諸國。（菲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太祖紀）

石敬瑭初拜河東節度使，後唐廢帝即位，疑敬瑭必反，徙鎮大平，敬瑭果不受命，與桑維翰、劉知遠等謀，來援於契丹；廢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五代史卷八晉高祖紀）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主德光（遼太宗），德光統軍出雁門，至太原，敬達大敗；敬瑭見德光，約為父子，德光立敬瑭為皇帝。契丹當後唐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更國號為大遼。敬瑭奉表稱臣之外，歲輸絹三十萬，及寶玉珍異以奉之，終其世，甚謹。

朔	寰	應	雲	蔚	武	儒	媯	新	順	檀	涿	莫	瀛	薊	幽	州名
朔陽縣	寰清縣	金城縣	定襄縣	靈丘縣	文德縣	縉山縣	懷戎縣	永興縣	密沽營州	燕樂縣	范陽縣	薊縣	河間縣	漁陽縣	薊北縣	治所
朔縣	朔縣東	應縣	大同縣	蔚縣	宣化縣	延慶縣	懷來縣	涿鹿縣	順義縣	密雲縣	涿縣	肅寧縣	河間縣	薊縣	北平	今地

其列燕十六州表如下



石敬瑭卒，子出帝立，帝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以晉有橫磨劍十萬口，足以相待，契丹聞之益怒。（五代史卷二九景延廣傳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一下）

出帝開運三年，德光入寇鎮州，杜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攻破欒城縣，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至京師，封出帝爲負義侯，遷於黃龍府，改晉國爲大遼國。初德光之入寇中國也，實以趙延壽爲之導，延壽見晉衰而天下大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擄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無立延壽意，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並遣其部族酋豪爲諸州鎮刺史節度史，括掠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四出劫人民，百姓被毒，遠近怨嗟。嗚呼！漢奸爲一己之功名富貴，貽害蒼生，古今同慨！亦無怪德光北歸至臨洛，見井邑荒殘，而譏燕王爲罪首也。（德光曾封燕壽爲燕王）晉將劉知遠在太原，聞後晉出帝被捕，便自立爲皇帝；及契丹兵北歸，乃發兵入汴，是爲後漢高祖。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紫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入城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副使，權開封事，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初杜重威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

其衆從。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機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年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懸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變，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由是陳橋兵，始得免，投降異族，以冀全首領，亦險矣。

契丹太宗德光死後，酋長諸將率兵作亂，國勢中衰。周世宗崛起，勵精圖治，簡練士卒，先服後蜀南唐，遂有恢復之志。世宗顯德六年，以北境未復，幸滄州，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延暉以城降，至瓦橋關，僞守將姚內斌以城降，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降，瀛州刺史高岸暉以本城歸順，邊界城邑，皆望風下。（舊五代史卷一一九周世宗紀六）六年，世宗自將以遼，命韓

蒲領兵至，遼失瀛、莫、易、涿、雄、霸六州。（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五穆宗紀）世宗欲下令進攻幽州，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莫，兵不血刃，契丹穆宗述律（Dingli）穆宗與其祖母同名或者以述律后愛其孫故以己名名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西紀元九六〇年，宋室肇造，宋太祖慎於邊謀，對契丹力避釁端，令邊民盜契丹馬者悉還之，且不准逾關抄掠，然契丹並不因之相安也。（韃靼千年史漢譯本二四〇頁）

### （三）五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五代爲中國歷史上之亂離時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殺，強藩相併，嚴刑峻法，橫征暴斂，奸豪迭出，盜賊蜂起，爲釀成紛亂之原因。五代帝王馬上得天下，其出身本至微賤，故爲軍將者，初不惜屈身求進，及旣爲將而領方鎮，則以爲據有兵力者，皆可取天子之位；篡逆攻伐，無日寧息，視人民疾苦，國家喪亂，無足輕重，此統治者，釀成外患之原因一也。五代割據稱尊，互爲對立，如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據兩浙，是爲吳越；嶺南節度使劉隱，據嶺南，是爲南漢；武威軍節度使王審知，據福建，是爲閩；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據淮南，是爲吳；武安軍節度使馬殷，據湖南，是爲楚；劍南節度使王建，據東西兩川，是爲前蜀；荆南節度使高季興，據荆南自立，是爲南平；劍南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又據兩川自立，是爲後蜀；

吳將徐知誥篡吳自立，建南唐國；後周時，後漢之北平留守劉旻，據河東自立，是爲北漢。此由割據以釀成外患之原因二也。賊衆奮起，民生痛苦，黃巢率衆，號六十萬，攻掠所及，謂之洗城；黃巢死，秦宗權繼起，嘯曾遁殘，有吞噬四海之意；所至屠人焚屋，城府窮爲荆菜，老幼靡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烟；生民憔悴，無可言喻，此由賊亂以釀成外患之原因三也。鮮卑遺族契丹，雄長一時，成爲東北一大國，石敬瑭懼於聲威，引狼入室，契丹主之入京門也，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漢奸賣國，古今同慨。五代史記序曰：「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興亡之鑒，可以思矣。

## 第十二章 宋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宋太祖初爲後周之殿前都點檢，因禦契丹之入寇，兵至陳橋譁亂，擁立爲帝，都於汴。宋太祖削平羣雄後，對於外敵之侵患，亦甚注意，宋代是與外患相終始，前半期受遼國與西夏之侵擾，後半期受金國之壓迫，終至爲蒙古所滅亡，從漢至唐與從宋至清，其間歷史，有一不相同之特點，卽是從漢至唐中國對於異族之侵寇，能加以抵抗，而收最後之勝利。從宋至清（除明代），中國對於異族之侵寇，不能加以抵抗，而爲異族所征服。太祖初年，對於北方外夷之進侵，亦祇取守勢，未嘗取攻勢，如李漢超、馬仁端、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之鎮守北方，亦不外此策略也。自五代時契丹割據燕雲十六州起，至元順帝退出中國之一年爲止，其間凡四百二十四年，明太祖起而恢復中原，凡二百七十五年，清之入據中國，亦二百六十八年，故在此期，中國大部分是屬於被征服狀態之下，誠可謂中國大風雨之時代也。

### （一）對遼國之和戰問題

遼之先爲契丹，居熱河，太祖耶律阿保機乘唐末之亂，始強大，後奄有今東三省、蒙古、直隸、山西北部，國號遼，與宋對立，爲北朝，凡九主，二百十九年爲金所滅，其族耶律大石，

據尋師于稱帝，奄有葱嶺東西之地，史稱西遼，後滅於元。（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商務版十三頁）

太宗既滅北漢，欲乘勝取幽、薊二州，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發太原，東擊遼，取易、涿等州，進圍幽州，帝自將大軍，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粱河（北平之西北即玉泉山經流之河），耶律沙兵敗將遁，會景宗耶律賢遣耶律休哥爲將，以援軍夾擊帝軍，太宗大敗，宋兵死者萬餘人。五年，遼兵十萬寇雁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遼兵大敗；十月遼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於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失敗，休哥追至莫州。雍熙三年，太宗信遼將賀懷浦、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宜乘釁取失地之言，以曹彬、米信、田重進、潘美爲四路都部署，分道伐契丹；曹彬、米信等攻涿州，遼聖宗自將大軍來援，彬、信糧盡，引兵退，休哥追至歧橋關（今涿縣西南），大破其兵。惟潘美以軍取寰（今山西朔縣東）、朔（今山西朔縣）、應（今山西應縣）、雲（今山西大同縣）等州，契丹將耶律色珍（舊作斜軫）將兵十萬來援，敗潘美兵於飛狐，渾源、應州守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勝破寰州。時副都部署楊業，護寰、朔、應、雲四州，吏民內徙，聞色珍追急，欲避其鋒，欲領兵出大石路（即今大石口，在應縣南，跨恆山脈，爲當時北方重鎮），直入石碣谷（即今石佛谷，在雁門道崞縣西北）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固執不從，楊業不得已應戰，以衆寡不敵，兵敗，麾下尚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

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見危受命，此之謂歟？（陳邦瞻纂輯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雲、朔二州守將，聞業死，皆棄城走，所得之地復陷，詔以張齊賢知代州，代業守北邊。遼主隆緒及蕭太后復師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劉廷讓帥師數萬與李敬源合兵禦之，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契丹薄代州城，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以一當百，契丹少却。初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夫恢復已失之領土，不比勞師襲遠也，不戰而勝，非易言也；呂中計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亦知言哉。

端拱元年，遼主隆緒攻涿州城，繕攻長城，士卒潰走，殺獲略盡。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帝深嘉之。（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宋太宗崩，子真宗立，遼聖宗隆緒親率師南下至澶州（今河北省灤縣西南），派兵渡黃河，抄掠山東，真宗親將兵抵禦，至大名，遼兵退去。咸平六年，遼聖宗又與蕭太后發兵來攻，再至澶州，朝廷懼，王欽若請遷都金陵，陳堯叟請遷至成都，真宗意不決，問寇準，準主張出兵親征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變興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

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於是車駕渡河，至北城，遼兵望見旌旗，知真宗御駕親征，甚懼，前鋒攻至澶州城下，被宋兵擊退，士氣漸餒，乃利用降將王繼忠爲居間人，與宋朝議和，宋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納於遼，遼主（契丹）稱真宗爲兄，真宗稱遼爲弟，此所謂澶淵之盟。

真宗崩，子仁宗皇帝立，時遼主隆緒亦死，子宗真立，是爲興宗，將兵集中幽、薊示威，派劉六符至宋，要求割地，仁宗令富弼至遼談判，遼興宗責宋修城堡，增兵備，指爲違約；相與辯難，遼遂取消用兵之意，惟每年增加送給遼國銀絹，各十萬兩匹。英宗治平二年，詔遣官與遼定疆界，神宗熙寧七年，遼主以河東路沿邊修戍壘，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上遣太常少卿劉忱與遼議界，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元亮、條代北事宜以聞。宋代前半期，受遼國與西夏之侵擾；後半期受金元之壓迫；亦外患最嚴重之時代也。

## （二）西夏之叛服

西夏拓跋氏，吐蕃族也；唐之季年，有拓跋思恭者，鎮夏州，平黃巢有功，賜姓李氏，直唐之亡，遂世鎮朔方，不通中國；太宗時，其裔孫李繼捧入朝，率宗族以從，上嘉之，賜予甚厚，繼捧因陳願留京師，納所部夏、綏、銀、宥四州，上許之，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繼捧之從弟，有繼遷者，不願內屬，奔地斤澤，從者日衆，勢漸強大，使人給曹光實，言勢盛



願降，光實信之，不設備，遂襲殺光實，而據銀州，朝廷命田仁朗討之，仁朗至綏州，部署已定，而部將王侁等嫉其成功，共謀孽之，上怒，流之商州，於是侁等出銀州，破繼遷、諸砦、麟州蕃落，皆納焉。侁進擊繼遷，繼遷遁走，銀、麟、夏三州蕃戎百三十五族，悉納款內附，西北暫無事；繼遷降於遼，遼以爲定難節度使，且以宗女妻之，繼遷於是遨遊河外，俟官軍之怠，復入塞寇掠，卒亂夏州，爲西陲巨患（見李岳瑞印水心國史讀本）眞宗卽位之初，西夏李繼遷奉表入貢，帝從其請，並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易其姓名爲趙保吉，然保吉雖稱臣入貢，而寇抄益甚；咸平四年，帝以宰相張齊賢行邊；齊賢奏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不如棄之。」永興通判何亮力爭，以爲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夷狄，帝不能決，詔羣臣集議，楊億以爲棄之便，執政皆言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緣邊諸郡，皆不可保，時李沆爲首揆，獨進策曰：「保吉不死，靈州決非朝廷所能有，莫若密召諸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得所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都部署，將步騎六萬往援，保吉發兵反，大舉入寇，陷清遠等城，進迫靈武，知州裴濟死焉；靈州旣失，拓跋之基始固，西夏之患，遂與北宋相終始矣。咸平四年，吐蕃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乃以爲鹽州防禦使，靈州四面都巡檢使；六年，羅支又遣蕃官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崛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及繼遷攻西蕃，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集部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死。（宋史卷四九二吐蕃傳）景德元年

(西紀元一〇〇四年)繼遷卒，子德明立；三年，復遣牙將奉誓表，進爲西平王，遼亦遣使册德明爲大夏國王；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節皆遣牙校來獻不絕，德明卒，子曩霄立，曩霄本名元昊，性雄毅，多大略，通蕃漢文字，自號嵬名吾祖。(宋史卷四八夏國傳上)元昊嗣位，侵略吐蕃，及蘭州回鶻諸羌，皆破之；據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今甘肅省會甯縣)、勝、甘、涼、瓜、沙、肅、洪(今甘肅省平番縣)、定(今陝西省定邊縣)、威(今寧夏平羅縣)、龍(今陝西省靖邊縣)等十八州，(今陝甘北境及內蒙古西南部)，都興慶(府名舊甘肅寧夏道)，阻河依賀蘭山爲固。仁宗寶元元年，自稱皇帝，國號夏，上書朝廷，請求册命，詔削奪官爵互市，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分道討之。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今陝西省膚施縣)，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范雍閉門不救，昭貶羸，以夏守贊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代之；守贊性庸怯，寡方略，不爲士卒所服，(宋史卷二九〇夏守贊傳)乃罷守贊，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湘州安陽人)范仲淹(蘇州吳縣人)副之，命仲淹兼知延州，延州當夏兵出入之衝，仲淹至，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加以訓練，復建醜城爲軍，鄜州判官紳世衡築青澗城，延州北境，始有險可守。元昊迭陷名城，上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澠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是爲四路置帥。慶曆元年，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趙宗慤，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以攻策，執政以爲難，帝詔仲

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相半，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皆至高延德，因乞和，知慶州范仲淹爲書又陳禍福以喻之。元昊思納款，慶曆四年上誓表，賜歲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上）慶曆八年，元昊殂，子諒祚立，是爲毅宗。神宗立，种諤取綏州，諒祚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恆侍其臻等殺之；諒祚殂。子秉常立，是爲惠宗。熙寧三年，夏人犯塞，韓絳請行邊。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聽便宜行事。韓絳宣撫陝西，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宋史卷三三五种諤傳）元豐四年，鄜延總管种諤疏秉常遇弒，國內亂，此千載一時之會，宜與師問罪，帝然之；於是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董氈、集兵會伐，李憲統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古蘭州城。遵裕師出靈州，圍城久不下，夏人決黃河水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深溺，餘軍潰散，宋軍大敗，邊臣欲報夏，絕其患，給事中徐禧，乃築永樂城（陝西米脂縣西），永樂依山，無水泉，卒爲夏所陷，徐禧等敗死，李憲等援兵，爲夏人所妨礙，不能進，將校死者數百人，兵士死者二十餘萬人，總計靈州、永樂之役，宋人死者六十餘萬人，棄銀錢絹穀，不可勝算。（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十九頁）及哲宗元符二年，宋夏和議再成，終北宋之世，對夏不復用兵矣。

## (三) 金人之侵寇

金姓完顏氏，其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三代曾與中國交通，後漢稱挹婁，南北朝稱勿吉，隋稱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始附高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爲渤海稱王；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接高麗，其後渤海盛強，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史卷一世紀）。

遼之國勢，以聖宗時爲強盛，興宗明宗，尙可承業而安，至道宗時，遼政遂衰，天祚帝時，國事益壞，而女真（女直）乃乘間起。女真至完顏阿骨打時，實力充足稱帝，國號爲金，是爲金太祖。金太祖得遼人耶律余覲，悉遼情，遂遣兵侵遼，並約宋攻遼國之南京，金攻遼之中京，破之，遼國遂亡，遼國宗室耶律大石率餘衆西走，併天山南路之回紇諸部，而侵入中央亞細亞之森馬十（Samarkand）降之，自稱黑契丹（Karakiti）之加魯汗（Garu Khan），奠都於吹河之上（Chui），卽所謂西遼，（稱天祐皇帝；復延八十四年，被蒙古西部之乃蠻國（Naiman）所滅。（遼史卷三〇天祚帝紀四））初金太祖約宋攻遼之後，許將後晉割讓契丹之地交還，及金攻下遼國之後，祇許還燕京與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並且要宋將南京之

租稅交金，磋商結果：（一）宋歲輸銀絹各二十萬兩，又別輸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二）遣使賀金生辰。（三）置榷場貿易。至金還宋之涿、易二州，是遼將郭藥師投宋時所交回，已屬宋朝之地，宋將此地與金還之地，分建燕山府與雲山府兩路；各州金帛女子，悉爲金掠，宋所獲者，祇爲空城。當金還地時，留平州未交，金據此地，建爲南京，以遼國降將張覈爲留守，旋張覈（九朝紀事本末張覈作張珪）以城降宋。時金太祖已死，其弟完顏吳乞買立，是爲太宗；太宗責宋納其叛人，今幹離不攻平州，張覈逃至燕山府，金人索張覈急，王安中取貌類張覈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覈，遂欲以兵攻燕，宋朝乃令王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並覈二子與金，惟金竟據爲口實，命粘沒渴、幹離不分兩路兵攻宋；宋派童貫駐守太原，郭藥師駐守燕山；童貫聞金兵來攻，卽降金，引金兵渡河，遂深入中山府（直隸保定府），徽宗詔天下勤王，命宇文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醜權已盡，而弁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迭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帝下詔禪位於太子桓，是爲欽宗。（宋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欽宗卽位，給事中李鄴使金修好，郭藥師以燕山降金，金信其言謂南朝未必有備，遂進陷信德府（直隸順天府），粘沒渴又圍太原急，金兵已渡河，進圍汴京，汴京由主戰之李綱固

守，幹離不抵京帝，宰相李邦彥請割地求和，幹離不提和議條件如下：（一）宋朝歲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表緞百萬匹，牛馬萬頭。（二）尊金主爲伯父。（三）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四）親王宰相爲質。於是括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幹離不始解圍北還。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阱中，當以計取之。」惟李邦彥則專主和，因之議論不一，都制統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襲金營不克，金勢更張，幹離不詰責用兵違誓，欽宗懼，用李邦彥謀，罷李綱以謝金人，大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稅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帝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及錢士升南宋書卷三。陳東傳，宋史卷二三欽宗紀）以肅王樞，代康王爲質，遂遣使持割太原、河間、中山三鎮之詔往。金兵圍城已三十日，及得詔割地，不待輸金之足，卽行退師；惟粘沒漚仍攻太原，聞幹離不議和，得重金，遣人求利益，宋朝卻之，粘沒漚怒，分兵攻破威勝軍、隆德府，進取澤州，（威勝軍今山西沁縣，隆德府今山西長治縣，澤州今山西城縣）宋朝以金敗盟，卽詔裨師道，裨師中、姚平仲往援三鎮，固守以保驍土，（王樞東都事略卷一二欽宗紀）並拘留金國使者齎仲忝，金國卽與宋朝決裂，欽宗靖康元年（西紀元一一二六年），金太

宗詔左副元帥粘沒渴、右副元帥幹離不攻宋。粘沒渴由西路陷太原、平陽、河南、河陽諸府至京師；幹離不由東路陷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長驅至京師。汴京守兵，仍有七萬。張叔夜等率兵來援，而唐恪等堅主和議，按兵不動；金兵攻城急，范瓊以千人出戰，不克，有士卒郭京者，自言能用六甲法，生擒金將，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啓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傷，父子仍力戰，帝聞城陷泣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於是奉表請降，獻兩河地，欽宗與徽宗爲金人所逼，與太子親王帝姬皇族三千人，共赴金營，吏部侍郎李若水侍帝在營，哭罵不輟，遂殉難。金人執二帝，掠金帛，凡冠服禮器、教坊樂器、祭品、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大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積絹一千四百萬疋，府庫所蓄，爲之一空。（其詳可參閱丁特起靖康紀聞）金主挾徽宗、欽宗北遷，（二帝皆死於金）立張邦昌爲楚帝，宋臣多不服，遂於金兵退出汴京之後，推宋哲宗所廢孟氏爲宋太后，垂簾聽政，太后繼命迎立兵馬大元帥康王趙構於南京（宋朝以鄴德府爲南京，即今河南省商邱縣），是爲宋高宗。

高宗卽位之初，知和議之誤國，乃罷耿南仲等，以李綱爲相，自李綱爲相後，邊防軍政，始稍就緒，而黃潛善、汪伯彥屢阻其議，乃勸帝復主和，綱爲相七十七日而罷，黃潛善等代之。二人決策幸揚州，無復有經略北方之志。幸揚州，金兵攻揚州，高宗避至杭州，金兵大掠揚州而去。高宗建炎三年，金兵南渡，淮以追高宗：一路自滁、和攻江東，一路自蕪黃攻

江西，破滁州；破壽春府，官吏以城降；破廬州；帥臣李會降；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破和州，守臣李鑄降；破吉州，守臣楊淵道；破撫州，守臣王仲山降；破袁州；守臣王仲巖降，士無鬥志，望風而靡，亦可慨也。（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五太宗紀下，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金人渡江南侵）

金之宗室完顏兀朮統兵渡江，破建康後，直逼臨安府（建康卽今南京、臨安府卽今杭州，高宗避至杭州，改杭州爲臨安府），高宗逃至明州，從昌國出海（明州今浙江鄞縣，昌國今浙江象山縣），金將分兵會攻明州，克之；至昌國縣，執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州趨福州，」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金將乃還。（金史卷七七宗弼傳）兀朮退歸北方，至鎮江遇韓世忠，相持八十餘日，兀朮用火攻，得渡江去，先是高宗旣南渡，以張俊爲馬陝京西宣撫使、經略上游，張俊與金兵戰於富平（今陝西之興平縣），俊兵大敗，關中多陷落；張俊力任戰守，與金兵相持，保守全蜀，金國立劉豫於河南爲齊帝。高宗紹興四年，劉豫遣人乞師於金，以徐文爲前軍，嚮言攻定海，朝廷震恐，帝決意親徵，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下詔討豫，士氣遂振。（宋史卷四七五劉豫傳）世忠自鎮江濟師，提騎兵駐大儀，金將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世忠所扼，兀朮等引兵還；金兵旣退，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劉光世屯合肥，岳飛屯襄陽，戰儲已備，知劉豫不足爲患，高宗始詔諭三軍，親征劉豫，金知豫無能爲，遂廢之，自是以後，高宗遂奠都臨安。



高宗紹興十年，金熙天眷三年（西紀元一一四〇年），兀朮得政，舉國中兵，集於鄆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鄲瓊、趙榮抵汴，攻宋東京，孟庚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高宗以趙鼎、張俊爲左右相，繼使俊都督諸路監江上軍，又以岳飛爲河北京西招討使，韓世忠爲淮東招撫使。宋朝分主戰主和兩派，官僚主和，以秦檜爲領袖，武人主戰，以岳飛爲激昂。岳飛之言曰：「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奮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朔漠，喋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歸版圖；朝廷無慮，主上奠枕，余之願也。」其壯志如此。時金攻拱亳，命岳飛馳援，飛乃遣張憲、姚政、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岳飛大軍在續昌，諸將分道出戰，飛以輕騎赴郟城，兵勢甚銳，兀朮敗退，金統制王鎮統部降，金將軍韓嘗欲以五萬騎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檜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岳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兀朮遣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必謀殺之，卒以「莫須有」三字，成千古之奇冤。史家評曰：「飛

北伐，軍於汴、梁之朱仙鎮，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於秦檜之手，蓋飛於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秦檜既殺岳飛，悉與金訂和約，其大要如下：（一）宋稱臣奉表於金，金册宋主爲皇帝。（二）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三）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賀。（四）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五）割唐、鄧二州，及商、秦之半以畀金。檜主和議，患諸將難制，遂收諸將兵柄，以固權位。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憤秦檜媚金主和，上疏乞斬秦檜、王倫、孫近等，秦檜大憤，削其職，經管新州，其疏傳誦一時，金人至以千金購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万攻宋，臨朶石，別以兵爭瓜州，虞允文至朶石，勉諸將以忠義，士殊死戰，卒大敗之。（詳見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傳）金兵北還，宋人乘機收復兩淮之地，及孝宗立，遂圖恢復，起用張俊，委以軍事，金將蒲察徒穆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張俊欲及其未發之先攻之，乃遣李顯忠出澶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俊自往臨之，乘勝進克宿州。金將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復統兵至，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大軍十三萬衆，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張俊窘懼無策，乃乞遣使求和，值金世宗新立，不欲用兵，和議再起，條件如下：（一）宋主稱金主爲叔父。（二）改詔表爲國書。（三）歲幣銀兩，各減五萬兩正，（四）疆界如紹

與時。宋金再和以後，南北晏然無事者，三十餘年。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宰相趙汝愚立皇子嘉王，是爲寧宗。開禧二年（西紀元一二〇六），金兵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遂議大軍，分路北伐，以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進兵陝西。吳曦遣使獻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遂四川宣撫使程松，金以平章政事布薩揆爲河南宣撫使，會兵於汴，分道南侵；四川轉運使安丙等起兵誅吳曦，僅得保蜀；諸路兵皆潰敗，金兵大發南下，連克荆、襄兩淮諸郡，江南大震。宋知不可再戰，遂與金媾和，條款如下：（一）兩國境界如舊（二）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三）增歲幣爲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四）別以犒金銀三百萬兩與金，及理宗卽位，國事多誤於史彌遠、史嵩之。時蒙古勢強，窩闊台爲帝，是爲元太宗皇帝，太宗承父之志，大舉伐金，遣使王楫請夾攻金，許事成之後，歸河南之地與宋，汴京爲金主所據，乃先攻汴京，金將崔立以汴京降，卽囚金太祖及皇后，送蒙古軍，金自完顏稱帝，凡九世，百十七年而亡。

#### （四）元之亡宋

蒙古卽唐之蒙兀部，唐時處望建河之南（卽今之黑龍江），其後西徙不爾汗山，至南北宋間，始漸強。據徐霆、黑韃事略載：「黑韃之國，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山，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銀。」孟珙、蒙韃備錄曰：「今成吉思汗皇帝，及將

相大臣，皆黑韃韃也。成吉斯汗者，姓卻特（舊作奇握溫），名鐵木真（特穆津），世爲蒙古酋長，世奉貢遼、金、而總隸於韃韃，七傳至哈不勒，轄蒙古全部，始有汗號，及哈不勒之子忽都喇，稱可汗，勢益強，傳至伊蘇克依，併合諸部，勢愈盛大，至其子鐵木真時，葱嶺東西各地，皆入於蒙古，遂與花刺子謨接壤。宋甯宗嘉定十一年（西紀元一二一八年），成吉斯汗大舉西征，命皇弟幹赤斤（Djankin）留守，皇子卓齊特（Djanich）舊作朮赤），察哈台（Tchaghai），謬格德依（Ongai）舊作窩闊台），圖類（Tolui）等，會師於雅爾達實河，輝和爾哈刺魯諸王，皆以兵從，號六十萬，自雅爾達實河上流南行，經別失八里（今新疆迪化境），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境）等地，迤邐而西南，遂至忽章河（今西爾河），圍訛脫喇兒城；分兵攻撒馬兒罕、布哈爾、玉龍傑亦皆破之。花喇子謨王穆罕默德走死，嗣王札蘭丁奔印度，於是現今阿母錫爾河流域，與阿富汗及波斯皆爲蒙古所征服；繼而分兵遣哲伯、蘇布特循裏海西岸，北征奇卜察克，命卓齊特駐屯鹹海、裏海間，爲二將聲援；哲伯、蘇布特攻奇卜察克、阿速等國，皆破之，進兵至東歐，大破俄羅斯兵，歸途乘勝滅康里，於是現今鹹海、裏海北岸及烏拉河窩瓦河流域，皆爲蒙古所服屬。理宗寶慶元年（西紀元一二二五），成吉斯汗班師還廷；三年，滅夏；於是黃河上流流域，皆入於蒙古，是年，成吉斯汗殂，少子圖類監國；越二年，諸將奉謬格德依嗣位，是爲太宗。端平元年滅金，於是黃河下流流域，皆爲蒙古所征服。二年，以皇姪巴圖（舊作拔都、朮赤次子）爲元帥，帥師五十萬，西征不里阿耳、俄羅斯等國，皆下之。其

後進攻孛烈兒，大破日耳曼境內諸部聯軍，進克馬札兒，歐洲東部，皆爲蒙古所統治。

理宗端平二年，詔孟珙屯黃州，洪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以爲襄陽都統制。蒙古主命將塔海等侵蜀，武木解、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汗等侵江淮。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率兵敗蒙古於上關而還。三年，蒙古兵攻洪山，張順、翁成大等以兵捍禦，蒙古將武木解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蒙古軍陷棗陽、德安府，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嘉熙二年，蒙古遣王楫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詔以孟珙爲荆湖制置使，收復荊襄。三年，孟珙遣兵與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嘉祐四年，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衆軍禦之，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六年，蒙古寇荆湖江淮之境，攻拔虎頭關，遂至黃州。寶祐六年，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向士璧移師策應，戰於房州，敗之；蒙古主取龍雅州，又取閬州，楊仲淵以城降。開慶元年，以賈似道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帥兵入重慶，遂率艦糧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詔諸路各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十萬疋。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

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於吳潛曰：「若上行幸，則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繼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甯海節度使官文天詳乞斬宋臣，不報。開慶初，蒙古奇握溫、蒙哥（憲宗姓名），自將征蜀，元帥兀良哈台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以似道軍漢陽，援鄂；似道自漢陽入督師。蒙古攻城急，城中死傷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願稱臣納幣請和，不許，攻益急；忽蒙古因發生繼立問題，忽必烈（憲宗之弟）急欲北歸，似道乘機請和，遂許之；似道私與蒙古議和，遂妄騰鄂州圍解之捷報，詔論功行賞。忽必烈歸至開平（河北多倫縣），遂即帝位，遣郝經使宋，安歲幣，似道懼事洩，乃拘經等；元世祖以宋拘留使臣爲名，分道進兵，沿邊諸將，知事不可爲，以三十萬戶降於蒙古，蒙古先定攻取襄鄂之計。度宗咸淳十年，蒙古會師於襄陽，分軍三道並進。元兵順流而下，次丁家湖，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置制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似道統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宋軍陣動，各路軍俱潰，師次建康，都統徐王榮、翁福等以城降，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郡，亦相繼降。伯顏分軍爲三，趨長安，長驅直入，遂迫臨安，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孛謹百拜奉表言，曩渺然幼冲，遭家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與師問罪，曩非

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曩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念聖慈垂念，不忍絲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嗚呼！奉表稱臣，乞憐求活，全宗社而宗社不得存，棄東南而東南不得保，亦可哀矣。元使者入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百司符印告敕，（宋史卷四七瀛國公紀）並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鷄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登山觀形勢，及剖分諸將，旋引兵北還，以忙兀台鎮浙西，陵郡鎮浙東，董文炳、阿剌罕經略閩浙未下州郡，帝及大后隨元兵北行，至瓜州，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南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擄瓜州，戰三時，元軍擁帝避去，廢帝爲瀛國公。帝赴上都，見元主於太安殿，元帝尋命帝爲僧，全太后亦爲尼於正智寺，太皇太后謝氏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譚亦降，封平原郡公。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當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質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七）臨安失陷之後，故相陳宜中擁立福王趙昰於禮州，是爲端宗；元兵佔福州，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乘機謀恢復，屢戰不利，端宗逃至福州（今廣東省吳川縣），受驚病死，其弟衛王趙昺繼立，再避至厓山（今廣東省新會縣），元兵破厓山，陸秀夫負宋帝投海，諸臣從死者

甚衆，經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張世傑擬退安南，圖恢復，中途復舟溺死，宋室遂亡。

張浦評曰：「帝繼入元，而端宗呈立，端宗崩而帝昀立，流離死喪，雖立猶不立也；……論者謂厓山不可居，而奉帝駐蹕；海口宜先據，而撤備致寇；寡謀敗亡，非獨天意；然元軍大舉，潮陽師濟，張宏範等，乘潮作樂，鼓勇先登，黑氣見災，檣旗震仆，獨以戰勝攻取責一世傑，必不得也。天祥之如元軍而被執，至鎮江而夜亡；……天祥既虜，而世傑益孤矣。陳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陸秀夫能死而不能戰，世傑以一身患難，廟堂寡和，蒲壽庚至泉州而縱歸使叛，張宏範至厓山而結船不支；臨危獨斷，不免一失，兵敗虜作，君臣皆沒；計左於咸淳、德祐，而責效於景炎、祥興；雖有智者，不任咎也。陳瓚、張烈良等，起義匡復，方勝即敗，與厓山同悲；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城守不可，而爭之海島，臣心自盡，國亡無補；猶賢於當途與牛拱揖竊竊者耳。」夫既不能抗戰以圖存，則投海示不屈之志，其義烈亦足昭千古也。

(五) 宋代對外戰爭與文化之影響

中國歷史上之對外戰爭，皆起於四夷之侵凌中國而後防禦之者，及四夷之侵凌止息，則相與安處，初無加以壓迫征服之意，故環居之四夷，於戰爭止息之後，樂與中國民族同化，或引用漢人爲政也。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載：「阿保機率衆入耕種爲治城郭邑屋中歷，如幽州制度，」



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遼史地理志：「遼以所俘望都民，置海山縣，以所俘安喜民，置遼安縣，以所俘定州民，置昌黎縣。」由民族之雜居，常促進彼此之同化。五代史載：「契丹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德光（遼太宗）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闕，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耶。」遼史百官志：「遼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亦以招徠中國之人也。」可知其制度之設施，多傾漢化。且鄰居而通婚，亦爲同化之佐證，遼史：「會同三年，詔契丹人授漢官者，聽與漢人婚姻。」可見中國歷史上之對外戰爭，常引起民族之同化也，至女真之傾慕中國文化，亦遠逾於遼，金史文藝傳載：「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製作，能自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不以武也。」金國創屯田軍制，徙女真部及奚、契丹降人於中國內地，計其戶口，授以官田，由民族之雜居，增加不少之同化成績，其混合俱難分識，二十二史劄記：「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可見同化之深也。劉師培中國民族志載：「遼金南下以來，其影響漢族者一曰：漢族之北徙也。二曰：異族之雜處也。」北徙與雜處，其促進兩族之同化，亦勢所必然。如金熙宗之善讀漢書；海陵煬王好詩詞；世宗好詩，設進士科，以漢學取士；章宗好詩與古文，勅有司購求遺書；其著然者也。

## (六) 宋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宋代是受異族侵擾壓迫之嚴重時代，前半期受遼國與西夏之侵擾，後半期受金國之壓迫，卒爲元之所亡。(1) 遼國：遼宋對抗，遼國常居勝利之方，遼國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隸兵籍，成全國皆兵之制，此侵略之能成功者一。軍事與生活，融成一片，居有宮衛，謂之幹魯宋；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隅，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遼史營衛志上）此侵略之能成功者二。太宗時，以曹彬、米信、田重進、潘美分四路兵北伐，其始形勢尙佳，旋因糧食不給，及曹彬部下爭功，至終不敵遼人之持久戰，此侵略之能成功者三。賊勢深入，人心震懾，朝臣和戰，議論未定，寇雖力主親征；乃主和之輩，如王繼忠、畢士安、曹利用、李繼昌等，橫議於前，卒至屈辱求和，此侵略之能成功者三。(2) 夏國：夏起於黨項 (Hangei)，元昊之時，國勢甚強，其轄境有今日綏遠、甘肅、及黃河以西諸地，號二萬餘方里，其發宋鬻盜剽之故。(1) 軍隊之組織力。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擔一人爲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爲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軍爲負擔，若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強者皆習戰鬥，而得正軍爲多。(2) 軍隊之戰鬥技術。夏人用兵，多立虛砦，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爲前軍，善乘馬，重甲，刺斫不能入，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

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以臨陣。及元昊死後，其國內亂，宋乃有機可乘，遂派李憲、种諤、高遵裕、劉昌祚、王中正等，分途並進，夏人來攻，陷落永樂城，死者約六十萬人，戰爭之劇烈可知矣。及夏悖侵奪構怨，歲致交兵，挽遼人出代求和，而雙方糾紛遂息。(3)金國：遼國降斡天祚，既丁未運，國本自斲，羣下離心，金宋相約攻遼，金以戰事結果，宋人無功，遂大舉攻宋，宋軍慘敗，其一不依李綱以逸待勞之法，其二由於姚平仲之輕敵要功，其三由於主和派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等之忌賢誤國；大勢已去，勤王之師，亦不得不遭慘敗也。

## 第十三章 元、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蒙古民族，崛起東亞，造成歷史上偉大之盛況，梁啓超曰：「成吉思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數十年間，幾混一東半球。」李思純於元史學有曰：「吾人於近代民族接觸文化轉輸之眼光觀之，則蒙古崛起，雖僅爲沙漠間一野蠻部落之事實紀載，若其南併中國，西侵歐洲兩役，則於東西兩文化史上，有較重要之影響與價值。」可知其武力影響之大。關於蒙古民族之起源，據洪皓之松漠紀聞稱爲「盲骨子」、舊唐書稱爲「蒙兀」，契丹事跡稱「蒙古國」，以上之說，均以蒙古族是出於東胡族。魏書謂韃靼與女真同種，皆赫韜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居陰山北者曰韃靼。「有謂蒙古族是源於突厥族，蒙韃備錄載：「韃靼始起，地處契丹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蒙古源流考：「蒙古乃土伯特(Mongol)之分支」。東胡、突厥二說，均有相當之根據。蒙古之武功，何以稱雄宇內：(1)蒙古爲游牧民族，從事遊牧，精於騎射，故能陷陣衝鋒。(2)行一種徵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爲兵，故兵力可以分配。(3)慣於游牧生活，飲食牛羊之肉與乳，臨敵無糧餉缺乏之虞。(4)大汗爲才智出衆之人，能領導人民，對外作戰。(5)將官對部下，行法森嚴。有此數因，斯能所向無敵。

## (一) 元代之政治壓迫

元代建立廣大之帝國，其政治行動，不脫遊牧民族之氣習，其征服漢人也，不取懷柔之政策，而取壓迫之威力。元代漢族，已陷於亡國之景象，其以國家之力量而對外戰爭，未嘗有之事也；有之，即是漢族對元之統治勢力，作民族復興之反抗鬥爭而已。元之得國，防中國民族之反抗，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爲之貳，以人民爲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漢人（滅金所得者），第四等南人（滅宋所得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中書省爲正本之地，太祖太宗時，以契丹人耶律楚材爲丞相，終元之世，非蒙古人而爲丞相者，實佔少數；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漢人得爲之，然中葉後，漢人爲之者亦少。（其詳可參閱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成宗以後，虐遇漢人尤甚，屢申漢人挾軍器之禁。仁宗時，以科舉限制漢人南人，更須於考試各門之外，別通蒙古字學，方可賜給出身；防漢人之叛亂，各地派兵駐防，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元朝兵制，最初有蒙古軍與探馬赤軍，蒙古軍爲本部族人所組織，探馬赤軍爲其他部族人所組織，入中原後，徵發人民爲兵，是爲漢軍，平宋之後，所得之兵，譚爲新附軍。）兵籍爲軍機重務，內外兵數之多寡，漢人莫有知之者。（元史卷九八兵志序）元注重騎兵制，文宗時，遣使分行河間、保定、真定及河南河東等路，括人民所有之馬匹。順帝時，凡

漢人南人有馬者拘入宮，並拘取河南、陝西、三省上都大都等處漢人之馬。（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一九〇頁）民政長官，使駐防軍隊之軍官兼充，軍官常駐一地，故多與當地之土豪惡霸，朋比爲奸，強奪人民之田產房屋，搜括人民之錢財。漢人在法律上亦不能平等，而至元新格，效力祇及於漢人；將校多沒入降民爲家奴，責其租賦；且有涼良民爲奴隸者，（元史卷一六三張雄飛傳卷一七〇袁裕傳）有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多至十萬戶者，（續通考卷一三戶口考二）所編戶籍，以防範漢人爲目的，男女止以十人爲朋，出入毋得相雜；城鄉徧設甲主，擄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徐大焯燼餘錄乙編）元代之政治壓迫如是，所以招致漢族之復興運動，而樹起反抗之旗也。

## （二）漢族之反抗運動

元代以政治勢力壓迫漢族，至終亦不能羈縻而馴服之，以此而引起漢族之反抗運動；順帝時，荒淫亂政，於是白蓮教之韓山童等遂首先發難，（晉沙門慧遠結白蓮社以皈依淨土爲宗，後之白蓮宗本此而出）劉福通詭言山童質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爲中國主，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謀倡亂，福通起兵，以紅巾爲號，官兵捕之急；福通不數月拔潁州、朱皋、羅山、上蔡、真陽、碓山、舞陽、葉縣、及汝寧、光、息等州，衆至十萬，福通自碭山夾河，求山童之子林兒立爲帝，又號小明王，都亳州，號宋，改元龍鳳。（邵遠平元史類編卷四

一韓林兒傳）蕭縣人李二，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順帝至正十二年，命脫脫親征徐州，李二敗死，早住、均用走濠州，未幾，早住中流矢死，均用尋依驢通。羅田人徐壽輝陷蕪水及黃州路，遂即蕪水爲都，稱皇帝，國號大定。陳友諒統號領兵元帥，陷安慶、破龍興、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而自以兵入撫州，已又破建昌、贛、汀、信、衢、進駐采石磯，卽皇帝位，國號漢，改元大義。泰州白駒場亭人張士誠陷泰州、高郵，自稱誠王，號大周，建元天祐，元右丞相脫脫總大軍討，數敗士誠；嘗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帶甲數十萬。（詳見明史卷一二三）隨州人方玉珍與里中父老團結千餘人，屯青山，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間，襲重慶，卽皇帝位，國號夏，建元天統。曹州人郭子興集少年數千人，據濠州，朱元璋往從之，收爲部下，未幾將所部萬餘就元璋於滁，及病卒，韓林兒檄子興之子天祚爲都元帥，張天祐及元璋副之，時朱元璋領衆據金陵，併湖南、湖北、江西，繼又破張士誠，收其江淮之地，更降方國珍，定浙江、平福建、兩廣之地，而其將徐達、常遇春且北進併河北，破元軍，順帝奔上都；自元世祖統一中國，至是凡九十八年而亡。茲將明太祖傳檄中原之文錄後，以見漢民族反抗運動之革命精神也。據綱鑑彙纂卷三十九載：「我太祖，命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北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

授，然遠人志士，常有寇屢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起兵，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民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爾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可強得而治哉。」觀此，可知民族反抗意識之強烈也。

### (三) 蒙古民族之漢化

蒙古民族，雖統治中國，然以通婚與雜居，嘗使兩民族之接近而同化，消除其界限也。(1) 通婚。如伯顏不花之母鮮于氏，卽漢人鮮于樞之女。(見元史) 浙江人之妻也先氏，爲蒙古人也先者化之姪女。(見輟耕錄) 元史載：「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人聯婚，乃詔互選其久任者。」(2) 雜居。陔餘叢考載：「元時蒙古色目人，就聽便散居內地，如賈雲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迺顏、隨其兄宦遊，而居浙之鄞縣；薩都利、本答失乃蠻氏，而爲雁門人；素不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廬州；肖乃台、本禿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鐵木祿，本亦合魯氏，而家南



陽；徹里、本燕只吉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邵二州，遂家徐州；伯顏師聖、本哈刺魯氏，而居濠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台州，遂家於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3）變易姓名。駭餘叢考載：「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兩漢人姓名者，如察哈帖木兒、系出北庭，以祖父家於潁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鶴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職馬祿丁，爲武昌達魯花赤，遂以丁爲姓，而名鶴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賀勝、壽縣人，字伯顏；楊朵耳只及來阿八赤，皆寧夏人；劉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華、本隰州人；昂吉兒、本張掖人；朵兒赤、本甯州人；楊傑只哥、本寶坻人；李忽蘭吉、本隴西人；抄兒、本汴梁陽武人；謝仲溫、本豐州人；而其孫名李完；姜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可知其同化之概況也。

#### （四）元代武功之擴張與中西文化之影響

元代以武功之擴張，所以與當時許多之國家交通或通使節，或營商務，如楊庭璧之使馬八兒、俱藍等國；周達觀之隨使招諭真臘；汪大淵之附舶歷遊南海，是也。（馮承鈞著中國南洋交通史七八頁）元代統一歐亞，東西交通無阻，當窩闊台在位時，凡各宗王封國之境中，均設置驛站，彼此商販互通行旅無阻；陸道經由天山南北路，海道則經波斯灣與印度洋，以達中國南部之泉州、福州諸港，意大利威尼斯（Venice）人馬哥孛羅（Marco Polo）與北非洲阿拉伯人伊綳巴圖達（Ibn-Batuta）兩人之東遊中國，均在此時；加以蒙古諸大汗對於各國人士

每能一視同仁，故羅馬教皇之使臣，印度之佛徒，法國與意大利之美術家，東羅馬與阿剌伯之商人，波斯與印度之學者，皆集於元之宮庭。中國之印刷術、火藥，與羅盤針之文化進步必需品，於此時陸續傳至歐洲，引起歐洲中古末年文化上之大變動。且蒙古諸汗，對於當日之各種宗教，尤能表示寬大之懷，羅馬教皇因羅會爵第四 (Innocent IV)，曾於一二四五年，遣柏朗嘉賓 (Piano Carpini)，法皇路易第九 (Louis IX)，亦曾於一二五二年，遣派羅柏魯克 (Rubruck) 東赴中國，欲約蒙古人加入十字軍，以壓服回教徒，惟蒙古人不允。一二九四年忽必烈曾請羅馬教皇派哥爾維諾 (Monte Corvino) 至中國傳教，未幾，蒙古帝國瓦解，東西交通，一時中止。(何炳松著高中外國史) 元代由西方傳入東方之物，爲火礮、天文、曆法知識，亦由阿剌伯回教徒傳入中國。(李思純元史學第一章引)。

(五) 元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宋代感於外患之壓迫，內部之積弱，大政治家王安石起而變法自強，計各種新法，整飭軍備者，如置統將、保甲、保馬、設軍器監諸法是也。調整財政者，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方田均稅法是也。救濟農村者，如青苗法、農田水利法是也。新法實行，爲一般守舊者所反對，行之不得其人，理之不得其道，卒致失敗，無補時艱，而外寇亦相迫亡宋矣。元人進侵中國，並及歐西，成帝國空前未有之偉業者何也？(一) 蒙人嫻習騎射，對於騎兵尤精，故能馳騁不倦。

(2) 將官對於部下兵士，鼓勵有方，行法森嚴。(3) 朔方畜牧，婦孺皆能，壯男雖多年用兵，而供給不致缺乏。(4) 蒙古國典，非經庫爾泰大會(合諸宗王大將率藩列酋組成)所共推者，不得爲蒙古大汗，故選出之人，爲才智出衆，素孚民望者，蒙古人所以成功之原因即漢民族對外戰爭失敗之原因。元朝之兵制，初有蒙古軍與探馬赤軍，蒙古軍，是本部族人所組織，探馬赤軍，是其他部族人所組織，入中國後徵發人民爲兵，是爲漢軍；平宋以後，所得之兵，謂之新附軍；另有砲軍、弩軍、水手軍、鄉兵等。蒙古軍之組織，凡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簽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置籍，稱漸丁軍，有似於舉國皆兵之制；其養馬之法，騎兵之術，更爲優越，奇里有言：「當戰術尙未進步時代，在開豁地中，騎兵常見優越，而蒙人則有世界第一優良之騎兵」。(*Kelleny: The History of Russia, P. 60—62*)。元代以軍事上政治上之目的故，新開官道，設宿驛，備守衛，足以控制漢民族。然元代以政治手腕之專制壓迫，促起漢族之解放鬪爭運動者，其故不可不察也。元代上自中書省，下逮郡縣，親民之吏，必以蒙古人爲之長；漢人南人貳之，終元之世，奸臣恣踞於上，貪吏培克於下，痛民蠶國，卒爲召亂之階。(新元史百官志序)且也，刑罰之應用，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皆有差別。(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制，日本箭內互著元代蒙古色目待遇考漢譯本八〇頁)軍器如鐵尺手搥，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踏踏漢民有馬者，悉括於政府；人民之怨毒已深，斯反抗運動之義旗舉起矣。(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二禁兵器)

## 第十四章 明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明太祖以武力恢復中國領土，十五載而成帝業，建理庶政，慮兵不可常聚，分軍衛以安之；又不可無食，闢軍屯以養之；不可狃安而玩愒，京畿之外，簡選精銳，每歲就試京師，勤教閱以練之；然武力雖如是，亦不能長此觀太平之盛業，而免外寇之侵犯也。

## (一) 蒙古之南侵

北元自鬼力赤（郭勒齊）篡立，稱可汗，去國號，稱韃靼，於是有元入塞以來，所漸漬濡染之中國文物，蕩然無存，復返其游牧民族之態度。郭勒齊兵強，南侵明，西攻衛拉特，一時統一漠北。明成祖永樂元年，遣使賈璽書，往諭韃靼可汗鬼力赤，並厚加犒賜，並及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時郭勒齊與衛拉特相仇殺，數往來塞上，勅邊將各嚴兵備之。永樂三年，阿魯台別部酋掃胡兒（有作索和爾）來歸，四年，阿魯台殺鬼力赤，而迎現特穆爾汗之弟布尼雅錫哩（舊本作雅失里）於別失八里，立爲可汗（即謬勒哲依特穆爾汗），成祖以書諭之，不聽，遣給事中郭驥往使，見殺。七年，以淇國公丘福爲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率師北征，先至蘆胸河（即克魯倫河），佯

敗以誘敵，福銳意乘之，敗死，全軍盡沒；帝遂決意親征。八年，帝將五十萬，出塞，至臚洞河，更其名曰飲馬，布尼雅錫哩聞之懼，邀阿魯台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各爲奔走，帝追布尼雅錫哩於鄂諾河（今鄂嫩河），應兵奮擊，大敗之，遂移師征阿魯台，度飛雲整；阿魯台乞降，帝察其詐，令嚴陣以待；已而阿魯台率衆來犯，帝自將精騎衝擊，追奔百餘里，殲其後衆，遂班師。布尼雅錫哩走依衛拉特，旋殂，子德勒伯克汗立，是年冬，阿魯台遣使來貢馬，納之，十一年，封爲和寧王。十九年阿魯台叛，數寇邊。初阿魯台爲瓦剌所攻，窮蹙南竄，久之生聚蕃富，遂桀驁，每明使至，輒嫚侮，或拘留苦之，至是大舉圖興和，都指揮王祥戰死，上遂議親征。二十年，命英國公張輔等北征饋運，凡前後運用驢馬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輓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亦歷史上戰時運輸之大觀也。二十一年，阿魯台將犯邊，帝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任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二十二年，阿魯寇大同，續命各將，從征阿魯台，自是後，阿魯台遂羈縻於中國。

### （二）安南之叛服

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爲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宋乾德初，上表內附，數易

姓之後，爲陳氏。安南陳氏，自太宗日興建國以後，歷聖宗光霽、仁宗昫、英宗焄、內政皆修明，元世祖時，屢遣大兵，攻之不克，英宗殂後，傳三世，至裕宗，會元亡明興，詔使招諭，明太祖洪武二年（西紀元一三六九），裕宗遣使來貢，封爲安南王，冊使至，裕宗已殂，兄昱養子楊日禮立，受詔封，（日禮卽明史之陳日燾）次年，明宗第三子順（卽明史之叔明），廢日禮而自立，是爲藝宗，遣使入貢，朝廷見表，非日燾名，詰實，詔卻之，藝宗朝貢謝罪，並請封，乃命以前王印視事。五年，藝宗讓位於弟燾（卽明史之陳煊）。十年，燾侵占城敗沒，弟煥代立，岡相黎季犛竊柄，廢煥弑之，立藝宗子日焜主國事，仍假煥名入貢，朝廷未察，納之，越數年，始覺，詔絕其使，季犛懼，數入貢，乃受之。明惠帝建文元年，季犛弑日焜，立其子顯，又弑顯，立其幼子峯，在襁褓中，又斃之，復大殺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爲胡一元，稱太上皇，名其子蒼曰胡奎爲皇帝，國號大虞，謂爲舜裔胡公滿之後也。（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及王桐齡東洋史）胡奎權理安南國事，遣使來貢，詭言陳氏嗣絕，乞賜封爵，遂封詔奎。已而安南舊臣裴伯蒼詣闕告難，安南裕宗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仇，奎復遣使請迎天平歸，奉爲王，帝不虞，詐，許之。永樂四年，敕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胡奎遣其臣黃晦卿等以康篋迎候，另伏兵邀殺天平，帝大怒，遣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帥十八將軍，分道進兵討之；輔出廣西，晟出雲南，大破安南兵。安南旣平，置交趾布政使司，設府十七，直隸州五，衛十二，以刑部尙書黃福掌交趾布政使司事；次年輔等班師，上交趾地圖，東西一千七百

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人民五百二十五萬；自唐室亡後，交趾淪於荒服四百餘年，至是復入中國版圖。

安南藝宗次子頽與化州土酋等謀叛，建國號曰大越，大軍還後，其勢復熾。七年，詔張輔與沐晟協剿，頽自稱上皇，（頽卽明史所謂陳氏故官簡定者是爲簡定帝）立陳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之後）爲帝，張輔進取討破之，獲頽，季擴遁去，帝召輔還，留晟討季擴，大敗之，季擴乞降，帝命爲交趾布政使，不受，剽掠如故。九年，復遣輔會晟討之，進抵其巢，禽磔亂黨。十年，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十年，輔與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生擒僞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焚死者無算。十二年，季擴走老撾（今安南省名），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八月，陳季擴伏誅。交趾復平，命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洽兵部尙書贊軍務，輔下安南，凡三擒僞王，威鎮西南。十四年，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十六年，交趾清化府俄業縣（別作俄樂）土官巡檢黎利反，參將侯保、馮貴戰死。十八年，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助彬討之，後羣寇悉滅。惟黎利竄老撾，及仁宗卽位，鎮守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利得赦，仍無降意，寇掠不已。宣宗宣德元年，遣成山侯王通、安遠侯柳升相繼討之，通與利戰於應平，敗績，陰計利和，升之師，復遇伏死，諸軍盡沒。王通益懼，更啗利和，教以詭立陳暠爲陳氏後，以暠表至，遽與盟，引兵還；宣宗看表知詐，惟欲藉此息兵，張輔與吏部尙書蹇義等，主進討，而大學士楊士奇等知帝厭兵，力言許黎利便，遂赦利罪，罷兵，悉召官吏軍民北

還，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爲黎利所獲及拘留者，不計其數。三年（西紀元一四二八年），黎利稱帝，國號大越，是爲大越太祖。自是安南入於黎氏。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中官錢能鎮雲南，復與灝通，姦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應，僭號統元；十六年，議討安南。十七年，命威寧侯仇鸞爲征夷副將軍，兵部尙書毛伯溫參軍務。未幾，巡撫蔡經上言安南水陸路有六：憑祥、龍州、歸順、欽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須二十萬，輕調大衆，終非完計，上不悅，然伯溫帥亦罷。二十二年，以莫登庸畏威，束身歸罪，敕爲安南都統使。神宗萬曆九年，安南莫茂哈來貢。二十四年，黎維潭來降。自黎氏以後，遂奉貢稱藩。史家谷應泰評曰：「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卽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彼國；……三百年來終淪王化，夫亦廟算有遺策，而春秋多資備也。」誠哉。

### （三）緬甸之用兵

緬甸，古朱波國，漢稱掸，唐稱驃，宋元稱緬，位於印度支那半島西部。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民前五一九年），緬酋南速來朝貢於京師。二十六年，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普拉浪爲官慰。緬甸之四界，東北爲麓川，東南爲木邦，南爲八百、大甸，西爲大古喇；成祖永樂元年，皆置宣慰司，以其酋爲宣慰使，諸司中以緬甸獨大，諸部朝貢不絕。宣宗宣德八年，土酋



思任發叛變，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英宗正統四年，黔國公沐晟往征麓川，全軍覆沒。六年，上命尙書王驥等率京營川、湖、兩廣三十萬，討麓川，大破賊衆。思任發父子，走緬甸，王驥駐兵金沙江上，王驥使人潛焚緬甸舟數百，緬人遂潰退，王驥亦班師。是時思任發之子思機、思卜、遁居孟養（近麓川），招誘部衆，復圖爲亂，王驥復征之，渡金沙江，破賊棚，思機、思卜大敗，逃緬甸。迨至明兵既退，羣夷復擁立思機之子思祿，遣使乞和，乃許思祿爲土目，立石於金沙江岸。世宗嘉靖初，孟養糾合孟密、木邦，共滅緬甸，瓜分其地，於是緬甸國亡。其後三十餘年，緬甸復興。（明史卷三百十五土司傳）。神宗萬曆七年，緬兵復攻孟養，孟養求援於中國，而明兵不至，孟養遂爲緬甸所併。於是金沙江（今名伊洛瓦底江）流域諸地，全入緬甸範圍，雲南邊患，遂日急矣。八百媳婦國爲緬甸之地，（毛奇齡蠻司合志卷八）洪武二十一年，遣使入貢，遂設宜慰司，（見明史地理志明一統志）成祖永樂三年，八百、大甸寇邊，沐晟會車里、木邦定之。（明史沐英傳）神宗萬曆間，緬酋莽體瑞作亂，八百媳婦抗緬，爲緬所擾。魏源征緬甸記曰：「景邁者，世傳八百媳婦國也，居景邁域者爲大八百，居景線域者，爲小八百，在緬甸東，戶十萬，明世與緬甸，同爲宜慰司，中滅於緬，旋恢復，故世仇也。」其後暹羅伐緬甸，破緬甸南部，緬甸疲於奔命，邊患復靖。明末，桂王爲漢奸吳三桂等所逼，由騰越而入緬甸，清兵十萬，出騰越，緬人執桂王付三桂，爲三桂所弑，明遂亡。

## (四) 俺答之犯塞

俺答韃靼酋長，亦名阿爾坦，初據河套，爲諸部長，其後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部，滿官曠等八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總督王瓊乃請修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世宗嘉靖八年，俺答犯寧夏。十九年俺答諸部大舉犯宣府，分道入大同、太原諸處，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二十三年，俺答入大同塞，總督尙書翟鵬禦之。二十八年，俺答大舉入寇，略大同，直抵懷來；指揮江瀚、董賜迎擊之，斬獲頗多，以力竭無援，死之；總兵周尙文率兵萬人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俺答兵傷疲甚衆，乃馳出塞，議者謂數十年間，無此戰功，（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十一年，俺答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主張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各邊台兵征勦，仍敕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顧忌，帝令如仍前觀望，重罰不貸。三十二年，俺答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三十六年，俺答衆二十萬，入雁門塞，破應州四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民兵。三十七年，俺答圍大同右衛，不克，帝命兵部尙書楊博出督軍務，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爲烽墩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功，防守計劃，亦偉矣，帝加博太子太保。自穆宗以後，俺答勢日衰，常上表貢物，部落亦多散失，遂不競。

(五) 衛拉特也先之進寇

也先，蒙古衛拉特（別作瓦剌）之太師（酋長），也先，俗作也先，清官書，改也先爲額森。（元史語解也先爲平安之義）英宗正統八年，自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十二年，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也先專候釁端，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尙書鄒奎，不敢主議，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籍一爲兵，又有敕令軍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以爲準備。正統十四年，也先誘脅諸部，分道大舉南下，自擁兵從大同入，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恽瑛、武進伯朱冕拒戰於陽和（今山西陽高縣），爲監軍大監郭敬所制，全軍覆沒，諸邊守將俱逃，邊報日數十至；太監王振勸上親征，遂出居庸，歷宣府（今宣化縣），進次陽和，王振益欲北，郭敬密止之，是年八月，詔班師，大同總兵郭登請上從紫荆關入，振不聽，還至宣府，也先自後追襲，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率師拒敵，力戰死，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往援，亦敗沒，車駕次於土木（在察哈爾懷來縣西二十五里），敵騎環攻，諸軍皆潰，諸大臣扈蹕者皆死，王振亦被殺；也先遂擁帝北去。英宗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以于謙爲兵部尙書，以兵部尙書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以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命侍講徐程、楊鼎、檢討

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訓練。時也先以奉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寇紫荆關，太監金英、召徐瑄問計，瑄曰：「驗之星象，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斥之，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皆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謹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也先長驅至京師，于謙督諸軍，背城而陣，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遂督諸將遊擊，敗之；總兵郭登守大同，楊洪守宣府，副都御史羅通守居庸關，屢破衛拉特偏師，京師恃爲肩背；謙又修葺邊關隘，自遼、薊至甘肅，中間堡塞，令嚴守，寇至輒敗去。叛閩喜寧，爲也先謀主，亦爲獨石參將所擒殺；也先失聞諜，氣大沮，景帝景泰元年，遂請和。

### (六) 倭寇之侵略

元明之間，倭寇始起，寇掠高麗及中國沿海，遠年不絕。明太祖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劫奪貨財，明太祖遣使詰責，告以欲派兵往征，日本王良懷上表略言：「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願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自古講

和爲上，罷戰爲強，特遣使臣，敬叩丹陛。」然倭寇之所謂講和爲上，非真有意以講和也。洪武六年，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剿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略，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棹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檄，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又清顯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九）七年，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入船，俘送京師。十四年（西紀元一三八一年），日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十七年，倭類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爲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二十二年，倭寇寧海，尋犯廣東。二十七年，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嵩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繼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三十一年，倭寇山東、浙東。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四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於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九年，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

建舟師，剿捕海寇。十四年，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剿捕；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各山東都司兵擊之。十五年，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十七年，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碇，爲明初剿倭之大捷。

世宗嘉靖二年，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二十五年，倭寇寧波、台州，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靡舍焚燬至數百千區。三十一年，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三十三年，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場，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大震。上以盧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以兵部尙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倭寇自海鹽趨嘉興，盧鏜禦之，稍却，復戰於孟宗偃，伏發，殺官軍四百餘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應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俞大猷擊破之於吳松所。三十四年，拓林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明朱士遷全城志謂：「遇之，男子膏白刃，婦女辱淫污，剽悍倏忽，朱殷千里。」（明鄭茂靖海紀略附）噫！自古如斯，於今爲烈，可勝慨哉！

是時賊又犯吳淞江採陶港，僉事任環與戰，斬首二百餘級（利病書卷九十）應天巡撫周蘇

言：「禦倭有十難：去來飄忽，難測；海涯曼衍，難守；水陸勾錯，難戰；鬼蜮變詐，難知；盤踞堅久，難備。居民柔脆，難使；土地瀉鹵，難城；主客兵力，難恃；芻糧匱乏，難措；將領驕懦，難任。其三策謂：據海上陳前、馬迹諸島，扼倭夷出沒之路，置福船二百，倉山船三百，與兩浙兵船會於諸島之間；來則擊之，去則擣之，制人而不制於人，上也；以捷船五百，迭哨於蘇州海口，選士兵萬餘，列戍於松江之護塘，俟賊登岸而掩擊之，中也；集松江輕騎五六百遊哨於黃埔、吳淞、太湖、小港之間，使賊不敢深入，舟不敢橫行，下也。」而工部侍郎趙文華又疏陳備倭七事：「一祀海神；一降德音；一增水軍；一差田賦；一募餘力；一遣視師；一察賊情。」文華之備倭，其增水軍，宜也，而祀海神，則怪誕矣。三十五年，倭薄溫州，同知黃鉤馳檄出迎擊，被執，倭欲還之，索千金爲贖，鉤罵之不置，倭怒，磔殺之。江北倭流劫至鹽山，山北等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恩次子嵩，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於江中。（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倭率衆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游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禦之，三戰三捷，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爲神兵，禮饒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後雖敗，然徐海等亦就擒。（平倭通錄及明大政纂要卷五十七）朝廷以趙文華提督浙、直軍務，合各地兵共二十萬，再視師江南，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咸駐節嘉興，軍聲大振。是時江北倭再犯丹陽及掠瓜州，吳百朋以御史按江北，會倭犯揚州，百朋聞報，疾馳至揚

州，急趣士卒，乘城固守，賊不敢近。（吳重翰著明代倭寇犯華史略，引明史日本傳及揚州府志卷六十九）三十六年（西紀元一五五七），江南倭略平，而江北倭又起，倭船七艘，復犯如皋，至泰州，轉掠揚州、高郵、寶應，突趨淮安，縱火焚掠，官兵禦之，皆潰；後由鹽城至廟灣，入海遁去。三十八年，倭寇自象山、何家壠、金井等處，焚舟登岸。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邱陞擊白浦倭於丁儀、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賊逸入潘家莊，盡銳攻之；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剿絕。自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五六年間，江浙橫罹倭禍，未有甚於是時者。

倭寇自明初沿海騷擾，閩、粵亦罹其毒，俞大猷、戚繼光在江浙平定倭亂之後，又移師南援。明太祖洪武四年，海賊鍾福全勾引倭賊海晏、下川等地，廣州左衛簽事楊景追捕至陽江平之。五年，倭寇海上福建諸郡。十九年，倭寇儋州、新英、洋浦諸港。二十年，倭寇海口所，指揮花茂請設城防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大城，以防倭寇。二十一年，命湯和視閩粵，築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揮。二十四年，倭寇雷州，百戶李玉、鎮撫陶鼎戰死。

成祖永樂四年，命豐城侯李彬等沿海捕倭。八年，倭寇福州。九年，倭攻陷昌化，殺千戶王偉，軍士死者甚衆。十九年，李珪與倭賊戰於潮靖海，敗之。宣宗宣德八年，倭寇儋州、昌



化，指揮高昇、督官軍金凱等守禦。九年，倭據清瀾所，千戶陳忠等死之。憲宗成化元年，倭寇澄邁，焚掠縣城。六年，倭寇新安、東莞，千戶袁光追捕，死之。正德十二年，倭寇澄邁、臨高，指揮徐爵督軍，追至白浦洋，大戰，賊敗，溺死。

明初，閩粵倭患，僅爲小股騷擾，然自嘉靖中葉以後，其禍遂烈。嘉靖三十年（西紀元一五五一年），海寇何亞八率夷人寇東莞，千戶萬里遇賊戰死，後指揮使李茂材率兵勦之。三十五年，倭自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董乾震引兵迎戰，死之。倭復陷崇武，入永春、安溪，又自漳浦登岸，焚掠各地。三十七年，倭自潮州之鮑浦攻蓬州，千戶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攻之，臨敵哨兵皆潰，領哨千戶魏岳、高洪俱死。倭攻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殺虜男婦千餘，縱火焚廨舍，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鄔中涵同被執，罵賊而死，倭寇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地，攻福清、南安二縣，破之。上命巡撫王詢集兵追勦，殲於海口，在漳、泉者，亦受創遁去。（見平倭通錄）倭突患饒平、黃岡鎮，都御史王鈞臨潮調兵，副使林樊舉、僉事經彥采、知府李春芳、參將鍾坤秀，分路出師，大敗之。三十八年，倭寇自潮來屯治西潭屯，燒燬民房，擄掠男女，殺人無數，繼攻福州城，經旬不克，乃移攻福安、破之，復從海口、焚舟登岸，直薄朝陽，爲鄉兵所劫，不得逞。三十九年，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四十年，倭陷饒平、大埕所，突至漳浦縣，後總兵俞大猷督師勦捕，副千戶許翰章斬其總兵等，賊鋒爲靡。四十一年，泉漳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十而去，

復攻永寧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四十二年，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東南島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蔓延及於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初浙江參將戚繼光連破賊於林墩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還浙，而新倭大至，攻陷興化城，劉顯赴援，以兵少，不敢戰，被劾戴罪。倭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劉顯、俞大猷合擊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倭悉平。四十三年，舊倭萬餘攻仙遊，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揮兵追之，餘衆奔漳浦，繼光督兵擒斬略盡，閩寇悉平；其逸出至廣東潮州者，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明代倭侵中國，二十餘年，攻城掠邑，殺害軍民，不可勝紀，賴戚繼光、俞大猷、譚綸等連敗倭寇，邊境復安，海上寧靖。距今將四百年，而倭患又至，干城之選，待之何人，此不能開鼓難而思將士矣。夫倭寇之欲併吞中國，不自今日始也，彼豐臣秀吉致朝鮮國王書有言：「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見賴襄日本外交史十六卷豐臣氏中二頁）豐臣秀吉宿志之未償者，是否償之於今日？此則有待於舉國人士之劍及屣及以奮起抗敵者也。

（七）明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元初起兵，侵中國，諸將多掠人爲奴，統治中國以後，逋賦不獨，征斂愈急，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加以土木營繕，窮極奢侈，饑饉荐臻，盜賊猝發，漢族之解放運動，有所資以爲號召；而民族觀念之植基，亦爲起義之標幟，當斯時也，韓山童之紅巾首難，劉福通之擁衆據朱皋，徐壽輝之起蘄黃，布王三、孟海馬之起湘漢，芝蔴李之起豐沛，郭子興之起定遠，張士誠之起泰州，朱元璋之取采石，佔太平，進集慶至江寧鎮，彼傳檄中原之文告有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其民族意識之熱烈，所以成功者一也。明代對外戰爭，除蒙古之南侵，安南之叛服，緬甸之用兵，俺答之犯塞，衛拉特也先之侵寇以外，最重要者爲倭寇之侵略。明代倭寇之侵略中國，以蘇浙受害爲甚，前後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明史紀事本末沿海倭亂）可謂有一時之成功；原因：（一）由於政治上野心所鼓動。平秀吉有攻韓及明之策，所謂：「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也。（二）由於漢奸所煽動。倭寇之亂，先有閩人林汝美、李七，許二誘倭規海上；繼有汪直、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煽諸倭入寇；又有徐海、陳東等偕倭入柘林，乍浦等處劫掠，內地亡命者附之，爲之嚮導；倭恃奸人爲耳目，奸人以倭爲爪牙。（趙翼廿二史劄記海外諸番多內地人爲通事）然倭寇終歸殲滅者，由於有名將爲軍民抗戰之領導也。俞大猷剿倭數十年，

一生戎馬，南北奔馳，幾無已時，明史謂：「大猷爲將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振南服，」洵哉。又戚繼光忠於家國，橫戈馬上，馳驅戰地，爲將精於訓練，臨事則飄發電舉，當世稱之。（有練兵實紀九卷）民族英雄，千秋景仰，有以夫。

## 第十五章 清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滿清盜竊中國，垂三百年，當其盛時，武功震灼宇內，然此成績，非中國民族本身之榮譽，蓋漢族之被滿清征服，已爲亡國之民，其足以爲史乘之光者，卽民族之復興運動，而反抗滿清統治，與帝國主義威脅之偉業也。茲分別簡述如下：

### (一) 滿清之長驅入關

滿清之祖曰：布庫里雍順，姓愛新覺羅氏，居長白山之東，鄂謨輝之野，號曰滿洲，數傳而至奕寨，又三傳至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卽明建州右衛也；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再傳至聰睿貝勒，是爲清太祖。（屯廬主人輯五千年中外交涉史卷七十六）當清太祖陷撫順，破清河堡，明朝令楊鎬爲經略，統兵二十萬，分四路禦之，不克，兵士死十之八九，清兵乘機陷開原鐵嶺，明之南北關盡失，以湖北省人熊定弼熟邊事，（曹林業編中國人民史）起爲經略，守備以固，不料熹宗卽位，以袁應泰代廷弼爲經略，昧於兵事，卒以此致敗；清兵乘機攻陷遼陽、瀋陽及遼東七十餘城，熹宗先後用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統兵經略；惟當時不知兵事之文官，均加以不負責之批評，以致三人先後受罪，予滿清以進取之機。崇禎十四年，清

兵大舉攻錦州，薊遼總督洪承疇統十三萬兵救之，被敗於松山，及承疇被擒，錦州失陷，關外重鎮，祇有寧遠，倘能固守山海關，亦足以防禦；不料吳三桂投降清朝，引狼入室，自殘同種，其罪尤不可道。（拙著中國近代政治史一九頁）

先是萬曆四十六年，清太祖努爾哈赤、諸貝勒大臣，統部騎兵二萬侵明，分兩路進，馳趨撫順，以脅致明游擊李永芳、勸之降，永芳乃薙髮降，授爲總兵，統轄降衆，於是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堡塞五百餘皆下，明廣寧總兵張承蔭、遼陽副將顏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聞警率兵追；努兒哈赤乘勢經擊，明兵不支，承蔭等皆戰死。明特起廢將李如柏使統遼東之兵，以兵部侍郎楊鎬任遼東經略，集兵瀋陽，大舉攻建州，分四路出師，以主力之軍，集中撫順，左翼中路軍杜松出撫順關，結大營於薩爾澗，努兒哈赤自將六旗兵四萬五千人，攻薩爾澗本營，明兵遂敗，左翼北路軍馬林據險抵禦，清兵乘勝突攻，明兵盡覆。努兒哈赤已敗西北二路之明軍，乃得一意以對付南路，五日之間，南路全軍皆敗，明清之興亡，此最大關鍵也。馬林自敗後，仍保開原，努兒哈赤率兵四萬征之，設梯梯進攻，而以偏師掩擊之，繼統兵圍鐵嶺城，明將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皆戰死，明廷爲之震動。

楊鎬既敗，明廷詔逮下獄，以熊廷弼代爲遼東經略，廷弼甫出山海關，而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之軍，均驚逃，廷弼乃斬三逃將，以明軍紀，簡士馬，肅軍令，集兵十八萬，分布要口，建奴深畏廷弼，停戰不攻者歲餘。會熹宗新立，朝臣忌廷弼者，交章劾其不戰，廷弼乃乞

罷，以袁應泰代爲遼東經略；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才也。奴兒哈赤統軍攻瀋陽，明兵力屈而服。瀋陽拔後，遂乘勝長驅以取遼陽，應泰至城東北鎮樓督戰，見城破，遂舉火焚樓而死。巡按使張銓被執，衆勸之降，且以高爵相許，銓百：「我受朝廷深恩厚祿，若降順苟活，是遺臭後世也；汝國雖欲生我，在我惟知一死而已。」卒不屈，自縊，居民皆迎降，於是河東之三河、堡等五十寨，全州等大小七十餘城，皆下，而遼河以東，無完土矣。遼瀋既失，明廷大震，復詔起廷弼，擢王化貞爲廣寧巡撫，厚集部騎，制敵全力，於天津登、萊、各治舟師，增設登、萊巡撫，如天津制，而經略駐山海關，居中節制，名曰三方布置策，即以廣寧巡撫統率陸軍、天津，登萊巡撫統率海軍，化貞乃部署諸將，沿遼河設六營，分戍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然化貞與廷弼二人，意見相左，議多不合，熹宗令羣臣議兩人去留，而努兒哈赤已統兵渡河矣。

天啓二年，努兒哈赤率兵渡遼河，明防河兵遁走，乃殲羅一貴兵萬人，化貞用游擊孫得功謀，盡發廣寧兵界之，使偕祖大壽會別軍往援，得功，以廣寧迎降，努兒哈赤整軍入城，時化貞已走二日矣。其城堡望風降四十餘；大貝勒代善，四貝勒皇太極復奉命攻克義州，殺守卒三千，明廷逮化貞，兼罷廷弼聽勸，廷弼崇市。化貞以輕罪未減。廣寧師潰，明以王在晉繼爲遼東經略，與薊督王象乾議籌邊，在晉議專守山海關，棄關外，不主張輕進圖功，殊不合攻守之見，故不免於罷去。大學士孫承宗依袁崇煥守寧遠之議，卽傾力布置。天啓五年，承宗復命

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諸要害；極力建置，敵按兵不攻者四載。承宗功既高，內爲魏忠賢黨所忌，相辨齟，竟去之，代以高第，第素恇怯，盡撤錦州等地要害，努兒哈赤遂乘隙攻關。

寧遠之圍，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明廷聞之，削第、麒職，以王之臣、趙率教代之，而擢崇煥巡撫寧遠。時滿清皇太極方用兵於朝鮮，欲藉和議以羈縻中國，致書崇煥求和；然以征朝鮮之師，所至克捷，形勢一變，和議遂以破裂。滿清已下朝鮮，謀大舉以攻明，皇太極親率諸軍，直趨大凌河，守城兵遁，繼攻錦州不克，乃移兵薄寧遠，野戰不克，復回攻錦州，無功而還。

皇太極以遼西有備，乃議收道蒙古，拊直隸之背，遂率軍向明境進發，命濟爾哈朗、岳託、阿巴泰、阿濟格等率師進發，薄遵化，明總兵趙率教以兵四千來援，掩擊敗之，率教爲阿濟格所殺，巡撫王元雅憑城固守，滿軍克其城，元雅自經死，不願降，其志亦足昭示千古。明帝命薊遼總督劉策控石門，防清軍西軼，而清軍已趨薊州，遂越三河，略順義，至通州渡河，進軍牧馬廠，距燕京約二十里，營於燕京北土城關之東。明總兵滿桂、侯世祿等與清軍相拒，清軍移屯南苑，會袁崇煥與錦州總兵祖大壽等自山海關兼程入援，督諸路勤王軍，營廣渠門外，袁崇煥馳薊州，與敵相持於馬昇橋，清軍不意袁師驟至，乃宵遯，疾趨而西，直犯京師；崇煥轉戰廣渠門外，却敵十餘里，追至北運河，皇太極知崇煥不去，則明事未可圖也，遂設反間，以密計授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使坐近所獲明太監二人，故作耳語以疑之，楊太監以所



聞之言，告明帝。加以燕京遭兵，都人謂崇煥縱敵，怨謗紛起，朝士亦以其前主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明帝卽召崇煥入城，下之獄，磔崇煥於市，籍其家。梁啓超爲袁督師傳曰：「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使督師之後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不能越榆關一步；故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清軍之處心積慮以謀督師宜也。而獨乎明之朝廷，自壞長城，爲敵復仇，以快羣小一日之意見，而與之俱盡，古今冤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師若者也。」崇煥之死，冤矣。

崇煥既死，明廷特設文武兩經略，以尙書廷棟及滿桂爲之，屯西置、安定二門，而命大學士孫承宗移鎮山海關，皇太極率軍趨良鄉，克之，復分兵屠固安，清軍自良鄉回軍，至蘆溝橋破副總兵申甫車營，進次永定門，滿桂、孫祖壽皆戰死，黑雲龍、麻登雲被擒，京師大震。乃移軍越通州而東，掠薊州，降沙河，駐軍通河，進薄永平，明山西總兵馬世龍統諸路援師躡其後，而孫承宗、祖大壽等守山海關，東西相應援。清軍敗退，於是關內四城皆復。孫承宗既復關內四城，更理關外舊疆，議並力先築大凌河城，而巡撫邱禾嘉遠其節制，遂同右屯並築，崇禎四年，清軍來攻，分軍截錦州之援，邱禾嘉及總兵吳襄、宋偉等步騎四萬赴援，宋偉等殊死戰，力盡引退，爲伏兵所截，士卒死無算，未幾，清軍毀大凌河城，班師而還。繼而皇太極移軍征察哈爾部，出入長城諸口，往來直隸、山西間，勢力且及於黃河沿岸，命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等分道入邊，會於延慶州，遂直入長城，過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俘

獲人口牲畜十八萬，明督師兵部尙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大黃藥皆死。清兵從建昌、冷口關而出，明守將崔秉德請以兵扼其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皇太極命睿親王多爾袞率右翼兵從中後所入，豫親王多鐸率左翼兵由錦州入，師至錦州駐營，城內有道人崔應麟說曹國當降，濟國當興，宜速進兵，攻取山海關，遣胡有升持書獻多鐸軍前，約爲內應，多鐸計，定計進攻，爲城中所覺，執應時置獄中，有升率同謀數人歸降，多爾袞等乃班師。

清軍多爾袞統左右翼軍，由北邊過燕京，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運河，長驅並進，下畿輔城四十有八；大學士孫承宗一門殉節而死，亦烈矣。清兵分三路入：一由涿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盧象昇聞之，進據保定，會諸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互殺傷，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象昇僅殘卒五千，遇清兵於嵩水，麾兵力戰，礮盡矢窮，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亡，若象昇者，誠人傑哉。（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上）

象昇旣敗死，清兵蹂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破城四十八，遂自東昌渡運河，直趨濟南，濟南無備，布政使張秉文與諸軍議守，告急於朝，援兵不至，城遂陷，秉文仍巷戰，被箭身死，是役克城五十，降城八，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白金百餘萬。清軍連年入塞，所破州縣，皆不能守，因山海關重兵阻隔東西通路之故，皇太極乃命親王大臣，更番出師，分擾杏、

松、寧、錦回，阿濟格，多鐸敗杏山，松山之援兵，皇太極更命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尙可喜助攻錦州，明總兵洪承疇率兵六萬來援，屯於松山北崗，爲清軍所敗。

松山被圍，餉援俱絕，明侍郎沈廷揚由天津海運糧餉濟師，遷延數月，松山副將夏承德遣人密約爲內應，城遂拔，清軍入城，生擒洪承疇、祖大樂等，送盛京，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戰，縱祖大樂還錦州，錦州被圍一載，聞松山失，亦降，旋克塔山、杏山，明廷大震，明帝遣官議和，皇太極（清太宗）不報，和議遂絕。明自流寇未起以前，論者謂：「可議守而必責其戰；流寇大熾以後，並守亦不能。」烏知大敵當前，可戰而不戰，則守亦不可能矣。清漢軍副都統祖可法言：「講和之事利於明，而不利於清，使明得陰修戰備，而清國反習逸忘勞；但斷其通津餉運西山煤路，則燕都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此攻心扼吭之法也。」漢奸之言，亦破巢毀卵之計也。

崇禎十五年十月，清復命貝勒阿巴泰等侵明，左翼軍自界山，毀邊牆入；右翼自雁門關黃崖口入；會於薊州，直抵山東袁州，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八民三十六萬九千口。（五十年交涉史卷七十六）魯王以敗自殺，樂陵、信陽、平原、安丘等諸郡王皆死。其視投降獻媚之奸人，有雲泥之隔矣。

崇禎十六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極死，十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四月，清命攝政睿親王，爲奉命大將軍，收明山海關外地，並經略中原。初吳三桂之爲寧遠總兵，皇太極令其舅祖大壽勸

之降，三桂不從，及其統師入援，聞賊掠圓圓，乃疾歸山海關，李自成發兵追之，越深州而東，三桂迴軍，破其衆，自成乃親將部衆十餘萬，夾擊之，三桂遂乞師於清攝政王多爾袞。多爾袞得三桂乞師之書，遂星夜進發，至關，三桂開門出迎，多爾袞聯軍掃蕩李自成軍，遂進據北京，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多爾袞進正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多爾袞入宮，陞武英殿受賀。北京既定，遂分遣都統覺羅巴哈納、石廷柱、葉臣及侍郎王鼐永等招撫山東、山西、河南。自李自成敗竄，中國西北境，雖隸清版圖，而張獻忠據四川專事屠戮。順治三年，詔以川陝軍務任肅清王豪格及平西王吳三桂，而以閩浙事屬諸貝勒博洛，分道大舉。豪格至西安，分兵定邠、慶陽、延安諸城，進軍漢中，破明遺臣賀珍等於鷄頭關，並分軍入四川，時獻忠謀窺西安，清軍與獻忠遇，射殺之。福王由崧、思宗之從兄，劉良佐擁兵迎福王於江北，兵部尙書史可法卒定議，由崧上監國之位，繼卽帝位，號弘光，召史可法、高弘圖入關辦事，加馬士英東閣大學士，仍督師鳳陽，士英怒，陰使劉澤清疏史可法督師淮陽，可法出，士英遂入關，權奸內恣，秕政交作，諸將外闕，而偏安之局，不可保矣。

可法督師江北，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根本。順治元年十一月，清軍既定山東，進窺海州，遂入宿遷，可法令劉肇基、李棲鳳抗之，未幾復圍邳州，肇基往援，相持半月而解。清軍分軍拔贛榆、豐沛皆降，高傑至徐州，清軍勸降不從，力備守禦，又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首定中原。順治二年三月，清軍多鐸之師，自陝而東，會於歸德，所過三十縣，

晉冀風迎降。清兵分二道並進，一出淮南，一出淮北，如入無人之境，出淮北者，爲鄒統華塔山東之兵，旋敗明兵於沛縣，遂下徐州；繼敗高雅軍於宿遷，師次清河，劉澤清率兵四萬，船千艘以拒之，爲清軍所敗，後被磔。出淮南者，卽多鐸之師，由歸德趨泗州，及盱眙已降，可法奔還揚州死守，破擊清兵，傷數千，多鐸督勁兵猛攻，城陷，可法被執，多鐸勸之降，可法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卽劈屍萬段，甘之如飴。」又曰：「頭可斷，身不可屈。」遂死。劉肇基率所部巷戰，力不支，亦死。揚州居民之被清軍屠戮者，據焚屍部所載，有八十餘萬之多，亦酷矣。

揚州既下，清軍乘勝而南，抵江濟，明侍郎楊文驄，總兵鄭鴻逵合兵守京口，與清兵對岸相持，會夜霧，清兵乘之濟，襲據北固山，及迫岸，明兵倉皇列陣甘露寺，清以鐵騎蹙之，悉奔。敗報至，由崧率宦官宮妾跨馬出遁濟門，走蕪湖；後總兵田雄擁由崧降清，江左偏安之局，至此遂終。清軍既定南京，令博洛進攻浙江，至蘇州留兵守之，並分兵下松江、太倉等地，清兵營於江岸，時潞王常淂流寓於此，諸臣聞福王被執，請其監國，不受，乃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計，率衆迎降。清軍之陷金陵，下淮安，不過數萬，後收明降卒合之，約十餘萬，半屯江寧，經略洪承疇及駐防侍郎巴山將之，半屯杭州，貝勒博洛等將之，分兵掠松江、嘉定、江陰；守江陰者爲閻應元，清令黃蜚、吳志葵說之降，不應，清兵攻入，應元坐東城敵樓，索筆題門曰：「八十日帶髮效忠，妻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江

山」。題詔，格鬥殺敵，乃死。清軍連屠江陰三日不止，死者城內約九萬七千餘，城外越七萬五千以上，屠戮之慘可見。

江陰破後，舟山失陷，湘、贛歸附；贛州之守，兩廣雲貴援軍，皆不戰而潰，及墟破屠戮者，亦數十萬人，於是福建、江西次第平定。明自福王南渡，而黃河流域失；自南都瓦解，而長江流域復失；及魯王唐王敗後，東海沿岸亦失；至桂王被困於滇緬，爲三桂漢奸絞殺，而有明天下，盡入清之版圖。有明之傾覆，有良將而不能任用，有降將之棄節事仇，而流寇之蜂起，權奸之誤國，黨禍之傾軋，亦爲厲階也。

## (二) 民兵之反抗

滿清之入寇中國，誅鋤之亟，斧鉞之加，交網之密，統治之嚴，志士之無力反抗者，或逃隱於山林，或憤激而自殺，其軍人之投降辱志者，不足論矣；其前仆後繼，抗節效忠之師，已足昭示千古，除此之外，民衆之不堪壓迫者，亦舉戈而起，此不可以不論述也。當南北大定之日，滿清乃下薙髮之令曰：「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盡使薙髮，違依者爲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巧詞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嚴行察驗，若復爲此事瀆進奏章，致使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度者，殺無赦。」馬爾地呢 (Martin Martini) 鞑靼戰爭記載：「強制漢

人辮髮，於是兵士市民，皆起而執武器，以相反抗，其關切較勝於爲國家，爲皇室。保護一己毛髮，竟捨身命，以抗敵軍。「胡蘊玉髮史序云：「薙髮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幾；幸而不死，則埋居土室，或遁跡深山；甚且削髮披緇，其百折不回之氣，腕可折，頭可斷，肉可齧，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薙，其意豈在一髮哉！蓋不忍視上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薙髮令既下，松江提督吳兆勝、吳淞總兵李成棟皆以降將肆虐，士民苦之，於是江南各地，民兵四起，或通表唐王，或受魯王節制，然大抵起於倉卒，未經訓練，或苦於餉械不足，旋踵即敗，事雖不成，其義有足多者；其各郡之起兵，如陳子龍、沈猶龍等之於松江，吳易、孫兆奎等之於吳江，侯峒曾、黃淳耀等之於嘉定，閻應元、陳明遇等之於江陰，荆本徹、沈廷揚等之於新城，嚴式、項志寧之於常熟，王湛、蔡仲昭之於太倉，陸世鏞、任源邃之於太湖，溫璜、吳應箕之於徽州，邱祖德、錢龍文之於甯國，孫嘉績、熊汝霖之於餘姚，劉士楨、劉樺升之於秦和，劉遵謙、丁穎之於會稽，皆感於故國之淪亡，激變民衆以抗清兵者也。

### （三）鄭成功之謀光復

鄭成功爲芝龍之子，唐王立閩中，芝龍使之入朝，唐王器重之，因賜姓名朱成，功俾統禁旅及清兵入閩，唐王敗沒，芝龍爲清將誘降，成功哭諫不從，清兵擁芝龍北去，令作書召成功，

成功不從。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憤，偕陳輝、張進、洪旭等九十餘人，乘艦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順治四年，成功泊鼓浪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七月，攻海澄，不克；八月與鄭鴻逵合軍攻泉州，敗清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三月，復攻泉州，九月，清總督陳錦率部援之，成功乃退。七年，潮人黃海如、陳斌導成功入潮州，敗清兵於潮陽，師還，遂入兩島。七年十一月，清兵克廣州，明總督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援之。八年十一月，敗清提督楊名高於小營鎮，繼攻漳浦、海澄、長泰；攻漳州時，城危急，總督陳錦赴援，戰不利，退屯同安。十年，清都統金礦率軍圍海澄，城將陷，下令兵皆挺巨斧以待，清軍登城，衆斧迎斫，清兵解圍去。清廷下令招撫，欲封成功爲海澄公，遣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招之，成功不受，復遣滿員入海招之，仍不從。十二月，清兵攻漳州，守將劉國軒降，午邑皆下，遂略泉州。清廷再三遣使勸成功降，不從，清使返京呈述後，順治卽將芝龍削職監禁，並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率兵防閩，濟度兼稱南下，接戰數次，多傷亡，成功迭獲勝，乃整兵秣馬，銳意興復，並規定兵士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又選精壯萬人，往來策應，正布置間，適桂王自滇中下詔，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而張煌言（號蒼水字玄著，鄞縣舉人，清兵下江南，煌言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累官兵部尙書）自金門引兵來會，成功遂樹招討大旗，揚帆連檣，直到瓜州，進破鎮江；各縣望風迎降，成功直擣南京，中軍提督甘輝請分兩路，一取揚州，堵山東之兵；一據京口，截兩浙



漕運：南京可不戰自困。成功不以爲然，乃決攻取南京，命水軍由鎮江直上，抵南京，先向孝陵前率將士祭奠，又馳檄太湖，令張煌言率所部由蕪湖分略徽、寧各部，自率兵攻南京，兩江總督卽廷佐以綏兵計誘之，成功信之，按兵不攻，以致功敗垂成，全軍覆沒。（裴少楚編著中國歷代民族英雄傳二五八頁）

順治十七年，成功自江南敗歸，使其子經留守廈門，而自以艦隊向臺灣。時荷蘭人科愛脫（Cotet）爲臺灣總督，怒島民與成功相通，下令捕治，中國移民皆不服，請爲嚮導。十八年，成功先以百艘泊澎湖，進圍鹿耳門，六月，自安平附近上陸，斷安平與赤崁之交連，赤崁城先下，科愛脫知不敵，遂以城降。成功既有台灣，遂組織政府，練兵興農，定制建校，築館舍以居明宗室遺臣之渡海來歸者；以赤崁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開墾關土，外則置兵守金門、廈門兩島爲犄角，清廷知成功終不可致，順治十八年，誅其父芝龍並鄭氏子弟之在京者，而詔徙沿海三十里內之民居於內地，禁漁舟商船出海，以墜墾濟野之法，困之。康熙元年，成功卒，時年三十九。夫鄭成功光復事業雖不成，而其志行，百世下猶足景仰也。

#### （四）漢民族反抗滿清之初期運動

滿清入據中國，籠絡威脅，無所不至，民族反抗運動之醞釀，因爲種族觀念之所遺留，民

族精神之所表見也。番禺屈大均撰皇明四朝成仁錄，彙集崇禎、弘光、隆武、永曆四朝死事之臣，爲傳百餘，雖死者，未必皆爲抗拒清兵，然已可見當時忠義之盛。至於孤臣遺老，於國破家亡之後，遁迹巖穴之間，以寄其胸襟孤憤，或者靜待時機，以圖匡復，則其志行之貞，用心之苦，未遑多讓。明季遺民中，有往來奔走置身於實際行動，刻刻不忘匡復者，如黃梨洲、顧亭林、張蒼水、朱舜水等是也。有以文章氣節爲重，講學不輟，著述不廢，以冀後來有繼起之志者，如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孫夏峰、李中孚等是也。有感於禾黍之痛，發爲文字以寄胸中之抑鬱者，如莊廷鑑、戴名世、汪景祺、查嗣庭、陸生楠、胡中藻、徐述夔等是也。此外明末寄託民族之意識者，在士大夫階級之間，有復社幾社，以爲民族復興之倡導；大河以北，有結社之舉動，如山東掖縣貢生趙士喆倡山左六社，以應復社是。（見楊宗義雪橋詩話卷一）浙東、福建、廣東諸社，均與江南復社互通聲氣。明末清初之間，士大夫之具有民族意識者，從結社方面，聯結文友，寄情詩酒，以表鬱鬱不平之氣，（拙著太平天國革命戰史概論八頁）然在下流社會之間，思想簡單，感情衝動，往往表現強烈之民族意識，有領袖爲之引導，遂爲秘密結社，相繼起義之壯舉。明亡以後，諸遺民因興復而失敗，於是秘密結合，以潛寄排滿復明之宗旨。讀清初之野史稗說，每傳綠林、響馬、山湖嘯聚之徒，義氣激昂，亦可以窺其興復之志；惟年代懸遠，事跡多泯滅無聞，至今可考者惟三合會、哥老會二會而已。三合會之發生，有謂始於康熙十年時代者，其首領稱大元帥或總理，第二頭目稱香主，第三者稱白

扇、先生、三哥，第四者稱先鋒，第五者稱紅棍，此五級爲幹部，普通會員爲草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卷七四一頁）會規有三十六誓，二十一則，十禁十刑等，而會友中有詐騙，背盟，皆罪大惡極，爲五雷所必誅；此外又有票據，用種種之隱語，會外人不能解。是會亦稱三點會，又稱天地會，初在南洋及珠江流域活動，太平天國之起義，及孫總理之革命運動，以此會爲依據也。哥老會之起源，有謂在乾隆年間，當滿清入關，漢族苦其苛虐，遂密謀抗拒。時粵中有某姓者，創立斯會，以復仇除暴爲宗旨；某姓凡兄弟五人，長者稱大爺，以次及於五爺；五爺兼理庶務，故以爲管事，即今哥老會定例，會務瑣屑，概由五爺掌之，仍沿舊制。會中大爺特尊，所部無不奉號令，會中以弟兄義氣，爲不易之箴言。會員有文士，有官吏，有富室，有軍人，而尤以軍人爲多。全會分五級，會中稱曰門，以仁、義、禮、智、信爲別，每門各有沿襲之家法。入門者，得自最早之分輩，遞升爲最尊之門主。是會在太平天國亡後，其勢太盛，清末幾蔓延於全國。

#### （五）平英團之反抗英兵

滿清統治中國，在其盛時，武功震赫，然固非以漢民族爲主體爲立場，不能據以自豪者也。及嘉慶、道光以後，政治日益腐敗，威權日益削弱，招致帝國主義者之侵陵，而漢族遂更受雙重之壓迫矣。鴉片戰爭，爲世界帝國主義者開始向中國進攻之序幕，及戰爭之結果，屈爲

城下之盟，初次和議既定，而將軍奕山等方以賠償英軍軍費六百萬元之價金，爲廣州住民生命財產之代價，議以四百萬，由藩司運司海關三庫發給，以二百萬由廣東行商分擔，日夜搜括，惟恐不及，而英艦登岸英兵進城遊街，奸淫擄掠，無所不至，於是粵民迸發不平之感。時英兵千餘，方自四方礮台回泥城，三元里粵民，忽樹平英團之旗幟，號召各鄉壯勇，四面圍截，英軍不能突圍而出，死者二百餘，殪其渠帥伯麥月霞畢，獲其兵符黃金劍，雙頭手礮；英陸軍統帥，亟馳援，復被重圍。里民之擗竿起者，百有三鄉，衆至數萬，義律亟遣人突圍出，告急於廣州知府余葆純，葆純遂馳往解散，使義律出圍，登舟免，時三山村民，亦擊殺英兵百餘，佛山義勇三百餘，亦圍攻英兵於龜岡礮台，乘風縱毒煙以迷其目，殲英兵數十；新安縣武舉廣體羣以火舟三隊，乘夜潮至虎門，攻其後，火藥轟發，燬其大兵船一，餘船遁竄，英船退出，有膠淺之大船，鄉民復截而火之，義律移文總督，出示曉諭，衆始解散，義律偵知內河有備，竟不敢報復。英軍已受創，遂變計擾沿海，並向北京進兵矣。（武靖幹撰鴉片戰爭史八七頁，王廷蘭與曾望顏論英人犯粵情形書）予述此短篇民衆抗戰之光榮史，以爲今日廣州及鄰近各縣淪陷之寫照，不禁感慨系之，後有起者，則「平寇團」之組織，亦急不容緩矣。

### （六）太平軍之抗清運動

太平天國之倡義抗清，純基於民族觀念以爲發動者也。觀太平軍發動時，曾頒佈之奉誅妖

檄，奉天討胡檄，諭救世人檄，及討清詔書，其義憤忠肝，百世下猶當感奮者也。滿清統治將屆二百年，其政治之腐敗，誅鋤之酷烈，已窮兇極惡，不能忍受者矣！洪秀全順宇內之推心，張撻伐之義械，集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石達開、秦日綱等諸志士，以金田爲起義之本營。咸豐元年二月，太平軍東出大黃江，三月，北出武宣、象州，六月，折回桂平、新墟，與清相持；咸豐先後詔委重臣林則徐、李星沅、賽尚阿爲欽差大臣，調提督向榮、張必祿、副都統烏蘭泰馳往會勦，李星沅督師無功，張必祿亦歿。咸豐下詔軍機大臣賽尚阿爲帥，向榮統師專勦。一八五一年，向軍進攻，將校多死，秀全分軍四出。賽尚阿調大軍攻之，亦無功。九月，秀全往襲永安、陷之，遂立國號爲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清軍圍永安，四閱月不下，一八五二年二月太平軍遂突圍出，北趨陽朔。烏蘭泰追之，洪大全被擒，失二百餘人。向榮度太平軍必趨桂林，疾引所部，間道馳救。烏蘭泰追太平軍，重傷死。六月，洪秀全等乘夜解圍北去，陷湘水上流之全州，掠船數百，順河而下，直趨長沙，後改由東岸進攻道州，陷之，移軍下桂陽，郴州諸城。秀全率師迫長沙，三月不下，乃渡湘而西，走寧鄉，破益陽，掠湘陰，渡洞庭，前鋒及岳州、順流而下，逕陷漢陽，力攻武昌，破之。清廷大震，起曾國藩治團練，駐長沙，秀全決計東下，偕石達開、羅大綱等取蘄黃，順流取九江、安慶、安徽，又進拔太平、蕪湖，長驅至江寧，更遣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等取鎮江、揚州，以斷清軍南北之聯絡。洪秀全既得江寧，欲趨江北圖汴，定都洛陽，有建言宜先建國，以端天下趨向，秀全納之，羣上尊號，改江

寧爲東京。江寧既定，清軍聞之，急引兵自武昌，追至江寧城外，屯孝陵衛，是爲江南大營。琦善兵亦自河南馳抵揚州，屯城外，是爲江北大營。太平軍乃分二路；一路出河南，攻山西，以窺京畿；一路由安徽，以攻江西，爭長江上游。出河南攻山西之師，由丞相林鳳祥、吉文元、李開芳等統之。兩軍乘間入河南，拔永城、歸德，進圍開封，渡河攻懷慶，扼黃河要害；清廷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督直隸、山東、山西兵，各路二萬餘人赴援，吉文元中矢陣歿。林鳳祥改自山西入直隸，而李開芳攻陷深州後，又爲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所敗，走攻天津，又不利，退據靜海，與林鳳祥分屯獨流、楊柳青等處。咸豐四年春正月，林鳳祥、李開芳等，又合軍屯獨流，爲僧格林沁等所乘，遂走靜海，據阜城。其由安徽攻江西之師，由豫王胡以晃、丞相賴漢英、石祥貞等統之。胡以晃先攻安徽桐城，破集賢關，遂再陷安慶。賴漢英、石祥貞攻九江、湖口，進圍南昌，巡撫張芾拒守。會江忠源署湖北按察使，聞警東援，戰屢捷，又飛書湖南會國藩告急，編修郭崇濤、諸生羅澤南，率湘勇及子弟鄉人赴援，南昌之圍遂解。秋九月，胡以晃引兵入湖北境，連下黃州、漢陽，遂震兩湖，分道北進，一軍入孝感，一軍自應城攻德安，爲防兵所阻，不得進，乃退漢陽，爲清同知伍惺所邀擊；進迫黃州，督師吳文鎔戰敗自殺，而武漢等處望風瓦解。清廷聞之，命會國藩往援，師失利，會副將塔齊布率師往援湘潭，搏戰大捷，復遂湘潭，繼分兵三路略定湖北。時北方直隸山東等省太平軍，漸次爲僧格林沁、勝保等所破，太平丞相林鳳祥、主將李開芳皆被擒，不屈死。

太平軍之別部將翼王石達開、英王陳玉成等，集兵力於贛皖間，破曾國藩之水師，乘勝西上，武昌已定而復陷，復攻江西，五十餘縣皆陷。其九江、武昌之戰，清將塔齊布、羅澤南先後歿於陣，江南大營，以分兵出援之故，大敗於孝陵衛，提督向榮憂憤死。清軍又大挫。羅澤南死，胡林翼拔李續賓代領全軍，而江西之清軍乞援益急，林翼乃分軍四千往援。是時武昌被圍既久，翼王自江西分遣赴援之師，爲清軍所擊走，武漢太平軍以糧盡援絕，遂失陷於清軍，清軍乘勝，大張勢力，官文爲湖廣總督，胡林翼爲湖北巡撫，再定武昌、漢陽，各路兵逼江寧府城而軍，江南大營復振。時翼王石達開自江西入浙江，湘軍水師總兵楊岳斌、陸師布政使李續賓與曾國藩弟曾國荃兵，合攻九江，克之。曾國荃兵克復吉安，道員蕭啓江等兵克復邵武，閩境肅清，湖北、江西、福建之太平軍漸次蕩平。未幾，清軍忽有三河之敗。太平英王陳玉成主皖事，既陷廬州，防守三河甚固，李續賓遂進攻三河，玉成等抄續賓軍後路，殲湘軍之精銳。時揚州江北大營亦陷，張國樑率江南軍渡江，復之，太平軍圍攻六合，張國樑赴援，及至，城已破，翼王石達開統兵入湖南，圍衡州，不克；攻寶慶、永明、道州，不濟；改攻桂林，不勝；繼陷慶遠府、揚州、六合、合肥、宿松、太湖、黃梅各郡縣；及浙江防守十五營，皆爲太平忠王所破；江南大營，亦爲李秀成所襲；清提督和春、張國樑均敗歿。江蘇之蘇州、常州、松江，浙江之杭州、嘉興、湖州，相次陷於李秀成，兩江總督何桂清遁，江蘇巡撫徐有壬、浙江巡撫羅遵殿均死。效忠異族，致殺身之禍，亦可憐矣。

江浙之敗，清廷聞警，詔授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並命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曾國藩奉命移駐祁門，太平軍分三路以圍之。清咸豐十一年夏四月，國藩自湘增募萬人至，掘長壕以困之。太平軍英王、玉成率師赴援至桐城，副都統多隆阿、安徽按察使李續宜合軍擊敗之。湖北巡撫胡林翼復移營合圍安慶，玉成間道入湖北，連破黃州、蘄州、德安諸郡縣，以圖擾安慶之圍，果也。續宜率軍回援，林翼亦還。玉成返安慶，築壘防守，會提督鮑超、成大吉合師至，城中餉援俱絕，遂陷，玉成遁去。太平軍之精銳盡喪，陳玉成於廬州敗後走壽州，爲勝保所殺。安慶既下，清廷益恃湘軍維持將潰之命運。曾國藩以江寧爲太平軍之根據地，乃使其弟國荃圍之，並令左宗棠自衢州規復浙江，先後克復金華、紹興、湯溪、永康、武義、桐廬、富陽各縣，令李鴻章提淮軍及常勝軍英將戈登、美將華爾等，自上海往援蘇州、常州；先後克復松江、嘉定、常熟、昭文、太倉、崑山、新陽、吳江、江陰、無錫各縣，攻復嘉興、常州府城。

時太平軍以內訌，楊秀清有異志，韋昌輝與石達開將楊秀清殺死，韋昌輝繼將楊秀清家人及黨羽屠戮，以石達開之反對，又欲殺之。達開率隊由湖南走四川，四川總督駱秉章，會土司襲擊之。達開以糧絕，馳清軍前受執，以圖一死保全軍。秉章殺之，招撫其士卒，將弁二百人，銳卒數千人，無一降者。先是曾國藩聞達開走四川，以書勸達開降，其辭曰：「國朝七葉相傳，號爲正統；深仁厚澤，禮士尊賢；如將軍者，一登廟堂之上，方過冀北，而羣馬皆空；



英雄用武，只求建白；將軍寧不知作退一步想耶？彼秀全以草莽之士，挺而走險，窮蹙一隅，行將焉往？將軍窮而他往，倘再不得志，其非吾所敢言也。弟忝主軍戎，實專征伐，將軍或失志迷途，或回開覺岸，盡在今日，惟將軍圖之。」遂開拒之，並寄數詩以見志，中有二句曰：「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涕痕。」民族英雄之末路如此，亦可慨矣。

是時提督鮑超已先後克復青陽、石埭、太平、涇縣、甯國、建平、金壇等處，太平保王洪容海乞降，楊秀清弟輔王楊輔清敗走，國藩弟曾國葆克復繁昌，兵部侍郎彭玉麟、水師提督楊岳斌克復江甯對岸之九袱州。沿江方面，曾國荃克巢縣、蕪湖、大勝關、秣陵等地諸要隘，遂進軍金陵城外，駐雨花台，以圍攻金陵。天王詔李秀成率諸軍入衛天京，秀成聞命，乃合各路軍效命，親率軍六十萬，專注雨花台湘軍營。同治二年正月，曾國藩自安慶出巡各部營伍，沿途察軍情形勢，知太平軍之必敗，具疏定進攻之策。（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

太平軍自英王陳玉成援安慶失敗後，翼王石達開於四川敗死後，惟餘李秀成一軍據江南，支持殘局。國荃圍攻不得逞。惟城中糧絕，食草根樹皮，天王憂憤疾篤，托孤秀成，遂卒。太子福瑣即位，年十六。（羅惇誥太平天國戰紀）秀成日綜政務，夜則巡軍，國荃開地道以攻城，情勢益急，有秀全寵臣沈桂、松王陳得風，吏部尙書朱兆英陰通國荃，及地道崩，城遂陷，秀成爲敵擄，被殺。金陵破日，餓軍十餘萬，無一降者。亦可見太平軍反抗之忠勇精神，千載下猶有生氣也。

## (七) 中國民族之革命運動與滿清之傾覆

滿清統治中國，幾及三百年，當其末年，政治日益腐敗，列強之壓迫，日益加甚，而滿清皇族大臣，拘其寧庸友邦不與家奴之愚見，對於國家領土主權，不加愛惜；一方以種族之軋轢，刺激大多數之漢人，如大夢之初醒，知革命排滿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而民族革命運動至清末之時期，遂有不可遏抑之勢矣。（拙著中國近代政治史一〇四頁）太平天國失敗後，黨羽散於各地，而洪門會三合會哥老會之派別，散於國外者，多在南洋美洲等處，爲民族革命運動之潛伏勢力。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之領導者爲 孫總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之領導機關，爲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之前身是興中會與同盟會。甲午中日戰起，孫先生以爲有機可乘，乃赴檀香山集合同志，創立興中會，得海外華僑之贊助，會務日益發達；自興中會設立之後，革命運動，乃始發軔於中國，（一）乙未廣州之役，光緒壬辰年，孫總理與陸皓東、楊飛鴻等，創立興中會於廣州，運動遣散之軍隊，謀一舉奪廣州，分三路進攻；一從汕頭，一從西江，一從香港爲援軍；事洩，汕頭西安之兵，被阻不得進，隊中首領陸皓東、朱全貴、丘四等被獲遇害，事敗後，孫總理與鄒士良、陳少白、尤烈、區鳳墀等出險至香港，總理東渡日本，此爲中國革命運動第一次之失敗。（二）惠州之役。自廣州失敗後，孫總理抵日本，使黨人畢永年聯三合會、哥老會、興中會，設興漢會於香港，庚子春間，適拳匪亂起，總理委鄧弼臣爲惠州總司令，招集各會黨，集於大鵬灣附近之三州田山聚起義，粵總督德壽派重兵於深圳、淡水間以備之，

弼臣知事機已洩，遂統兵破清兵於佛子坳等地，復進兵永湖，破清軍數千，提督劉萬逃，乃乘夜進攻白芒花以躡其後，旋進軍至崩岡墟與清軍戰，大敗之，弼臣連戰月餘，彈藥已盡，未獲接濟，遂至潰敗。當弼臣在惠州苦戰，總理令史堅如在廣州謀炸德壽以爲響應，炸斃官吏二十餘人，毀署後圍牆數丈，史堅如被擒遇害。畢永年擬集同志謀再舉，因所購械彈中途沉沒，遂逃至日本，惠州之役，亦告失敗。（3）漢口之役。當義和團起事，聯軍入京之際，唐才常遂乘機舉事於漢口，與林述棠等於漢口進行，黃興於湖南，吳祿貞於大通，聯合湖北、湖南、安徽及長江上下游之哥老會，組織自立軍，以才常爲總司令，定於庚子七月二十九日於漢口、武昌、漢陽同時起事；以湖北新堤、蒲圻之會黨爲援助；湖北應城、巴東、長樂之會黨，首先發難，安徽大通繼之，湖北沔陽之新堤，蒲圻之蕭樓岡，湖南臨湘之灘頭，皆接踵起，均先後破獲；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皖撫王之春、湘撫俞廉三等，復派兵嚴密搜捕，唐才常、林述棠等二十餘人，均被捕下獄，未幾，皆被殺，株連死者，達百餘人。（4）長沙之役。甲辰廣西起義，蔓延全省。柳州兵變，其勢尤亟，壬寅（光緒二十八年）洪秀全之姪洪全福得李紀堂之贊助，起事廣州；上海有萬福華槍殺王之春之事，凡此皆與革命之運動有關。至甲辰長沙之役，則爲黃興所發動。甲辰十月，黃興聯絡哥老會首領馬福益等於長沙舉事，爲鄂督張之洞探悉，發兵搜捕，長沙學生之被捕者十三人，被殺者二人，黃興等至上海，復渡日本，與孫總理遇，合組革命同盟會。時哥老會首領馬福益事後被殺，其黨大憤；黃興回湖南與之結合，編

革命軍爲三路；一踞瀏陽以進窺長沙，一踞萍鄉之安源爲根據地；一由萬載東出瑞州、南昌，以援長江。事洩，清廷派江、贛、湘、鄂四省兵，圍攻革命軍，革命軍卒致失敗。(5)潮惠之役，乙巳年春(公元一九〇五年)，孫總理重至歐洲，向留學界宣傳其革命之主張，是年夏間，由歐美赴日，與黃興、宋教仁等組織革命同盟會於東京，自同盟會組織以後，革命運動，遂有蓬勃之現象。丁未四月，孫總理於安南河內，策動潮州饒平縣黃崗會黨，與福建詔安縣會黨結合，謀劫黃崗協著器械起事，克築城，攻并州，與潮州鎮兵會戰，不能勝，退至大澳山，鎮兵毆以築城，遂棄城而逃。同時惠州黨人鄧子瑜等，奉總理命，聯合會黨於七女湖起事，博羅會黨援之，先後爲營團所擊敗。(6)欽廉之役，先是廉州、三那地方，有萬人會，以劉恩裕爲首，抗抽糖捐，官吏勸諭解散，不聽，遂調營兵前往，會衆擊之，爲營兵所敗，營兵乃攻三那，堅守一晝夜，始攻破，會衆遂遁去。同時欽州張得清亦乘機而起，與三那會黨結合，清吏派郭人漳、趙伯先二人統帶新軍往平之，總理派黨人黃興、胡毅生聯絡二人，贊成革命，允許如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倒戈相應，總理遂派人往約欽州會黨，及各屬鄉團爲一致之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回日購械，並招集安南同志，聘任法國退伍軍官多人，待軍器運到，即成立正式革命軍，不期運械計劃被阻，革命軍雖得欽州防城，勢力未見進展，郭、趙兩軍，見黨軍之薄弱，亦未響應。清吏續派大軍圍攻革命軍，革命軍敗退於十萬大山。(7)鎮南關河內之役。自欽廉失敗後，總理與黃興、胡漢民並法國軍官及安南同志百數十人，改由安南進

攻廣西，擬奪取鎮南關爲根據地，遂聯絡近地之游勇，佔領鎮南、鎮北、鎮東三砲台，清軍官陸榮廷、龍濟光率軍進攻革命軍，革命軍以軍器不繼，乃棄關退入安南之河內，以圖再舉。孫總理離河內後，復令黃興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之同志，並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爲革命根據地；旋黃興率同志轉戰於欽廉、上思一帶，以彈盡援絕敗退；黃明堂聯絡清軍一部內應，攻河口得之，並佔領南澳等處及四礮台，清兵投降者達五千人；黃興自越南海防至河口督師，不料行至中途，被法國官吏疑爲日人，遂截留之，送回河內，爲清吏探悉，與法政府交涉，解之出境，河口以指揮無人，遂致失敗。(8)安慶之役。丁未安慶之役，起義者爲紹興徐錫麟，徐錫麟曾遊日本習警察，回國後，與陳伯平、馬朝漢等設光復會於上海，滋謀於安慶起事，運動軍警各界爲內應，丙午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乘其所辦巡警學校學生畢業之期，邀集安慶官吏往閱學生操；當閱操時，於禮堂中，槍擊恩銘，率學生據軍械局，防營兵圍之，其黨陳伯平戰死，徐錫麟及馬宗漢被獲後，遭殺戮，餘黨散去。越二年，安徽又有熊成基之變，熊成基江蘇人，少壯入伍，以功升安徽馬殿營隊官。先是湖北陸軍與兩江陸軍，定期會操於安徽太湖縣地，適皖省查悉革命黨有乘秋操起事之消息，又逢光緒帝及西太后死去，人心洶洶，官場防範極嚴，熊成基遂乘機鼓動，全營譁變，戊申十月二十六日晚，安慶城外礮兵營先發，熊成基擬率衆入城，時朱家寶爲皖撫，知有變，卽下令閉城嚴守，革命軍以礮攻城，皖撫通電援軍赴救，熊成基遂敗退，後逃至哈爾濱，會貝勒載濤出使歐洲，經過哈埠，謀於車

站狙擊之，被捕，乃殉難。(9)廣州新軍之役，爲黃克強、趙伯先所運動，當時新軍之表同情於革命者，擬於庚戌正月某日發難，約期未屆，而新軍忽因事與巡警互毆，遂開釁，新軍奪講武堂槍械，提督李準率軍應戰，並令虎門秦炳直備兵來援，新軍倪映典率軍相抗，中彈斃命，餘軍至糧彈盡絕而散。(10)黃花崗之役。自新軍失敗後，總理在南洋各埠籌款，決定大舉於廣州，先遣黃興、趙伯先返港，準備規劃，以軍法部勒分科任事各有負擔責任，以運動軍界，依總理之計劃，徵集同志八百人爲前鋒。(一)攻兩廣總督署，黃興統之；(二)攻水師提督署，趙伯先統之；(三)攻督練公所，徐維揚統之；(四)防截旗滿界，兼佔大德、歸德兩城門，胡毅生等統之；(五)襲擊巡警道中廣協署，並防守大南門，梁起等統之；(六)佔據飛來寺軍械局，兼破小北門延新軍入，姚雨平等統之；以上各率百人，其他李文甫、洪承點等，各率五十人，各地援隊員，暗爲應援；不料內情爲奸細密告張鳴岐，機關多破獲，粵吏大索黨人，黃興聞報益急，即偕各路黨軍進攻，久戰無援，卒歸失敗，前後被捕黨人，均慷慨就義，殉國之慘，於斯爲烈。(11)滿清之傾覆。黃花岡失敗，革命黨策劃長江方面之起義，謀於武漢樹基礎，而黨人張振武、熊秉坤、蔡濟民等遂運動湖北新軍，以爲起義之準備。適清廷欲借外債以收回鐵路爲國有，人心憤激，革命黨人知有機可乘，遂於八月十九夜九時，由工程第八營左隊熊秉坤首先發難，轟擊督署，清官瑞徵、張彪等均棄城逃；革命軍遂擁黎元洪爲鄂軍都督，漢陽、漢口同時佔領，領事團承認革命軍爲獨立團體，宣告中立。武昌

起義後，湖南、江西、陝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浙江、廣西、福建、山東、山西、四川、貴州、甘肅、新疆等省先後宣佈獨立；廣東方面惠州、東莞、寶安、南海、順德、香山等縣黨人，亦率民軍起義，諮議局知大勢已去，議決宣佈獨立，仍舉張鳴岐爲都督，惟張鳴岐竟挾庫款逃，諮議局乃舉胡漢民爲都督。清廷聞各省民軍起義，大爲震動，即派兵赴援，由薩鎮冰、程允和統率，以陸軍大臣蔭昌節制各軍，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袁世凱督師與革命軍大戰於灑水之南，革命軍敗退，清軍入漢口街市，縱火焚燒，精華盡失；自是革命軍固守漢陽、武昌，旋黃興被任爲總司令，迭次與清軍接戰，不利，退守武昌，漢陽爲清軍所佔。時江蘇、浙江、上海、安徽、廣東、廣西聯軍，會攻南京，張勳兵大敗，南京遂爲革命軍所佔領。南京光復後，革命軍已佔優勢，清廷起袁世凱爲內閣總理，派唐紹儀爲議和代表，革命軍派伍廷芳爲代表，兩方經多次之磋商，以優待清室爲條件，而清帝遂退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遂組織臨時政府於南京。孫總理於民國紀元一月一日於南京就總統職，而數千年君主專制之局，因以推翻；數百年異族統治之基，因以掃蕩，齟齬盛哉！

#### (八) 清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蒙古侵略中國，乃第一次之亡國，滿清侵略中國，乃第二次之亡國，而第二次之亡國，爲期且及三百年。滿清侵略中國成功之原因如下：滿清太祖努爾哈齊亦爲一有軍事天才之人，當陷

撫順，破清河堡，明朝遭逢意外之攻擊，以楊鎬爲經略，抵抗滿清，不料在薩爾濟大敗，清兵乘機，陷原鐵嶺，明之南北關盡失，明熹宗先後用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爲經略，可惜當時不知兵事之文官，只是不負責任之批評，致三人先後受罪，與滿清以進取之機會，此其一。清兵大舉攻錦州，薊遼總督洪承疇統十三萬兵赴救，卒在松山失敗；及承疇被擒，錦州失陷，關外重鎮，碩果僅存，不料吳三桂甘心作漢奸，引狼入室，繼有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之知兵大員，先後降服於滿清，自殘同種，棄節事仇。此其二。滿清爲游牧之部落民族，具有剽悍好戰之性質，依軍制立國，初設國旗，分黃紅藍白四色，其兵制，每三百人設一佐領，每五佐領，設一參領，每五參領，設一都統，每一都統設左右副都統；另有精旗，以備緩急，舉族皆兵，武力強大。此其三。遼東已失，明廷以王化貞巡撫廣寧，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主堅守廣甯、天津、登、萊，各設水師，而自居山海關節制之，化貞反對其主張，遂失數城，明殺廷弼以孫承宗代爲經略，承宗主嚴守錦右，使崇煥守甯遠，練兵屯田，立成重鎮，魏忠賢忌之，使人劾袁崇煥代以高第，第盡撤守備入關，開門揖盜，雖有良將，不能信用。此其四。明末飢民餓兵，潰爲流寇，賊禍蔓延，民陷塗炭，物腐蟲生，傷及國本。此其五。有此五因，此滿清之所以能長驅直進中國也。滿清統治中國，其間經初期民兵之反抗；鄭成功之謀光復，漢族抗清之初期運動；及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八國聯軍，由滿清領導對外諸役；前者以漢族解放運動組織力之薄弱，未有成功；後者則由滿清政府內政之日益混亂，不足以資統率，未收效果；



其可述者，滿清末年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與孫公中山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也。太平天國爲近代新興之革命勢力，當其始蓬勃一時，有疾風迅雷之勢，不久而遂致失敗者何也？在太平軍彈奏勝利之曲，稱長爭雄，有楊、韋之亂，倡義之人，軋轢分裂，內訌既起，各自對峙，清廷遂有機可乘矣。此其一。天王自揚，韋之亂後，政權委於親近，受賄誣法，貪贓聚斂，無所不爲，甚至公家穀倉，亦售帖取利，其後南京被圍，糧食不足，以致失敗。敗此其二。太平天國之傾覆，雖由湘淮軍之效忠清廷，然所以促太平天國速以傾覆者，由於戈登（Gordon）所率之常勝軍，克服長江下流以南各要地，故李鴻章之軍，能向上流進展，與曾國藩之軍會合；蘇州之陷，南京之總攻擊，均得力於外軍之協助。此其三。當時士大夫之效忠清廷者，有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李鴻章、江忠源、彭玉麟、沈葆楨等，彼輩以科名出身而統帶軍隊，本以忠君愛國之義，綱常名教之說，爲傾覆太平天國之主要信條，引起士大夫階級之同情，而思有以效忠清廷。此其四。太平天國起義諸傑，有熱烈之革命情緒，而未有革命之堅強意識，不知鞏固革命之組織，實施革命之政權，故建都南京之後，蹈襲歷史上封建之殘餘制度，只圖個人幸福之享樂，未有深植革命之中心勢力，而致失敗。此其五。可知滿清當時所獲得最後之勝利者，非無故也。滿清統治中國，當其末年，政治日益腐敗，列強之壓迫日益加甚，而皇族重臣，抱「甯贈友邦不與家奴」之愚見，對於國家領土主權，毫無愛惜；一方使漢人之服官清廷者，感懷失望；一方種族之軋轢，刺激大多數之漢人，如大夢初覺，知革命排滿

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中國民族之革命運動，至清末，遂有如火初燃如泉始達之勢。太平天國之革命，雖終歸鎮壓，而彼輩所揭「驅逐胡人」之旗號，仍振奮人心，至光緒末年，盛倡革命時，太平天國之小說故事，實爲宣傳資料之一種，（啓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中華版二七頁，拙著中國近代政治史商務版一〇四頁）而清初殘明遺老，如黃梨洲、顧亭林、朱舜水、王船山等，於思想界播下之民族意識，遂伏流於國民之心理上，爲思想之解放運動，作革命前驅之先聲。孫公中山順宇內之推心，能完成種族革命之偉業者，固有因也。在中國革命史上，如乙未廣州之役，惠州之役，漢口之役，長沙之役，潮惠欽廉鎮南河口之役，安慶徐錫麟、熊成基之役，廣州新軍及黃花岡之役，武昌起義各省響應之役；革命黨人服膺主義之堅，赴湯蹈火之勇，爲歷史上所稀有；此皆由革命之組織嚴密，而黨人忠勇犧牲之誠，足以光昭史乘者在也。建國方略序曰：「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瘁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據此，滿清之傾覆，辛亥革命之成功，由於賢明革命之領袖，與夫全國人民之擁護，而後底於成功也。民國成立，四萬萬之民衆，以爲可由國體之改變，而刷新政治，達到革命之主張，中國之貧弱，人民之痛苦，社會之凋殘，帝國主義之壓迫，可以一掃而空之；豈知禍變以日積而日深，生機以日積而日削，弊政以日積而日甚，推究其原因，非一言可盡：（一）

革命之勢力，未有充分表現；（2）帝制之遺孽，本有澈底肅清；（3）各方割據之內爭，未有完全團結；（4）軍閥武人之對立，未有真正消除；（5）經濟建設之方法，未有積極實現；（6）三民主義之大道，未有積極推進；（7）帝國主義者之惡劣勢力，未有澈底掃滅。孫公中山於建國方略自序有言：「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衆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爲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爲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爲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此「革命尙未成功」重要原因之一也。蘆溝變起，中華民族參加於歷史稀有之神聖抗戰，由賢明領袖 蔣總裁之領導，致力於抗戰建國；爲數萬萬民族之「求生存」，「畢其功於一役」，其成功可翹企以待也。

## 結論

中國民族立國亞東，已有數千年之歷史，其立國未嘗不久也，其文化未嘗不悠遠也，其領土未嘗不廣博也，其種胤未嘗不衆多也；顧數千年來慘澹經營，備嘗艱苦，能卓然立於大地，而不爲強敵外患所陵侮宰割者，賴有扶顛定傾旋乾轉坤之民族抗鬥精神，以爲之撐持也；苟失此精神者，強敵可以奴虜我，鞭笞我，戮辱我，滅亡我；苟存此精神者，則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日月賴以明，河嶽賴以定者也。中國數千年來，與外患相終始，其歷史上之對外戰爭，皆發於外敵之侵略，初未嘗懷一併吞他人之意志，而奴隸之，牛馬之，臣妾之，其迫不得已而爲對外之戰爭，皆起於自衛作用，反抗強敵以圖自存者也。昔明陳子龍、與孫職方碩膚書有云：「今中國人民之衆，土地之廣，百倍於虜也，然而有一人每飯不忘虜而憂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齒而欲食虜之肉者耶？受其憑陵而不以爲恥，供其殺戮而不以爲恨，則虜亦何憚而不來也。……使舉國之人，皆以盪虜爲事，而功名富貴，非盪虜不可得；下至兒童婦女，皆磨刃發弓，以尋諸仇讎；我恐雖開關而延，虜亦不肯入矣。」

今大寇猖狂，捲東南之半壁，城邑摧殘，居民盪爲灰燼，生命屠戮，財產擄劫，存者流離播遷，極人世之慘痛，則堅強民族意識，以反抗日寇之侵略，非目前四萬萬五千萬之中華民

族，唯一之課題耶？昔錢希聲，敍智井心史有：「吾人不可一日無此心，吾人不可一日無此事。」（見建國月刊社民族正氣文鈔一〇七頁引）此心此事，卽民族抗鬥以爭生存獨立之心事也。夫波蘭百年後爲俄、普、奧三國所瓜分，而於歐戰中能成新興之國者，賴伯德符斯基等民族領袖，以提挈波蘭民族之精神；今波蘭亡矣，苟今後波蘭有此民族精神，則將來之復國，可期也。斯篇之作，所以揭櫫數千年來中國民族抗拒外寇侵犯之史實，而喚起中華民族抗戰之精神，冀集中其抗戰建國之力量，以驅除強寇之壓境，創造自由獨立之雄邦，以立足於大地也。抑又思之，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抗戰，爲求民族之生存也，民族生存，有其生存之組織，有組織而後力量能集中，外寇有不能震撼之勢。一部二十四史，卽中華民族生存之奮鬥史，予以知孫公中山所提倡之民生史觀，爲歷史之圭臬，有不可磨滅者在也。

本書作者在本館已出版之書列表如下

- 一 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
- 二 中國近代政治史
- 三 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
- 四 中國近世文化史
- 五 戰爭與文化
- 六 宋代的抗戰文字
- 七 太平天國革命戰史概論
- 八 明代學術思想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上海初版

(95472 運報紙)

# 中華民族抗戰史 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陳安仁

發行人 王雲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2078

廣東省圖書館  
查閱處



南京古書局
書號
冊數 1
價 0.80

78

52

262

中國書店 南京分店

書號	定價
1	0.60

書號
定價